

馮玉奇著

甜如蜜



慈水馮玉奇新著

甜
如
蜜

一九四九年出版

上海匯文書局印行

版 出 月 四 年 八 十 三 國 民

有 所 權 版
印 翻 准 不

甜 如 蜜 全 書 一 冊

實 價

(外埠酌加郵匯費)

著 者	馮 玉 奇
校 正 者	胡 文 正
發 行 人	吳 泉 山
出 版 者	上 海 匯 文 書 局
經 售 處	國 內 外 各 大 書 局

總 發 行 所 上 海 山 東 路 七 號 匯 文 書 局

長篇社會言情小說

甜如蜜目次

一	柳陰觀魚躍	海上聞鯨吞	一
二	病自愁中起	禍從天上來	一一
三	登舟揮淚別	投筆事戎行	二四
四	手足分離日	烽烟瀰漫時	三七
五	人來桃源境	曲譜好男兒	五〇
六	苦中偷作樂	客裏黯消魂	六五
七	同心研學術	合影慰癡情	七九
八	飛來黃金崇	引出孽海花	九三
九	春情濃於酒	妬意醋同酸	一〇八
一〇	舞池狂歡樂	平地忽風波	一二四
一一	負心千古獨	失足兩身休	一四二

長篇言
情小說

甜如蜜

慈水馮玉奇著

一 柳陰觀魚躍

海上鬧鯨吞

這裏是一個小小的農村。具着很有詩情畫意一個大自然的境界。有小橋。有流水。有茅屋。有竹籬。村中有黃髮的老叟。有垂髫的稚子。旁着綠盈盈的春山。沿着碧油油的溪水。溪的兩旁。垂着一絲絲的嫩柳。茅屋前後。又植着許多映日的紅桃。襯着嬌嫩的綠葉。愈顯得桃花的燦爛。鮮豔得可愛。好像二八女郎。羞人答答地掩映在春風駘蕩的當中。

春天的景緻是這樣的美麗。但到了秋天。西溪就有吐豔的紅蓼。東籬就有初綻的黃菊。涼風吹過。聽一陣的松濤。白雲飛來。飄無邊的木葉。看天上的雁陣驚寒。聆山中的鐘聲入暮。雖不及春季那樣豔麗。卻也有秋日幽雅的好處。

這是個夏殘秋初的天氣。柳枝已由嫩黃而變成了碧綠。斜陽悄悄的將離別了宇宙。四周是靜得沒有一絲兒聲息。祇見一個清瘦的老人。臨着溪流。坐在柳下一塊乾淨的大石上。手中持着釣竿。慢慢把竿上的絲繩放到碧波中央。沒有一回兒。老人便覺水中的波紋盪漾了好

幾個圈兒。先是一個小圈。小圈之外。又包圍着無數的大圈。同時又感到釣竿下的餌。已有魚兒來吞食的模样。頓時心中無限的喜歡。急急把竹竿用力提到草地上來。果見有一條錦魚。巨口細鱗。足有五寸多長。活潑潑地在芳草叢中跳躍。老人樂得把乾癟的嘴兒張開。一面呵呵的大笑。一面又顫聲的喊道：

「蕊兒！你快來呀！爸爸已釣着一條大魚兒了。」

隨着這喊聲。這就見茅屋內跳出一個頭梳雙丫髻的樸素的姑娘來。她身穿藍底白花的襖兒。青布的褲。紫色的鞋。鵝蛋似的臉兒。滿堆着笑容。嬌小玲瓏的身材。是活潑得黃鶯兒那樣可愛。一見草地上跳躍的魚兒。就慌忙蹲下身去。用兩只嫩白的小手。捉那條魚兒。誰知這條魚兒比那個來捉魚的蕊姑娘。還要活潑。蕊兒伸手按到東。那魚兒卻就一躍跳到西。等蕊兒兩手快快的跟到西。那魚兒早又潑拉拉的一跳。翻身仍到東面去了。老人見蕊兒捉不住魚兒。便提着喉嚨笑喊道：

「蕊兒！你怎的這般沒用呀！一條小小的魚兒都撈不住牠。你還想跟哥哥到運動場上踢足球去嗎？」

蕊兒聽爸爸說她沒用。小嘴兒一撇。氣鼓鼓的用兩手狠命的按去。那魚兒果然給她捉住。她這就樂得撇着洒潑兒。烏圓的眸珠一轉。笑盈盈擡頭叫道：

「爸爸！你說我沒用。現在可給我捉住啦！真的是一條肥嫩的川魚。晚上給爸爸下酒。真個是鮮得了不得。」

「哈哈！你也喜歡嘗這魚兒的滋味嗎？快快的拿回去。叫嫂嫂給你蒸起來。我隨後就進來了。」

老人很欣慰的這樣說。一面把釣絲收起。瞧那蕊兒早已一跳一跳的跑回茅屋裏去了。

太陽泛着金黃色的顏色。映在婆婆的柳絲上。柳絲隨着微風不停地播動。照耀着人的眼臉。就覺得一閃一閃。愈顯得夕陽的可愛。尤其秋日的晚暉。淡淡的映到胸襟。好像慈愛的母親。把人們當作孩子擁抱到懷裏。那孩子便得到了無上安慰似的。但傍晚的斜暉雖然惹人留戀。所可惜的是好景不常。那陽光在暮色籠罩下。向大地行了一個告別禮。冉冉的已向西山脚下沒去。村中各家的屋頂上。透出一縷縷的炊煙。乘着晚風暮靄。漸漸的直上碧霄。彷彿告訴着人們是已到晚餐的時候了。天空蔚藍的顏色。已變成了紫靄。五彩雲霓都已消失。一彎淡淡眉月。上了柳梢頭上。山谷中的歸鴉。好像落葉似的飛向叢林。一陣啾啾的聲音。送到老人的耳際。他便站起身子。揸着釣竿。移步而回。同時口中又很高興的唱道：

桃花開兮鱖鱸肥。芳草鮮美兮燕兒飛。

蘆花白兮蒹葭蒼。憶山妻兮不能忘。

垂竿釣兮消吾憂。獲錦鱗兮坐清流。

日之夕兮時不留。發狂歌兮一醉休。此間快樂兮復何求？

原來這老人姓董名伯彥。自幼好讀書詩。早年亦曾幹過革命事業。祇因娶妻鈕氏。不幸早亡。鈕氏生下四個兒女。大兒孟邦。年已二十四歲。娶媳秦白萍。孟邦白萍均已畢業中學。第二個是女兒。乳名叫大貓。學名蟾仙。年已雙十。舊歲方才畢業江右女中。自幼許配徐夢花。祇是不會迎娶過門。第三個卻是兒子。名叫秋豹。雖然年已十六。但生性儂戇。不脫孩子氣味。第四個又是女兒。乳名叫小貓。學名蕊仙年僅十五。和秋豹同校唸書。伯彥因兒女滿前。婚嫁未了。兼之時局不靖。因此隱居江陰農村。半耕半讀。有暇的時候。便同兒女講解些詩文。到也不嫌寂寞。無如憂能傷人。伯彥雖然享着鄉村的清福。但有時想起男婚女嫁。自己又沒有一個主持中饋的人。所以每每雙眉不展。長嘆短吁。他年未半百。卻已鬚髮頹白。大兒孟邦又不在身邊。在江都城當教員。幸伯彥秉性淡泊。遊於山。釣於水。自得其樂。今日傍晚無事。又在溪頭垂釣。果然給他釣上一條銀色的鮮魚。一時心中快樂。所以便脫口的唱了幾句。也可以想見他胸中的抱負並滿腹的心事了。

伯彥跨進院子。祇見草堂上已點着一盞燈火。燈火中間。擺着幾樣飯菜。一碟落花生。一碟豆腐干。一碗晚菘。一碗醃肉蘿蔔湯。外加一壺自製的佳釀。伯彥正待放下釣竿。祇見

草堂後他的媳婦白萍。早又手捧着一碗熱氣騰騰的蒸魚。溫柔地喊道：

「爸爸。好用酒啦。今兒這一條魚真比昨天的要肥得多。爸爸快吃了。怕冷着就不好
吃。」

「萍兒。你叫蟾兒。蕊兒。豹兒都來吃呀。你自己也好來了。」

伯彥說着。屏門後早聞得一陣嘻笑聲音。這就見豹兒蕊兒拉着蟾兒的手。連奔帶跳的出來。
聽秋豹還不住的嚷道：

「爸爸。你什麼不多捉些大魚兒來啊。爸爸。我要像隔壁嫂子脚兒一般大的魚兒。吃起
來才够飽哩！」

「豹兒。你又說呆話了。你的年紀已一年一年的大起來。怎麼還是這樣的傻氣呀！」伯
彥聽了秋豹的話。瞪了他一眼。把白萍。蟾仙。蕊仙都噗嗤笑起來。蕊仙還向秋豹扮個兔子
臉。秋豹雖蠢。和妹子最好。見她這樣。便笑道：

「哥哥被罵。妹妹可樂了。」

大家忍不住又笑起來。一回兒伯彥坐在中央。蟾仙。蕊仙。秋豹。萍兒都挨次坐下。秋豹把
自己門前的一碗飯。便脚快手快的覆到白萍碗上去。把覆去的空碗。伸手遞到伯彥面前。又
大聲叫道：

「爸爸。我也要喝酒。爸爸快給我篩一碗吧！」

伯彥見了生氣喝道：

「你怎麼可以喝酒呢！喝醉了是要傷腦筋的。這也能玩嗎？」

秋豹不肯依。扭着身兒叫道：

「爸爸。你別誑我。爸爸每天晚上喝酒。怎麼沒有醉。也沒有傷腦筋呀！」蟾仙見他聽得利害。遂把白萍的飯碗拿來。仍舊覆到他的碗內。對他解釋道：

「豹弟癡了。叫嫂子怎樣吃呀。你是個孩子。喝不得酒。那能和爸爸相比。爸爸喝酒。是可以活血脈補身體。不會傷腦筋的。」

秋豹聽了不服。一面接過飯碗。一面咕嚕着道：

「做了爸爸就好喝酒。做了孩子就不能喝酒。我不曉得幾時可以做爸爸。爸爸。請你快些兒也給我做一個爸爸吧。」

秋豹的話還沒說完。卻把蕊仙剛正喝在口裏的一勺湯。霎時間。就像鯨魚噴水似的淋淋漓漓噴了一滿桌。還用指劃頰羞他道：

「哥哥說這話。不怕難爲情嗎！妻子也沒娶。倒想做爸爸哩！」

「這有什麼難爲情。爸爸爲什麼一些兒不難爲情呢？」

秋豹瞪着眼回答。把個白萍和蟾仙格格的笑彎了腰。伯彥卻輕輕嘆了一口氣。一心愁着秋豹的知識未開。假使他媽在着的話。當然可以隨時開導他。也許他就不至於戀得這個模樣。想到這裏。雖然是喝着酒。但卻又引起了無限的心事。酒雖能够消愁。但有時卻反足以釣愁。並非酒之爲物。有兩樣的作用。實在是因人的處境不同。所以洒落歡腸的自然是塊壘盡消。洒落愁腸的便覺得愁上加愁。這並不是一句虛話。想過來的個中人。是都能够明白這個道理的。伯彥酒後添愁。當時便停盃不飲。匆匆用過了飯。白萍把碗碟收拾到廚下去。蟾仙端水讓爸爸弟妹妹洗過了臉。伯彥坐在燈下。方欲教授秋豹蕊仙唸些常識。突然聽得有人敲門。白萍慌忙把門開了。原來是鎮上的匡大哥。他手中遞上一卷報紙。說道：

「這是從上海剛寄到的新聞報。」

「謝謝你。請裏面坐回兒吧！」

「不坐了。我還有些兒小事……」

話還未完。身子已轉出了屋門。白萍把門關上。走進房裏。把新聞報遞給伯彥道：

「這是匡大哥纔送來的。爸爸。不知有什麼消息呢！」

「我因僻居鄉村。每天託他送來。瞧瞧各地的時事新聞。這孩子就真勤儉。終沒一天誤事的。」

伯彥一面說。一面翻報紙。祇見第一版封面上。就有挺大的標題：

『時局急轉。戰爭已於昨日早晨八時。開始爆發。當地難民擁擠。不能逃出。』伯彥驟然瞧到這個霹靂似的消息。頓時臉兒失色。禁不住叫聲

「啊啲！這可怎麼了。」

前幾天的報上。形勢本來非常嚴重。在伯彥的心裏。猶希望衝突的局面。能够慢慢的打消。現在一瞧接觸的消息。是已經證實了。不知道這個戰端一經開始。究竟到何時纔得了結。蕊仙見爸爸的臉上現着很焦急的樣子。她的一顆小心靈。也跟着她的爸爸。同時很慌張的問道：

「爸爸。你瞧到了什麼啦。平日爸瞧報沒有這樣的慌張。爸爸快說給我們聽呀！到底是個怎麼不好的消息呢？」

「孩子。如今是已經開戰了。這不幸的惡消息。現在居然從醞釀的當中而成爲事實的了。唉！還有什麼話好說呢。總之一句話。是老的等着。小的趕着。到不如你娘死了。眼不見耳不聞的安耽呢！」

白萍蟾仙站在旁邊。聽了這話。也是吃了一驚。祇見秋豹把胸脯一挺。卻插嘴叫道：

「爸爸別害怕。孩兒飯也會吃。書也會唸。難道打仗就怕起來嗎？倘然江陰地方真個要

打仗了。孩兒便當第一保護你避難去。」

蕊仙見秋豹又說起大話來。慌忙伸手把他的嘴兒捫住。對他啐了一口。笑道：

「二哥。你便瞎說。聽見放爆竹都會害怕的。倒想打仗哩！」

秋豹聽妹妹說他如此膽小。這是他生平感到最可恥的事。因瞪着眼兒。要咬她手。嚇得蕊仙急忙縮回了手。一面又吃吃的笑。秋豹大聲嚷道：

「妹妹敢小覷我。你自己是個女孩兒。想來一定怕打仗的。所以說我也害怕了。羞也不羞？」

蕊仙雖是個女孩子。平日性情十分溫和。但卻也非常好勝。聽了這話。把蘋果似的頰兒一綳。哼了一聲道：

「男孩子有什麼希罕。你不曉得木蘭所做的故事嗎！難道她不是一個女孩子。我看哥哥是個祇能說。不能做的。所以叫你別多開口。」

這兩句話。把秋豹氣急了。再也忍耐不住。早就捏着小拳頭。要向蕊仙的頭上打下來。白萍一見。慌忙把蕊仙拉到懷裏。蟾仙也急將秋豹抱住道：

「大家祇能口說。不能手打。弟弟怎麼動起蠻來了。你不要以為妹妹柔弱力小。是欺侮她了。要知嫂子和姊姊抱起不平來了。你可糟了。」

「哼。妹妹她侮辱我。我要反抗的。幫忙不希罕。而且也沒有這樣好人。」

「不要嫂嫂和姊姊幫忙。我自己來和你打好了。你屢次捏着拳頭欺侮我。我今天和你拚一場。」

蕊仙氣鼓鼓的把小臉兒漲得緋紅。白萍笑着勸慰道：

「蕊姑。你別氣。二叔是不好。我們叫他賠罪。爸爸正在瞧報，你們快不要鬧了。」蕊仙聽了嫂子話。便靜靜的不作一聲。祇瞪了秋豹一眼。秋豹偃着蟾仙的身子。望着蕊仙反而笑了。

「不要臉。誰和你笑！」

蕊仙生氣着說。白萍和蟾仙也笑了。這時門外起了一陣涼風。那天又滴滴答答的下了一場秋雨。同時氣候轉變。大家都感到了一陣薄寒侵人。單衣不暖。伯彥放下報紙。瞧着秋豹蕊仙道：

「你們倆孩子這麼兒大了。還儘管淘氣哩！已涼的天氣人最是容易惹病的。現在時已不早。天又下起雨來。你們都趕快兒去睡吧。明天豹兒蕊兒還得添上件衣服呢？」

白萍蟾仙聽爸爸這樣說。遂向老人家道了一聲晚安。各攜着秋豹蕊仙到後面臥房裏去了。

伯彥獨坐燈下。又看了一回報紙。想了一回心事。祇覺風吹窗隙。瑟瑟作響。一回又是

一陣狂飈。吹得人肌髮生寒。禁不住打了幾個寒噤。因也離開桌邊。上床睡去。誰知伯彥是個憂時憤俗之士。兼之外感時局。內傷積勞。耿耿秋夜。真是悶人天氣。一霄易過。第二天早晨。他便週身發燒。再也不能起床來了。白萍蟾仙見爸爸突然的生病。心中都不勝焦急。且村鎮又沒有名醫可請。祇好把家藏的神麴茶煎湯。給他服下。一面又把蘿蔔切絲。擺嫩薑數片。外加葱白和飯。做湯一盅。勸伯彥略爲吃些。意思是用以取汗。可以散去寒邪。伯彥吃後。又把被兒緊緊裹身。誰知到晚。依然未痊。寒熱倒反而盛起來。白萍蟾仙不免心中慌張。秋豹蕊仙也暗暗擔憂。蟾仙欲寫信給孟邦。白萍欲先告知了爸爸。伯彥見四個孩子焦急狀態。心中已料到一半。因喊他們到床前。反而安慰着道：

「好孩子。你們不要驚慌。爸爸並沒有什麼大病。祇不過秋後着涼。古人說。不藥爲中醫。想過了幾天。自會痊愈。邦兒在城裏服務教育。你們切不可叫他回來。他來了。不但徒勞往返。且亦於病無益的。」

蟾仙白萍聽爸爸不要他們去喊孟邦回來。爲要順從老人的家心理。也祇好把通知孟邦的意思打消。

二 病自愁中起 禍從天上來

秋雨連綿。浙浙瀝瀝的落了十天。那伯彥的病。有時好些。有時利害些。也足足的臥了十天。這時匡大哥有個小姨。名叫梅琴。方從上海逃難回來。梅琴和蟾仙自幼就在一塊兒長大。兩人本來是極要好的女朋友。後來梅琴嫁了一個丈夫。名叫俞則民。則民在上海充律師幫辦的下手。其實卻是律師的一個捐客。終日淌在茶會上。見有人要拆姘頭。或者男女戀愛已經成功。雙方要簽立同居憑證等事情。則民便代他介紹一個律師。就此從中撈些報酬。這樣不勞而獲的生活。每月裏的進益。倒也真着實不少。多的時候終有四五百元。少的時候也有二三百元。但則民的進帳雖好。至於他的出帳方面。卻也很是可觀。他到底要多少開銷呢。說少也要二三百元一個月。因為他這個行業。是在三百六十行以外。生意的來源。全仗外面交際應酬。而交際應酬。又不外是開房間打雀牌。上總會跑舞場。你想這等交際。那一樣不要化費金錢。一夜裏化去十元念元。真還算不來希奇。則民終算是個有把握的人。他把妻子梅琴接到上海。租了一幢房子。有時把人家託他辦理的案子。統統都約到自己家裏來接洽。因此梅琴就無形中充了一個律師幫辦下的女招待員。所以這幾年來。上海奇形怪狀諸色人等。梅琴是沒有一個不相認識了。則民有兜不轉的地方。倒反要仰仗梅琴出場。說起來梅琴真可稱是一個幫夫的賢內助了。

這樣的混過了兩年。照理則民是可以多幾個金錢了。誰知他不特沒有多餘。反而背了一

身的債。天天還像在過年三十哩。梅琴呢？因為憑着他白僧乾淨的頭臉。又有能說能言的巧舌。更兼神祕莫測的手段。所以自公館裏的姨太太。大小姐。下至工廠裏的女工。以及各大公司的女職員。一經她的拉攏。便個個認爲心腹之交。訂爲手帕好友。梅琴具此魔力。所以她的手中。倒着實積得不少的造孽錢。此次因上海戰事發生。飛機大礮整日整夜的轟隆隆轟隆隆不斷的轟炸。難民死在礮火之下。焦頭爛額。折足斷臂。實爲千古所未有的慘狀。梅琴既有了幾個造孽錢。她便一心要回鄉避難。則民因仰仗夫人的地方很多。所以並沒有阻止。實在他也沒有能力可以叫她留在上海。所以樂得順從她的意思。乘此便又向她拿了幾個錢。梅琴想起富貴不回故鄉。好像是錦衣夜行。因此愈加堅決她的歸計了。

梅琴既回到江陰。想起村中一班小姊妹淘裏。自然先要來拜訪董蟾仙。那日梅琴換了一身簇新的放剪刀的旗袍。戴了光彩奪目的鑽戒。穿了半高根的革履。手中還拿了許多最新式的化粧品。並三雙最摩登的長統絲襪。是預備送給董家蟾仙姊妹和她的嫂子白洋用的。董家離她的家裏不到五十步路途。雖然地下是很濕。幸喜是日天卻沒有下雨。不多一回兒。已到蟾仙的門首。她便敲門進去。祇見蕊仙迎出來。連急讓坐。一面又向房內高聲喊道：

「大姊姊。大嫂子。呂家的梅琴姊姊來了。你們快來瞧呀！梅琴姊姊兩年不見。已變成一個多麼漂亮的人兒了。」

蟾仙和白萍正伴在伯彥的床邊。因伯彥方才睡熟。姑嫂倆人輕輕談天着。忽然蕊仙一陣高聲的怪叫。慌忙蹣手蹣脚的走出房來。一見梅琴的打扮。和上次動身到上海去的時候相較。眞好像是換了一個人兒。女孩兒家是好虛榮的多。一時心裏都十分羨慕。白萍已把一張方板凳撥過。用布抹去了灰塵。請梅琴坐下。蟾仙早滿臉堆笑的跑到她面前。握起她的手兒。親熱地叫道：

「梅琴姊姊。你上海是那一天到的。我們整整有二年不見了。你的姊夫則民哥多好。有沒同來呀！」

蟾仙說着。和她一同坐下。梅琴見蕊仙站在旁邊。身材兒長了不少。正欲拉她問問。祇見白萍早又端來一盃熱氣騰騰的新泡茶。捧在自己面前。因慌忙先接在手裏。未曾開口。就格格的笑道：

「大嫂子別客氣。蟾仙妹！蕊仙妹！你們都好嗎？我在上海是沒有一刻不記望你們。今天終算給我逃回來了。說起上海的打仗。眞要嚇死了人哩！」

「我聽到上海的人是不好逃出來呀！」白萍驚慌的問着。

「不！這是在中國地界的人。我們住在租界上。他們雖然不停地開戰。我們卻依然不停地抹骨牌。租界裏的百姓。眞好像是住在天堂裏啊？」

梅琴很得意地說。表示她這次雖然在上海。卻是並沒遭到一些兒驚嚇。蕊仙聽了。心中就起了一陣感觸。前天校裏。先生告訴我們戰士們是怎樣的勞苦。在礮火中頭破血流是怎樣的慘痛。誰知一般百姓卻依然醉生夢死。蕊仙嘴裏雖沒說什麼。心中就暗暗罵了一聲沒心肝的人！蟾仙的心中卻是另一種想頭。笑着道：

「哦！原來上海是個這樣的好地方。」

秋豹匆匆從外面奔進來。一見姊姊嫂嫂和一個很華麗的女人在說話。又見那女人的手指上。戴着一隻耀眼睛的東西。心中很覺奇怪。急急跑到梅琴的身旁。扳住她的手兒。瞧了一個仔細。又向蟾仙涎皮嬉臉的叫道：

「姊姊這個亮晶晶的玻璃。倒真個好玩。你叫她送給了我吧？」

蟾仙見他不顧輕重的胡鬧。連忙把他身子拉開。向梅琴說道：

「這是我的弟弟秋豹。你瞧他已經這末大了。還是這樣的孩子氣呢！梅琴姊！你可別見氣。」

蟾仙一面說。一面她那秋波就盈盈注意到梅琴的手指上去。果然是個燦爛奪目耀人眼睛的好東西。心中暗想。這不知叫什麼戒指？恐怕是水晶做的吧。梅琴見她們都注意着自己的鑽戒。心中得意十分。便把擺在身邊的一個紙盒。故意用戴鑽戒的手指。指點給蟾仙白萍瞧着

說道：

「這個裏面都是上海最上等的化粧用品。還有三雙長統真絲襪。是我特地買來送給大嫂和兩位妹妹的。請兩位妹妹和大嫂不要嫌輕。把牠收下使用吧！」

梅琴說着。便把紙盒兒遞給蟾仙手裏。蟾仙慌忙打開盒。祇見一式的三雙妃色真絲襪。不大不小。恰合三人的脚寸。白萍瞧在眼裏。口中雖不說甚麼。心中卻非常歡喜。蕊仙聽這三雙絲襪。自己也送着一雙。便忙把一雙小脚寸的搶過去。跳起脚尖。先把絲襪向鞋子外面去依個大小。不料齊巧正好合式。小心靈中一喜歡。頓時眉飛色舞。掀着笑渦兒。也就忘記方才曾罵過她沒有心肝的人。很快的向梅琴鞠了一個躬。道了一聲謝。一面又在盒子裏取過一雙。塞到白萍手裏。嘻嘻笑道：

「嫂子！這一雙是你的。你瞧多麼光亮而柔軟呀。我們的脚真好福氣哩！」

白萍把絲襪拿在手裏。臉上笑容始終沒有平復過。秋豹在旁睜大了眼。嚷起來道：

「嫂子和姊姊妹妹都有的。我怎的沒有啦！」

「傻孩子。這是女孩兒家用的。你要他幹什麼？」

蟾仙嘆秋豹說。梅琴吃吃笑起來道：

「好弟弟。你用不着這些。明兒我叫我那口子從上海帶一套西服來送你。那你就漂亮

哩！」

秋豹拉開嘴笑了。蟾仙已把化粧品盒子打開。白萍。蕊仙都搶着上去瞧。各式化粧品真不少。有嵌明星照的胭脂糖兒。有雪花膏。有花露水。有香胰子。後來瞧到了一瓶薏丹。蕊仙奇怪極了。這叫什麼名兒啊！做什麼用處的。心裏就暗想。這個倒有些像我們校中衛生處裏擺着的痧藥水。又好像是瓶眼藥水。但不曉得梅琴姊姊送我們是什麼意思。要想開口問問。又怕被她笑自己鄉下人。沒有見識。乘着大姊姊和梅琴姊說客氣話。道謝的時候。她便偷偷的扯着白萍的衣角。悄悄的問道：

「嫂嫂！你瞧得這個眼藥水是什麼用的。我們又不患眼睛紅。難道上海人搽了這個。眼睛就會得漂亮嗎？」

白萍也正在納悶。蕊仙也不知道。她那裏會曉得。但又怕梅琴笑話。因此連連向她丟個眼色。意思是我也不知道。你快不要問了。誰知梅琴偏是個尖耳朵。聽蕊仙把指甲油當作了眼藥水。一時忍不住格格的笑彎了腰。一面把薏丹的瓶塞打開。一面把蕊仙小手兒拉過來。給她在每一個指甲上都塗上一些。讓她吹乾了。又笑着告訴她道：

「妹妹！你是個最聰明的姑娘。今天也有不認識的東西了。這個名兒叫薏丹。俗稱指甲油。上海的小姐們。是都把牠塗在指甲上。那指甲就會發出紅潤的亮光來。像妹妹這

樣嫩白的手兒。是更加美麗呢。你倒伸出手來瞧瞧。不是和我一樣光亮了嗎？」

梅琴說着。把自己手伸出。和蕊仙手相較。一同給蟾仙和白萍瞧。蟾仙和白萍也伸出手來。果然自己手兒雖然嫩白。但指甲上卻沒像她們紅潤美麗。蕊仙見自己指甲竟和梅琴一樣紅潤有光。快樂得跳了起來。梅琴笑道：

「你們現在可以知道這東西的用處了嗎？」

三人聽了。紅暈着兩頰。卻有些兒不好意思。蟾仙見她指上的戒指。翻出光來。真耀得眼都開不開。忍不住脫口說道：

「梅琴姊。你這個戒指的光彩真足透極了。不曉得要幾十塊錢。」

梅琴聽她說幾十塊錢。料想她還不知道這是什麼約指哩！因笑了笑說：

「這叫金鋼鑽戒指。我手中這一隻。並不算好。上海陳公館的小姐。她有一隻鑽戒。聽說是從巴黎帶來。要值壹千元花旗洋鈔。合起中國洋鈔來。足足要六千多元。現在我祇值到六百元錢。所以是實在算不來好的。」

蟾仙問幾十元。在她心中已了不得。今聽她說要值六百元。真是要伸了舌兒縮不回去。誰知還有陳小姐的約指。竟要貴到六千元。一時竟呆了起來。一句話都說不出。白萍見梅琴的手指。每個都修得尖尖的。因抿嘴笑問道：

「梅琴姊！你這個指甲爲什麼喜歡修成筆尖的樣子。你不會刺痛你的姊夫肉嗎？」梅琴見白萍竟取笑自己了。不由臉兒一紅。格格的笑道：

「大嫂嫂。你也要取笑着我了。我這個指兒還算不來尖呢。上海有一般摩登的姑娘。天天要上美容室去化粧一次。她們的容貌兒。今天妝成巴黎式。也許明天改爲紐約式。至於指甲呢。忽兒平尖形。忽兒尖形。去美容的小姐。自己也不知道。都由技術師的化妝。對於頭上的燙髮。花樣也多哩！有火燙。有電燙。有水燙。式樣有波浪形。有飛機形。連男人家的頭髮。也有燙成菲律賓式呢！」

蟾仙姑嫂三人聽得呆起來。因問姊姊燙的什麼式子。不知要多少錢。梅琴笑道：

「我燙的是最新式的飛機形。是要五塊錢。光修指甲一項。每修一次。也要出費一元。你想住在上海的人。比住在內地的。那身上的費用。不是要大得多嗎？」

梅琴正說得興奮頭上。忽見秋豹從房中急急走來。口中不住的喊道：

「大姊姊。爸爸醒來了。要喝茶。你快去吧。」

梅琴聽了。便又改口問白萍。你爸爸是爲什麼睡在床上。白萍遂告訴爸爸病了。已有十天光景。梅琴聽他們的爸爸病着。遂起身作別道：

「你爸爸那裏。請嫂子代我候候。我因忙着去看一個親戚。改天再來拜望你們吧。」

蕊仙見梅琴要走。便又大聲喊姊姊出來。白萍正欲留她吃了飯走。蟾仙已從房中趕出來道：

「梅姊姊。謝謝你送我們這許多東西。幹嗎這樣性急就走了。家裏雖沒備什麼菜。便飯也吃一口去吧？」

梅琴已是出了院子。祇用手搖了搖。說聲別客氣。蟾仙。蕊仙。白萍三人送到門口。眼瞧着她咕咯咕咯的轉了灣子。不見了她的後影。方才回身進內。各人口中還不住的說：

「梅琴姊姊真漂亮！竟換了一個了……」

流光忽忽。看看又過了一星期。伯彥的病。起初是受些兒感冒。後來由感冒而變爲濕瘟。感冒的症是在上焦。濕瘟則已由上焦而進至中焦。兼之連日陰雨。則所蘊之濕熱。一時更難化透。所以淹滯床褥。終難起床。這時上海戰事的消息。逐步的緊張。江陰地處長江要塞。防禦工程。更較別處嚴重。村民無知。風驚草動。大有草木皆兵的神氣。一日梅琴又來蟾仙家坐談。

「我真料不到江陰地方。竟會比上海還靠不住。你爸爸的病究竟怎樣了？這個年頭兒。兵荒馬亂的不太平。就仗是人口無恙還好呢。家裏若再有了病人。那妹妹的心裏。真怪不得要急死哩！」

梅琴這樣高聲的議論着。這就聽見一陣咳嗽的聲音。接着有個老人蒼老的口吻。從房裏問出來道：

「蟾兒呀！你是同那個在說話啦！」

蟾仙站起身子。到房門口。探着頭答道：

「爸爸！是呂家的梅琴姊。她是來望望你老人家的。」

「呀！真難爲了她。你請她進房來坐罷！」

蟾仙笑着向梅琴招了一下手。兩人走進伯彥的臥室。見伯彥已靠在床的枕頭上。很和氣的道：

「呂小姐！請坐！」

「喔唷！快別客氣了。伯伯是有病的人。我因上次來過一趟。知道伯伯病着。放心不下。所以今天再來望望你老人家。不知可有瘥些兒嗎？」

梅琴坐在牀前的櫈上。很關心的問候着。白萍也從後房走出來招呼。並倒了一盃茶。伯彥點頭道：

「謝謝呂小姐。我已好得多了。祇是沒有力氣。起不得床。」

梅琴喝了一口茶。安慰道：

「伯伯病是不不要緊的。不過現在正是戰爭的時候。這裏又是個很危險的地帶。那可真不得了呢？」

「可不是？我爲此也很擔心。我們家裏的人口又多。就是要走一步路。也是個千難萬難。唉！這日子怎樣過下去呢？」

伯彥說到這裏。雙眉緊鎖。枯黃的臉兒顯出十分愁苦的神氣。同時又嘆了一口氣。各人都靜了一回。蟾仙想着什麼似的。到外面去一轉。拿進一盒煙。抽出一支給梅琴。

「這不曉得是什麼牌子。姊姊吃慣好煙。不知這可吸得來。」

「啊喲！妹妹別當我客人。你們都不吸煙的。爲了我還買什麼煙呢……。」

梅琴說到這裏。忽然間天空中來了一聲。

「蓬蓬……轟轟！嘩啦啦……」

伯彥。白萍。蟾仙三人嚇得面無人色。這個天崩地坍的怪聲是什麼啦！伯彥更嚇得抖個不住。到底梅琴在上海住過。是聽慣這個聲音。曉得是飛機擲炸彈。但這兒是內地。敵人不管死活的到處都會擲下的。心中也就慌張起來。卽忙跑到門外去探聽。但見村上已經聚集着不少的老老少少。男男女女。個個都說我瞧他放下來。是個墨黑挺長的東西。放到那邊。便有一蓬黑煙。不曉得有沒傷人。梅琴抬頭。果見天空中有老鷹似的三隻飛機。發出軋軋的聲

音。又向着西北角上飛去。梅琴也不要多瞧。重新又奔入伯彥的臥房。慌慌張張的向大家道：

「飛機果然已擲彈到內地來了。瞧這裏一定是很危險。我勸你們迂速決定。還是跟着我一同逃到上海租界裏去避吧。那裏到底有外國人保護。比較內地。實在是要安全得多哩！」

「你這話雖然是很對。可是事實上那兒辦得到。我們家裏一共有六口子呢。還有我孟兒他尙在城裏。這可怎麼辦？這可怎麼……」

伯彥急得連話都說不明白了。兩手是不住的搓着。蟾仙心中倒有些贊成。可是卻不敢說出口。白萍不忍拂老人家意思。想出一個好法子來道：

「爸爸我瞧是這樣吧！我們上海不能去。還是到我媽媽家裏去躲一躲。因為我家裏深深藏在山裏。和這兒比較。當然是安全多了。」

「萍兒這話不錯。古人有句話：『大亂避鄉。小亂避城。』現在這個情形。真是大亂到了。我們準定還是避到你媽媽的山鄉裏去。呂小姐！多謝你的美意。我們雖然心裏也想到上海去。可是沒有法兒呢！」

伯彥說着。眶中已滴下幾點淚來。室中是靜得一絲兒沒有聲息。大家都垂頭喪氣。

「好！那麼伯伯妹妹就準到嫂子的媽家裏去避一避。我不坐了。我們日後再見吧！」梅琴在靜寂的空氣中。說了這句話。身子已站了起來。白萍蟾仙都跟着送出大門外。蟾仙握着梅琴的手。大有戀戀不捨的神氣。梅琴眼皮一紅。淒然道：

「但願時局早早太平。我們相見的時候多哩！妹妹！別傷心吧！」

蟾仙不等她說完。早就抽抽噎噎的泣起來。梅琴又附耳再三安慰一番。方忍痛脫離了手。各說了一聲。

「再會！保重！」

二 登舟揮淚別 投筆事戎行

秋豹和蕊仙是在村中西村小學唸書。這個西村小學開辦到現在，也有好多年。校長名叫卞強。號克夫。是一個青年有爲的作家。畢業於兩江中學。因家貧母老。服務教育。平日對於學生。也頗能盡循循善誘職責。和秋豹蕊仙兄妹師生之間。倒頗相得。同學都說秋豹性慈。克夫卻很喜歡他是一個有真性情的人。不像別個學生。背師放子。蕊仙見克夫和藹可親。一些兒沒有像舊式先生嚴然道貌。而且是一個出落得一表人材。愛美是人之天性。因此對於這位卞先生。就非常的親熱。自從這次發生戰事。克夫於授課以後。便天天把報上登着

的戰事消息。詳詳細細的講給學生們知道。學生們自經卞先生的訓導。小心靈中都起了一陣愴然的影響。個個低着頭兒。很有心事。空氣非常嚴肅。可見教育這樣東西。實在是非常要緊。那日克夫把勾踐臥薪嘗胆的事情。和汪琦執干戈衛社稷的勇敢的两个故事。向學生們詳細講解。秋豹蕊仙聽了。便都牢記在心。散課後。兄妹兩人攜手在樹蔭下面，秋豹忽然向蕊仙道：

「妹妹！你聽剛纔卞先生說汪琦和勾踐的故事嗎？我卻贊成汪琦的勇敢和決心。將來我一定也要做個汪琦。」

蕊仙聽了。兩隻小眼睛一睜。嗤的笑起來道：

「同學都說你是蠶人。那裏配做偉大的汪琦。快不要高聲說了。被同學聽見。又要被他們笑哩！」

「你別胡說。卞先生爲什麼卻不說我蠶人。可見這般全是飯桶。沒有眼珠的。你不信。我將來一定就是汪琦。也許比汪琦更勇敢。」

「不要說大話了。我將來倒真是個汪琦！」

「哼！你是個女孩子。繡花針刺痛了手就會哭的。哭是弱者的表示。你更不配做汪琦。」

「大姊對你怎樣說。祇可開口。不準動手。你又打我了嗎？……」

秋豹氣急了。聽妹妹老說自己沒有勇氣。因此說完了話。就把小拳兒向她一幌。蕊仙也動了怒。不禁柳眉倒豎。杏眼圓睜。將大姊的話來責他。秋豹不理她。說你老是侮辱我。我一定要打你。蕊仙力弱。到底有些害怕。便轉身向花塢邊逃去。秋豹追着道：

「妹妹逃了。沒有勇氣。是弱者！是弱者！」

蕊仙聽了這話。氣得通紅了臉兒。回過身子。便用小手扭住秋豹的衣襟。兩人竟真用起武來了。齊巧克夫從教務室出來。一見便忙奔過去。將兩人攔開。一手攙了一人。問着道：

「你們到底爲了什麼事。快告訴我聽。要知自相扭打。是最不好的現象。」

「妹妹說我彘人。不配做汪琦。」

「哥哥說我女孩兒沒勇氣。是個弱者。更不配做汪琦。」

兩人漲紅着臉兒。猶怒氣未平爭先的告訴。克夫方知兩人是搶着要做汪琦。不禁呵呵大笑起來。一面好言勸慰。一面告訴他們兄弟鬩牆。理所不該的意思。你們既是個兄妹。當然是要相親相愛。怎可自己哥哥和自己妹妹相互的扭打。快來握手和好。

「我本來愛妹妹的！」

「我本來亦愛哥哥的！」

秋豹蕊仙聽了克夫的一番話。兄妹倆人便驟然的抱住了。這一幕情景瞧在克夫的眼裏。心裏

亦就更喜歡他們了。英挺的臉頰上。掛了一絲欣慰的微笑！

過了幾天。克夫叫秋豹蕊仙到他那裏。撫着兩人的手兒。溫和地道：

「我們恐怕要長別了。但是我雖然不在這兒。你們也得要好好兒的讀書。不要我不在了。你們就躲懶不上學。絕要像我在這裏一樣才好！」

「先生。你這是什麼話。先生爲什麼不喜歡教我們的書。先生！你是到那兒去。」

秋豹蕊仙突然聽了這話。心頭都吃了一驚。一連的喊了三聲先生。那眼眶子裏都含了滿包的淚水。

「我要即日就爲國家效力去……」

克夫的聲音有些兒顫抖。並非是因要受艱苦去。爲的是瞧了這一對可愛的孩子。那眼前的情景太使他感動了。但出乎意料外的。秋豹蕊仙竟破涕很興奮的要求道：

「好先生。真有志氣。我們也大家一道去！」

「這個不行。你們是有爹娘的。你們的年紀太小。」

「先生。你這話錯了。你說我們有爹娘。那麼先生也有一個媽媽。你說我們年紀小。那麼汪琦不是還祇有十二歲嗎？汪琦的年紀比我們更輕。他又怎麼能够去努力。先生叫我們要瞧汪琦的樣子。現在怎麼阻止我們了呢？」

這兩句話。倒把克夫問住了。眉兒一揚。心中真有說不出的快慰。伸手把兩人身兒拉攏一些。又詳詳細細的解釋道：

「你們記着。國家和爸媽相比。是國家要緊。爸媽不要緊。自己和爸媽相比。是爸媽要緊。自己不要緊。因為爸媽生我。我替國家出力。便是我代爸媽替國家出力。沒有了爸媽。雖然是個很痛心的事。但若沒有了國家。是比沒有了爸媽更要痛心萬倍。所以我決計拋棄了我親愛的媽媽。替我親愛的國家出力去。就是這個道理。」

秋豹蕊仙不等克夫說完。早就拍着小手。跳起來道：

「哈哈！先生。你這對極了。那麼我們也好一道去了。先生的媽媽還祇有你先生一個。先生尙且要替國家出力。何況我的爸爸。還有我的哥哥嫂嫂和姊姊呢！」

「好孩子。祇要你們能够存了這條心。那我們的國家。還怕他不是一天天的轉強起來嗎？但是你們現在終還是不去的好。」

克夫聽兩個孩子這樣說。心中真喜歡得不知如何是好。因撫着兩人的髮兒。又委婉的勸着。秋豹蕊仙心中雖不高興。但先生既然一味的不允。也祇好低下頭。不再多說了。

從此以後。卞先生便沒有天天上課。好像很忙碌的樣子。那天正是飛機擲炸彈的一天。秋豹蕊仙正在課堂裏聽講。突然聽到轟轟隆隆的聲音。小學生都嚇得大哭起來。一回兒。各

學生的家長。都紛紛來把孩子領回家去。學校便即停課。秋豹拉着蕊仙。也急急的回家。祇見嫂子白萍正和一個舟子在爭論船價。見了兩人。便忙叫道：

「二叔蕊姑來得正好。否則大姊也要來喊你們了。你們快進房去。爸爸是記望着呢！」

秋豹蕊仙也不及問話。慌忙奔進房去。那舟子不耐煩似的道：

「現在是逃難的時候。那裏還有這樣便宜的船價。你要是出我二十元錢。我也不肯去。何況你還不肯出二十元錢呢？」

「搖船的哥哥。你的心也要平些兒。因為是個逃難。我才肯出你這樣的重價。要是太平的時候。只不過一二元罷了。那兒出得到如許的重價。」

「好好！我們都是一塊土上的人。就是二十元吧。但你們就得立刻下船。不然我就要接東村王家的生意去了。」

舟子作最後的討價。身兒好像要回轉走的模樣。白萍不能再讓。祇好答應下去。匆匆到臥房來告稟伯彥。祇聽秋豹正在問大哥怎樣呢？伯彥道：

「你嫂子昨兒已寫信給他了。萍兒！船價說定了沒有啦！」

伯彥瞧白萍進來。就轉了話頭。白萍點頭道：

「講好了。要二十元錢。再少他不肯呢！」

「唉？這都是受敵人侵略的影響呀！蟾兒！你把要用的衣服等快快收拾停妥。我們是立刻要下船了。」

「爸爸！女兒都已收拾好了。」

蟾仙提着挈匣皮箱。匆匆從房裏出來。

「那麼我們走吧！豹兒。蕊兒。跟着爸爸一塊兒走。不要東西亂跑。」

好在船埠離這兒不遠。蟾仙便扶着伯彥。白萍照顧着秋豹蕊仙。慢慢地離了家。伯彥走一步。喘一回氣。好容易走到船埠。那舟子已站在埠頭等着。一見伯彥等大小共有五個人。他便高聲喊道：

「董先生。你們什麼有這許多人呀！我這船是祇能坐兩個的。外加一些行李。若人趁多了恐怕很有危險。反而不美。」

伯彥蟾仙白萍一聽舟子的話。又探着首把船兒一瞧。見船身狹小。果然祇能坐兩個人。若要把第三個人坐下去。真是危險萬分。一時大家都面面相覷。急得一籌莫展。舟子見他們呆呆的站着。既不下船。又不說話。這樣的耽擱時光。不是明明糟場他的工夫。因連連的催道：

「這樣吧。你們分兩班走好了。董先生先快下去呀！你瞧天是陰層層的怕又要下雨呢！」

「我不去了！我不去了！我寧死在這兒。」

伯彥說一聲。喘一口氣。白萍見爸爸實在支撐不住了。因懇求着道：

「爸爸。那麼就聽舟子的話吧。我陪着爸爸先到家裏。再叫這個原船來接大小姐。二小姐和小叔子好了。他們雖然是三個人。但沒有行李。那船裏的地位自然是要寬綽許多了。」

蟾仙見白萍說出這個辦法。心裏也很贊成。勸爸爸準定這樣做。伯彥眼瞧着秋豹和蕊仙。心裏捨不得。卻決計不肯跳下船去。舟子勸道：

「董先生。你若不坐這個船。無論第二隻的船兒再也叫不出來。就是有船的話。二十元錢恐怕也不肯了。萬一明後天風聲再緊一緊。那不是錯過了機會嗎？還有飛機每天要來五六次。投下炸彈又沒標準。你想這是多麼危險呀！」

蟾仙聽舟子的話。實在很有道理。況且爸爸是個有病的人。萬一風聲再要緊急。那時人口又多。爸爸有病。不是更要進退兩難了嗎？眼見得大難臨頭。若坐視爸爸爲了我們兒女不肯離開。那做兒女的心裏。又怎能忍心得下。因扶着爸爸。竭力慫恿道：

「爸爸！你老人家準定和大嫂先去吧。過了一天。我們便可以聚首。爸爸千萬放心吧。我帶妹妹弟弟回家去好好兒等着是了。」

「爸爸本可以和大姑姑先去的。因大姑姑又沒到過我的家。誠恐路上不便。所以大姑姑

祇好緩一步了。」

伯彥聽白萍這樣口氣。又聽女兒這樣勸他。若再執意不肯。顯見得好像不歡喜媳婦先去的樣兒了。因就點頭答應。一面再三叮囑舟子。叫他把自已的船搖到後。趕快再來接他們三人。情願再另外給他五元酒資。舟子聽尚有另給五元酒資。早就滿口答應。說決計不會誤事。伯彥祇才放心。扶着白萍跳下船去。一面又叫蟾仙好好回家。切不要給弟妹在外亂逛。蟾仙點頭答應。一手攙了秋豹。一手扶着蕊仙。眼睜睜的直等伯彥的船已向河心遠去。三人各舉起一隻手。齊聲的高喊：

「爸爸！別耽心！爸……」

坐在船上的伯彥。眼瞧着剩下的他們三個孩子。孤零零的站在埠頭。一時心如刀割。早已忍不住把眼淚滾滾的吊下。滴得襟上袖上濕做一片。秋風吹在身上。頓時感到一陣說不出的淒涼。

蟾仙想着了媽媽。如果媽媽在日。一家團聚。那時的光陰。是何等的快樂。現在媽媽死了。又遭此離亂的時世。一家大小。弄得來東分西散。真好傷心！那滿眶子的眼淚。也撲簌簌的淌下。又恐弟弟妹妹傷心。忙背了他們拭了道：

「弟弟！妹妹！我們回家吧！」

三人一步一步的在大街上踱着。大街上的人們。都慌慌張張來回的忙碌着。蕊仙瞧在眼裏。小心靈中就想起了一陣感觸。我們爲什麼定要避難到嫂嫂家裏去。爲的都是這時的飛機和大砲。弄得我們這個樣子不安寧。怪不得我們的卞先生要不教書了。……想到這裏。忽然秋豹說道：

「姊姊。我們明天就要到嫂嫂家裏去了。我想此刻進學校裏去和卞先生說一聲。橫豎家裏就要到了。姊姊和妹妹先走一步吧。我回頭就來家的。」

蕊仙抬頭一瞧。原來已到學校的門首。因忙接上去道：

「我和二哥一同去。卞先生待我們不錯。我們是應該去作別的。姊姊一個子先回家好了。」

蟾仙聽他們這樣說。亦頗入情理。因答應他們快去快回。別叫我在家裏等得心焦。蕊仙秋豹歡喜得了不得。便手拉手兒的敲進校門去了不料事有湊巧。蕊仙秋豹一腳踏進校門。剛巧克夫提着皮匣匆匆出來。蕊仙叫聲：

「卞先生。你往那裏去。」

克夫見是秋豹蕊仙兄妹。心裏一陣高興。便笑着答道：

「我到小輪船碼頭上南京去。」

「先生！你去了。幾時回來呀。我們今天一定要送送先生。」

蕊仙秋豹同聲的說着。也不待克夫答應。早已跟着上去。克夫停住了步。阻止他們說道：

「小輪船碼頭。雖然離這兒很近。但是你們去了。你們家裏爸爸一定要記罪的。謝謝兩位。先生領情是了。」

「嗯！我不要。先生是個好人。況且我們並不是不認得路。我一定要送先生一程。」蕊仙撒嬌似的不依。秋豹伸手已把克夫的皮箱提過。克夫見兩個孩子和自己這樣好感。心中真有說不出的喜悅和感激。也就不忍拂他們熱情。拉着秋豹的手兒。絮絮的問道：

「你爸爸的病怎樣了。」

秋豹正欲回答。那小輪船碼頭已在眼前。這個小輪船是專走南京和江陰的。因南京的風聲不好。所以開江陰來的船。趁客是非常擁擠。而從江陰向南京去的則趁客倒並不見多。此時間船尚早。克夫遂帶着秋豹和蕊仙跳下船去。三人走進房艙。秋豹便告訴克夫道：

「我的爸爸今天已逃難到嫂嫂家裏去了。」

「噢！那你們爲什麼不一同去。」

「我們因爲船小趁不下。所以爸爸嫂嫂先去。姊姊和我們明天走。」

「哦！原來如此。那你的大哥呢。他學校裏有沒停課呀！」

「大哥在縣裏沒回來。嫂嫂已寄信告訴他了……」

蕊仙說到這裏。突然間嗚嗚的汽笛長鳴了兩聲。克夫吃了一驚。急忙攜着兩人到甲板上。那輪船早已啓碇開了。克夫這一急。把雙腳亂跳。懇求水手把船再靠了岸。送兩孩子上岸。偏水手不肯。克夫急得連喊糕糟。誰料秋豹蕊仙倒反而哈哈大笑起來。

「今天我們準要去汪琦的事去了。先生你急的什麼？」

克夫見兩人竟說出這句話來。心中又着急又欣慰。又佩服又愛煞。遂重攜着他們進艙坐下。心中靜思。這事究竟如何是好。想了一回。他突然想起一個人來。自己有個表弟何其卿。原在下關轉運公司辦事。待我到了南京。重重的拜託他。叫他把兩人轉送回來是了。克夫想定了主意。便不再多言語。倒身躺在舖上。計劃他自己此後的事情。秋豹蕊仙見克夫一些兒不和他們說話。以爲先生惱着他們。秋豹睜大了眼呆坐。蕊仙卻笑盈盈的坐到舖邊。溫柔地叫道：

「先生。你什麼一句話都不說呀！你的心跳着我嗎？」

克夫正在閉目靜思。忽然耳中聽得溫柔的聲音。同時鼻中又聞到一陣幽蘭的細香。心中不免一怔。慌忙睜開眼來。卻見蕊仙粉也似的藕臂。牽着自己的右手。兩頰上泛起蘋果似的紅暈。天然嬌小的櫻口裏。露着編貝似的嫩齒。瞧她的神情。蹙鎖着蛾眉。星眼凝視。好像怨

恨着自己沒好好兒答應她同赴軍營的模樣。但這個事情。豈能開玩笑的。他們兄妹究竟年紀太小。就是她們能在後方充個看護。但事前未經他們家長同意。單憑他們兩人一片熱心。這叫我又怎能對得住她的爸爸呢。想到這兒。深悔自己孟浪。不該叫她們隨我下船。所以瞧着蕊仙的臉蛋兒。一半兒是深深的愛她。一半兒又是深深的憐她。越是愛她憐她。也就越是說不出話來。猛可的克夫突然又有了一個感想。自己的心好像在對自己責問：

「克夫！你這腦筋爲什麼竟這般的陳腐呀！你向來不是抱着以社稷爲前題的思想嗎？現在秋豹蕊仙兩孩子。他們要跟着你同往工作。正是神州的生機方萌。青年的志願可嘉。你若拘拘的定要把他們送回家去。不許他們有這樣的志氣。這不但使孩子們小心靈感到無限痛苦。你又何異摧殘自己民族。剝奪他們自由。這樣自相矛盾的主見和這不識時務的思想。你若不再連根的剷除。你真是個罪人。你真愧對這兩個孩子。你真沒有資格做他們的先生。……」

克夫想到此。好像眼前一亮。便翻然改計。再不拘泥小節。決定先用好言安慰這兩個孩子。使他們的意志堅定。不爲外界所搖。因此他便突然坐起。口中大喊：

「秋豹！秋豹！」

秋豹正在納悶。忽聽先生叫他。便急到床前。克夫伸手將他們兄妹擁到懷中。在他們額際親

親蜜蜜的吻了一回。以表示他內心的敬愛。秋豹蕊仙突然見先生會如此相愛。心中這一喜歡。便樂得拉開了小嘴兒笑個不停。愈加柔順得像馴服的羔羊一般。祇聽克夫又含笑說道：

「我親愛的小同志。你們跟着我的意思。我都明白了。你們是民族的好男兒。也是打破一切的勇孩子。我是十二分的欽佩你兄妹倆人。真是一個英勇的先鋒。我今已承認你兄妹是我克夫的一個同志。我們須得大家努力。向前邁進！你們切不可再叫我是一個先生。因為我們現在已脫離學校的師生時期。我們是站在一個立場上。一體負着自己的責任。掙扎着我們的新生命。以後你們就叫我一聲哥哥。我也叫你們倆人。一個是弟弟！一個是妹妹！」

秋豹蕊仙聽到這裏。心中快樂已到極點。便再也忍不住。似發狂般的把克夫肩頭緊緊抱住。不期而然的高喊！

「哥哥！哥哥！」

克夫笑容滿面的回叫！

「弟弟！妹妹！」

四 手足分離日

烽烟瀰漫時

秋豹蕊仙很快樂的跟着克夫到南京去了。可是祇苦了他的姊姊蟾仙。蟾仙和兩人分手回到家裏。抬頭瞧見了她媽媽掛在壁上的一張照片。左首立着個弟弟秋豹。膝前還擁着一個妹妹小貓。那時小貓還祇有五六歲。秋豹也不過七八歲。媽媽的臉上是滿面含着笑容。那時她心裏是多麼的歡喜。但再不想這張照片。到現在還沒有十年。我的媽媽竟已拋棄了我們。從此沒有相見了。

「媽呀！媽呀！兒瞧媽也並沒有不壽的模樣啊！怎麼天竟把我的媽媽奪去了呢！」蟾仙輕輕自語了這一句。那淚便滾滾吊了滿頰。對着照相。祇管癡癡的呆想。也不知是癡立了多久時候。那窗外的天色。倒已漸漸的暗下來。她便慌忙把媽媽的照相。從壁上除下來。用報紙包好。預備明天帶在身邊。一同到爸爸那兒去。因為她的媽媽是沒了。媽媽的照相再也攝不到第二張來。所以是非常的珍貴。不願丟在家裏。萬一家室被毀。那媽媽的影像。不是要滅跡了嗎？等蟾仙把照相收拾完畢。室中早已漆黑。連忙燃着油燈。心中記望着秋豹和蕊仙。埋怨兩人天黑了。還不回家。正在焦急萬分。突聞門外有人敲門。她以為弟弟回來。心中一陣喜歡。便急急的趕出。口中不住的喊道：

「弟弟！妹妹！你們為什麼到這個時候才回來呀！」

誰知開門一瞧。並不是豹弟和蕊妹。卻是一個年青的男子。蟾仙定睛瞧去。不禁嘆了一聲。

早又笑盈盈的叫道：

「哥哥！哥哥！原來是哥哥回來了。哥哥。你來得正好。嫂嫂給你的信可有接到了沒有啦！」

孟邦一臉的愁容。跨進了門。就很慌張的問道：

「爸爸呢！嫂子的信沒接到。想是投出了。時局緊得很。緊得很！趕快逃！趕快逃！」說到這裏。天空飛機又軋軋地響起來。同時彈擲下後的屋坍聲爆炸聲。不絕而來。蟾仙嚇得手慌腳亂。幾乎話也說不成了。孟邦立刻把油燈吹滅。拉蟾仙進房道：

「噢！爸爸。嫂子。妹妹。弟弟……他……他到那兒去呀！」

蟾仙鎮靜了態度。輕聲兒道：

「飛機今天已來七次了。爸爸和嫂子已坐船到秦家避難去。本來弟弟妹妹和我大家一塊兒今天走的。因為船小不能容得下這許多人。所以爸爸嫂子先走一步。我們明兒再去……」

「那麼豹弟和蕊妹人呢！」

孟邦不等她說完。就急急問着。蟾仙蛾眉微蹙。忙答道：

「我正在擔心呀。剛纔哥哥敲門。妹妹還道是豹弟和蕊妹呢！」

蟾仙說着。又把兩人到校裏去和卞先生辭行的話告訴一遍。孟邦聽了心中十分不安道：

「那麼怎的直到這時候還沒回來。妹妹。你好好兒等着。我立刻到校裏去望一次。」孟邦不等蟾仙回答。身子已奔到外面去了。蟾仙也急得不知如何是好。像熱鍋上螞蟻一般。祇在室中團團打旋。一回又探首到門外去。祇見街上行人稀少。天空已經灰黑。東北角方面。黑暗裏卻透出一片紅光。同時轟轟的聲音不絕於耳。蟾仙既記罪弟妹。又擔心哥哥。且怕轟轟的聲音。不要響到這兒來了。那可怎麼好呢。真是心胆俱碎。好容易等着孟邦跑得滿頭大汗的回來。口中大嚷道：

「啊呀！這可怎麼好。這可怎麼好。校中鴉雀無聲。連校役也不知道逃到那兒去了。那裏有什麼弟妹妹呢！」

蟾仙忽聽弟妹竟無着落。心中這一急。幾乎跌倒在地。那眼淚便撲簌簌的滾下。孟邦連忙抱住。蟾仙便嗚咽哭起來。

「現在不是哭的時候。我和妹妹還是大家快分頭找去吧！」

「哥哥的話不錯。可是天已黑了。這叫我們到那兒去找他好呢。況且外面正在擲炸彈。」
「這也管不了許多。萬一真個的失蹤了。怎樣對得住爸爸。妹妹快別哭。你到東面找去。我到西面找去。」

蟾仙點頭。兩人把門掩上。分頭走開。飛機在天空是祇管軋軋的作響。蟾仙的心是別別的亂跳。在月光依稀下逢人便問。但是路人個個並不理會。好像沒有聽見模樣。慌慌張張的自管自奔走着。蟾仙一路淌淚。一路喊着蕊仙秋豹名兒。忽然前面來了一個黑影。向蟾仙嘆了一聲叫道：

「啊呀！蟾妹。你什麼爲不走嗎？時局緊得很。你如果沒到嫂子家裏去。還是跟我一同到上海去吧。我聽說到上海的輪船。也祇有兩趟就要不開了。我想明天一定要走的。」

「咦！原來是梅琴姊姊。你有沒見到我的弟弟和妹妹嗎？我們五個人本來一同到嫂子家去的。因爲船小。所以嫂子伴爸先走。約定明兒再來相接。誰知弟弟妹妹到學校裏去一轉。直到現在還沒回來。剛纔哥哥到學校裏去找。回來說校門也早落下鎖了。這……不是要急死了我嗎？」

「你哥哥幾時回來呀！你的弟弟妹妹我沒瞧見。啫啫！那邊你哥哥倒來了。」

梅琴問到這裏。抬頭見月光下走來一少年。正是孟邦。三人見了面。彼此招呼。孟邦急急道：

「妹妹！你也沒找到嗎？我是一直找到王家浜。卻不見她們的影兒呢！」

「啊啲！這……可怎麼好……那叫我怎樣做人呀！……」

蟾仙兩隻腳亂跳。急得又嗚咽哭起來。天空中鐵鳥是祇管軋軋地作響。天空是染了一片血色。轟炸的慘……慘聲。令人心胆俱碎。毛髮悚然。夜風吹到身上。不自然地感到一陣寒冷。在驚怕和憂愁之中。和梅琴沒談上了幾句。就匆匆的作別了。蟾仙回到家裏。伏在桌上祇是哭。孟邦低着頭兒。也是愁眉不展。約莫十分鐘後。孟邦才感到腹中一陣怪叫。正是在鬧着饑荒。因忙問道：

「妹妹：你可曾用了飯。」

蟾仙方才猛省。大家還沒吃過飯。因停止了哭。起身到廚下去張羅飯菜。兩人草草用過。蟾仙便把梅琴叫自己同到上海租界去避難的話。向哥哥說了一遍。孟邦道：

「上海嗎？我倒也想叫爸爸到那邊去。可惜爸爸已到秦家去了。妹妹。梅琴姊既如此熱情。你若也以爲上海是好的。那末妹妹不妨和她一同先去。我想明天早晨。向遠近地方再去找一回弟妹。如果再找不到。我也祇好先到秦家去見過爸爸。告稟一聲。然後乘便。再想法把爸爸和你嫂子一塊接到上海來。那時我們再相見。不知妹妹意思怎樣？」

蟾仙聽他要把弟妹失蹤的話。告訴爸爸。一時心中愈加焦急。忙拉了孟邦一下衣袖道：

「哥哥！爸爸是已病了好久了。弟妹妹不見的話。哥哥是千萬不好告訴的。哥哥若說

了。恐爸爸的病是更要利害了。妹子想。現在祇好暫時瞞着。哥哥見了爸爸。祇說妹妹同他們兩人都已跟着梅琴姊到上海去了。哥哥等爸爸病體好了些。你再告訴他。同到上海來找妹子好了。妹子到了上海。祇有用登報招尋方法。也許有人會領他們來的。」

「這樣說來。妹妹是非到上海去不可了。妹妹不到上海。爸爸那兒。又怎樣能够瞞得住呢！」

蟾仙聽了。心中一想。哥哥的話。一些兒不錯。因此便決定和梅琴一同到上海去了。當晚兄妹兩人又談了些別後情形。遂匆匆各自脫衣就寢。次早醒來。孟邦又去找尋秋豹和蕊仙。蟾仙便急到梅琴家裏。說知自己準定和她一同到上海去。梅琴聽了。便滿口答應。一面留住她在這兒用了午飯。一面笑着告訴她道：

「妹妹。你真不知上海地方的好處哩！那邊愈是夜裏。愈是熱鬧。那邊的人也個個文明得很。而且非常漂亮。像妹妹這樣的容貌兒。身材兒。若頭上一潑髮。身上一穿旗袍。脚下一踏高跟。恐怕上海幾個交際名花都要打倒了。況且妹妹英文程度原有根基。若到上海再好好兒到補習夜校裏去讀上一年半載。那麼就好當教員哩。充女職員哩。什麼事都能做。不一樣和男人可以賺錢嗎？」

蟾仙聽了這話。真個把她心都聽得癢起來了。搖幌着身子。抿了嘴嗤嗤的笑。直認梅琴是個生平的第一個知己。卻把媽媽照相也忘了。連上海現在正在打仗。礮火連天。血肉橫飛的現象。統統丟在一旁了。瞟了她一眼笑道：

「梅琴姊姊你別拿我開玩笑吧。我是個鄉下姑娘。那能到這麼一天哩。」

梅琴見她神情。知道她是樂得心花兒朵朵開了。自己亦覺非常得意。因又笑着告訴道：

「我上海租的房子。是在白克路地方，一樓一底。用了一個女僕。睡在客堂後面。樓上尚有一個很大的亭子間空着。若給妹妹住下。作爲臥房。真是再清靜也沒有了。夜裏如不喜歡早睡。那隔不多遠。便是卡爾登。大光明。隨便妹妹喜歡瞧京劇瞧瞧戲。都沒有多少錢。妹妹。你想。我住的地方好不好嗎？」

「瞧京劇瞧瞧戲不是太浪費了嗎？妹子的心裏。祇願多求些兒學問。已是心滿意足了。」兩人談談說說。早已吃飯時分。午後兩人到村中走走。祇見村中人家。有的攜着包裹。有的抱着小孩。紛紛都急着逃難到山谷裏去。蟾仙見着。愈加心亂如麻。想起弟弟妹妹。哥哥不知到底有沒有尋着。看看天已暗來。而哥哥又沒有回話。因此心上益發憂煎。梅琴看她愁悶樣子。因拉她回家。齊巧老媽子開上飯來。梅琴便勸她道：

「妹妹！我們吃了飯。就要下船去。你的哥哥橫豎有一管鑰匙帶在身邊。妹妹昨晚既然

和他已說明白。就是今天碰不到。也不要緊。妹妹。你也別再愁這個愁那個了。快用飯吧！」

「哥哥今天他到西村羅家灣找去。路途雖然遠些兒。但來得及的話。他一定是到這兒來找我的。現在他不來了。也許要明天來呢。不過姊姊還請關照一聲張媽。倘然哥哥來了。就說我和我已到上海去好了。」

梅琴聽她這樣說。便忙答道：

「這個不用妹妹吩咐。我是早已關照老媽子了。」

蟾仙因有心事在胸。吃不了一碗飯。便即站起洗臉去。梅琴指着抽屜裏的粉盒說道：

「妹妹：這個抽屜裏。香皂啦。雪花膏啦。胭脂啦。統統都有。你自己拿罷。」

「謝謝姊姊。我都不用了。」

蟾仙拿毛巾擦把臉。又在脣上一抿。就丟在盆內。梅琴卻先用雪花膏打底。然後撲上香粉。勻上紅紅的一圈胭脂。本待還得畫個眉毛。恐時候不早。也就罷了。和蟾仙喝盃茶兒。各提一隻挈匣。預備動身。老媽子要送她們到埠頭。梅琴把頭搖搖。囑她小心看守門戶。不能出外亂走。老媽子祇得送到門口停止了。

梅琴蟾仙開船走後。孟邦方從羅家灣趕回來。因羅家灣是他的外祖母家。孟邦恐秋豹蕊仙或

者在那兒玩。所以趕去一問。不料外祖母又說並沒來過。孟邦見徒然往返。遂又急急奔到梅琴家去找蟾仙。老媽子又說船剛巧開去。因此他又沒精打采的回到自己家裏。把蟾仙留着的冷飯。權且用開水泡了充飢。因連日奔走。人已倦極。便即閉門和衣而睡。次日醒來。正在等候秦家的回船。誰知左等不來。右等也不來。心中倒焦急起來了。因把自己屋上的門兒扣上。他便立在伯彥前日釣魚的溪邊。往來靜靜的踱着。直到日已晌午。那舟子仍未見到。孟邦無聊已極。遂坐在石上。細細的數着水中遊魚。但見有銀色的。有赤尾的。有背上花點鼓着雙腮的。倏而游來。倏而游去。川流不息。孟邦折一柳枝。徐徐放入水中攪撩。但見游水的魚兒。一條條的都遠遠的跳開。孟邦的心裏。便起了一陣感觸。魚兒的躲我柳枝。真好像現在難民的躲避敵火。我瞧牠是多麼的慌張。因此他就把柳枝擲了。不再攪牠。那時溪頭又有一陣男女。逃奔過來。口中還不住的大嚷：

「不好了。江邊已在開敵了。我們若再不逃性命。恐怕就要化爲平地了！」

孟邦一聽。大吃一驚。眼見逃難的人。像潮水般的湧至。而秦家的船。還沒有到來。正在急得無法。忽聽耳邊娘哭其子。兒號其爺的一片悽慘聲音。繼續不絕。孟邦心想。不要我的弟妹妹也在這難民叢裏嗎？因此他站起身來。就跟着難民逐一的找過去。行行重行行。不料已走了三十里路程。那時有黯沈沈的半輪月光。在漆黑的天空中照耀。同行的難民。也已漸

漸的稀少。一陣夜風吹來。砭人肌骨。頓覺毛髮悚然。孟邦身上既受着寒威。而肚裏又挨着飢餓。兩腳酸痛。麻木得真有些兒寸步難移。心想欲尋個地方。暫且息足。奈一時又找不到一個所在。正在探首四顧。忽然瞥見前面一帶叢林。淡淡月光下隱隱的露出一角屋宇。他便勉力的奔去。卻是一個新近殘破的社廟。他也顧不得許多。便從黑暗中摸了進去。不料腳下有物絆了一交。那身子就向前直跌下去。孟邦慌忙把手托住。頓覺一陣血腥。觸鼻而來。同時手上已沾着不少血水。一時心中害怕。早又驚出一身冷汗。壯着胆子。慢慢的伸手又向地上摸去。齊巧摸在一個人的嘴唇上。渾身不寒而慄。定睛瞧去。原來躺在地上的乃是一個屍體。在這個星月依稀之下。還認得出那死者是一個三十歲光景的人。身旁好像尙有一盒火柴。跌在外面。他便把火柴拾起劃着。向那屍身一照。不禁啊呀一聲。祇見滿臉血肉模糊。慘不忍睹。旁邊尙剩有乾糧。因把乾糧取來。暫時充饑。心中又靜靜的思量。這個社廟既然是新近倒坍。那死者一定是這幾天被炸身死無疑的了。現在他被炸死在這兒。家屬既一無知曉。而且死後也沒有一人給他埋葬。唉。傷心呀！傷心呀！可憐！想到這裏。又暗暗替那死者淌了一回淚。孟邦這時不但不稍害怕。倒反而胆壯起來。想到「四海之內皆兄弟也」的一句話。被同情的心所激發。覺得他既不幸遭到了慘死。又有什麼害怕他。我應該坐到天明。把他遺骸掩埋起來。他魂而有知。亦必安心九泉。無如遙遙長夜。一時那裏等得天亮。因此

他又站起身子，取了火柴。隨路劃着照過去。誰知那邊泥地上又赫然躺着兩個死屍。這邊又有三個死屍。孟邦一個個數去。有的身壓牆下。有的面目模糊。有的斷肢折臂。有的肚腸橫流。種種慘狀。令人心酸淚落。驚怕十分。但既已到此。也祇得鼓着勇氣。跨過屍身。步進廟內。卽見後面餘屋。尙還完好。就坐在椅上。休息一回。好容易挨到天初發曉。他便走到灶下。見擺着許多鋤田剷具。心中非常欣慰。急急背出鋤頭。立刻動手工作。向廟旁空地開掘一個大穴。把殉難的同胞。一個個的掩埋下去。不料屍體移動。卽有屍身上的皮匣遺下。孟邦葬去一個。又把遺下的皮匣打開。見裏面都是燦爛的金器。大約費去三個小時。才得把六個屍體掩埋完畢。所有皮匣。他便帶在身旁。預備將來救濟難民之用。這時天已大明。他把手上的泥土血迹統洗淨。便卽匆匆繞道奔到大通。乘輪來滬了。

船到吳淞口上。但見滿天紅光。遠遠的望去。知係江灣鬧北正在大火。輪船經過火線。開駛的速度。較在洋面上慢了許多。孟邦此次到滬。在路上差不多走了半月多光景。備受種種苦楚。幸有死者皮匣中的金飾。作爲一路盤川。不然卽欲行乞到大通。恐怕路上亦沒有乞食的人家。因江北一帶。早已十室九空。連鷄犬都沒有留下了。孟邦等到船平碼頭。他是個沒有行李的人。當然容易跳上。誰知才到外灘。迎面忽走來一人。見了孟邦。便高聲叫道。

「邦弟。你爲什麼到上海來呀。家鄉到底怎樣了。我是天天想等一個熟人問問他。不料

今天果然遇到了你。這真是巧極了。」

孟邦定睛一瞧。見叫他的不是別人。正是自己的妻兄秦劍平。一時心中大慰。搶步上去。握着他的手兒。搖撼了一陣。忙喊道：

「劍哥。久違了。我想今生再沒有和你見面的日子了。誰知我們在這兒卻又相見了。真是微倖得很。」

劍平一聽孟邦劈頭的就是這兩句話。心中大吃一驚。暗自思忖。以爲家鄉一定是糟透。亂得不得了。因又急急問道：

「你的家裏和我的家裏都好嗎？你快快說呀！」

「好的。好的。都好的！」孟邦見他急得臉兒也變了色。因急忙回答着。

「那末你怎麼說要和我不能見面了呢？」

「哦！哦！這事說來話長。劍哥不要奇怪。原是小弟慌了。沒有說清楚。家父和內人都已逃到府上去了。我的秋豹弟和蕊仙竟失蹤了。我此番原想不到上海的。因家鄉逃難的人。都說到府上去的北路不通。我見不能逃到府上。祇好繞道逃到大通。才得趁輪來的。」

兩人邊走邊說。已彎進法租界大馬路。孟邦又把一路的種種苦楚。和大妹蟾仙也在上海的話

告訴一遍。劍平急道：

「那麼秋弟和蕊妹難道沒和你爸爸一同走嗎？怎樣會失蹤呢？」

孟邦又把過去的事告訴他知道。劍平聽了。心中亦代爲焦急。但自己家中究竟是否太平。連孟邦也不知道。愈加悶悶不樂。因問孟邦現在預備住在那兒去。孟邦想了一回道：

「我想先找個旅館住下。然後再瞧我的蟾仙妹妹去。」

「這樣很好。本來我宿舍中也好耽擱。但人多口雜。到底不便。」

劍平說時。已伴孟邦進一個旅館。到帳房處一問。說已客滿。祇好另往別個旅館去。誰知一連問了幾家。都是客滿。好容易找到一家上方旅館。剛巧一個客人搬出。纔得借到房間。孟邦忙付了房金。兩人坐在房中。又談些別後情形。劍平因辦公時間已到。方才作別。說晚上再來望你。孟邦點頭。自己亦出去找蟾仙了。

五 人來桃源境 曲譜好男兒

白萍伴伯彥。已到家裏。見過媽媽。秦老太也頗歡迎。現在差不多已有半月多了。伯彥的病體。自到了秦家。便一天一天的瘥起來。因爲他病是濕熱。現在換了一個山鄉高燥的地方。所吸的空氣又清新。所處的境地又快樂。所以那病就不藥而愈了。

伯彥在這寄居避難的時候。而且蟾仙姊妹三人又不知下落。怎麼心中反爲快樂起來呢？這其中自有一個緣故。

原來搖伯彥的小船船夫。直等到孟邦跟着難民逃了後。他方才回到埠頭。急急到董家去接蟾仙等三人。誰知到了董家。祇見門已上鎖。心知已經不在家裏。祇得快快而回。在路上忽然碰到了匡大哥。這個匡大哥名叫子文。原是村上開米鋪的船夫是天天向他店裏糴米。彼此早成相識。因忙叫道：

「匡老闆。你怎的還沒逃呀！你知道董家姊妹三人是那兒去了。」

「哦！她們嗎？都已和我的小姨逃到上海去了。阿三。你來正好。我也要逃了呢。」

「匡老闆。你逃到那兒去。我就搖你去是了。不知行李都舒齊嗎？」

「送我到向谷裏去。那邊是我的舅母家。我想暫時避一避風頭。」

船夫阿三連連答應。兩人同到家裏。匡大嫂早已提着箱子包袱等候着。阿三因忙接過代拿了。三人到了河埠頭。跳下船去。匡大哥兩口子也逃難了。

原來向谷和秦家離不多遠。船隻到來。都停泊一個埠頭。白萍算定時候。她就對伯彥說明。自己親身到埠頭去接三人。免得走錯。伯彥聽了。很是喜歡。遂點頭答應。

白萍到了埠頭。時已傍晚。天空蔚藍一色。河風吹來。水波不興。正在這時。祇見遠遠

搖來一船。白萍大喜。忙搖手帕高揚。口中連喊姑姑。二叔。那裏知道等船靠攏岸邊。卻是匡家的兩口子。再瞧船夫。正是阿三。心中倒是一跳。便連忙詳細問道：

「匡大哥！你什麼會坐這個船來呀。我的大姑姑和二姑姑呢！」

匡大哥攜着妻子上岸。見了白萍。嘆了一聲。笑起來道：

「原來董家嫂子也逃在這兒。你的大姑姑二姑姑都已和我小姨到上海去了。你沒知道嗎？」

「匡大哥。你不要騙我。她是說好到我媽家來避難的。」

「不騙你。是真的到上海去了。還有你家的大哥也同去的。你不信。你去問梅琴家的老媽子好了。」

白萍見子文很認真的說。那有不信之理。聽自己丈夫也去了。心中又喜又憂。因向他又急問道：

「我那口子你也碰到的嗎？他知道我和爸爸已在這兒了嗎？」

「不。這我倒沒知道。我完全是梅琴老媽子告訴的。」

「那末二姑娘和二叔也同去了嗎？」白萍又很不放心的問。

「二姑姑和二叔嗎？既然大姑姑大哥哥都去了。難道會丟了他們不成。當然是一道去。」

了。大嫂子！這可不用擔心的。」

白萍聽他們兄妹四人一起都向上海逃了。心中倒也很放心。雖然胸中尚有許多話要問。但匡大哥既沒親口碰到我那口子。就是問他。他也回答不出。何況自己也問不出口。因此大家便作別回家。匡子文夫婦也自到向谷去了。

白萍回到家中。就把孟邦。蟾仙。秋豹。蕊仙兄弟姊妹四人。他們統統已和梅琴同往上海去的話。向伯彥告訴一遍。伯彥聽了。心中雖然不願。但仔細一想。若一家人都逃到秦家來。一則人口太多。也有不便。二則分住兩地。倒好像散兵線的樣子。決計不會兩處地方都遭到危險的。因此心中倒反而安慰起來。況且邦兒和劍平都在上海。自然是互相有照應了。大凡一個人。祇要心裏安寬。那病自然會好起來。再加伯彥住的地方。眼見的都是青山綠水。好像世外桃源。得失不聞。理亂不知。即使外面有人進來。都是些斷爛朝報。伯彥也不顧他。白萍的媽媽秦老太。年已六十相近。終日唸佛茹素。待伯彥也非常和氣。劍平妻子李如珠。生有兩個女兒。長女舜英。年才八歲。次女舜華。也已七歲。都生得活潑可愛。白萍和如珠姑嫂間感情。也頗和睦。因此伯彥住着。心裏愈加安慰。

光陰瞬速。伯彥來的時候。正是籬菊初綻。現在竟已芙蓉花開。小春天氣了。這時伯彥久病之後。胃慾大增。身體日見強健。閒着沒事的時候。卻把舜英舜華叫來。教她姊妹倆識

字描紅。而舜英舜華又非常聰敏。一教便會。伯彥伴着這兩個女孩。你想他還會得寂寞嗎？一天午後。伯彥負手。正立在門外。仰面聽雲壑松聲。心中忽然想起「風過靜聽松子落。雨餘閒數藥苗抽。」的兩句詩來。頓覺眼前的境界。松根上在抽着疎疎落落的嫩苗。真個是景中有詩。詩中有畫。一些兒都不錯的。一回又想起「山靜若太古。日長如小年。」的詩句。不覺又長嘆了一聲。可惜現在時非長夏。冬日苦短。流光瞬速。真又好比白駒過隙。還要更快哩！伯彥暗暗感嘆。一回又搔首撫鬚。臨溪作鏡。覺兩鬢下頰蓬鬆鬢鬢。都已現着根根銀絲。回想青年英姿。不可再得。不覺又頹然自傷。正在臨流悲白髮。突見白萍領着舜英舜華徐徐從山下上來。那舜華一見伯彥。早已連奔帶跳的跑來。口中又連連喊道：

「公公！公公！我要松樹上的松果。你給我摘一個吧！」

說着。拉了伯彥衣袖。連連搖撼。伯彥撫着她的小臉兒。微笑道：

「傻孩子。這樣高大的樹兒。公公怎能去摘呀！」

「這個花兒好。那個松子不好。快別鬧了。公公要不喜歡你哩！」

白萍見舜華嘻嘻哈哈的吵着。因在地上拾了一朵野花。哄騙着她。舜英見了。便跳着小腳兒嚷道：

「姑媽。我也要花朵兒玩。」

「不要吵。妹妹一朵。姊姊也一朵。」

白萍說着。又去拾了一朵。交給舜英。舜英舜華各拿了花朵比大小。比誰的美麗。白萍正在瞧她們玩耍。忽然瞥見山坡下的泥路上。有一個婦女哭哭啼啼的走來。仔細瞧去。不禁啊呀了一聲。這個婦女不是別人。卻是匡大嫂子。她爲什麼一路走一路哭呢。好奇心打動了她。因一手挽了舜英。一手拉了舜華。匆匆的向匡大嫂迎面走下去。高聲叫道：

「匡大嫂。什麼啦！你們匡大哥好嗎？」

匡大嫂正在萬分悲傷。忽聽有人喊她。連忙忍住眼淚。向白萍告訴道：

「啊！董大嫂子。匡大哥給村長拉去了。這可怎麼辦？這叫我怎好做人呢。」

匡大嫂話還沒說完。早又嗚嗚咽咽哭起來。白萍聽她這樣沒頭沒腦的說。心中倒是一怔。忙又問道：

「匡大哥又不犯法。村長拉他去幹什麼啦！」

「大嫂子！你不曉得。我們自到了舅母家裏。匡大哥因放心不下米舖子。他又背地回去幾趟。不料村長是和他有怨嫌的。硬說他囤積糧米。匡大哥分辯幾句。他竟打了我那口子幾個耳括子。不由分說。把他一拉就走。我是由店裏學徒來告訴的。說要繳三百元錢。才得可保沒有事呢。大嫂子！你想。這個年頭兒。那裏有這許多閑錢藏在家

裏。即使有。也要當生活費用。但如果不去保他。就恐怕我那口子就有危險了。這樣都是要人命根兒的禍事。你想。不是要叫我傷心嗎？」

說到這裏。伸手把白萍的衣袖拉住。那淚又滾滾的掉下來。好像白萍就是村長。定要白萍答應她保釋的模樣。白萍聽了。心中雖也大抱不平。可是也想不出什麼法兒。祇好拍着她的肩兒。安慰她道：

「匡大嫂。你不要傷心。想來三百元還好減少一些兒。也許可以保出了。唉！以公事來報私仇。這也太不是人了。」

匡大嫂淌了一回淚。因心中有這樣憂愁的事情沒解決。也無心多談。就此分路別去。白萍呆呆地出了一回神。眼瞧着她的身影在模糊中逝了去。不覺輕輕地嘆了一口氣。伯彥已踱在後面。感嘆地道：

「萍兒。論理村長是不應平空拉人的。奸商固然可惡。但如果並無奸商的行爲。村長硬說他囤積糧食。那也太沒有道理了。」

白萍回過身子。向伯彥點了點頭。這時伯彥的心裏。正在紀望着孟邦。現在他到了上海。不知道他究竟作何營生。郵局的函件。又不能通。否則也可以函信往來。還有豹兒蕊兒正在求學年齡。這樣兵荒馬亂的時世。恐怕也不見得上學了。想到這裏。不免又引起了萬種的愁

思。舜英舜華瞧公公和姑媽都呆呆地出神。因走上去拉了他們的手。喊着道：

「那邊有很美麗的芙蓉花。我們到那邊玩去吧！」

伯彥的心裏。還以為秋豹蕊仙都在上海。誰曉得秋豹這時。早已加入訓練。蕊仙也正在後方做那救護的工作呢？

克夫帶着秋豹蕊仙到了南京。當即加入國民自衛團。加以訓練。大約訓練了一個月。便有個出發的命令。不過還沒有正式的發表。

這是一個夜裏。靜悄悄的刁斗無聲。克夫獨坐燈下。研究防守學作戰術的要旨。突見蕊仙笑盈盈的進來。手中也拿着一本步兵操典。一本間諜學。要克夫講給她聽。克夫站起叫道：

「妹妹！這樣夜深。你還沒睡嗎。外面風大。防凍壞了身子。」

克夫讓她到鋪位裏去坐。意思是可以暖些兒。蕊仙含笑點頭。還問他道：

「大哥！你爲什麼也沒睡呀。你身上衣服穿得多嗎？」

蕊仙秋波凝視着他。小臉上掀起了酒渦。很柔媚的一笑。隨手將克夫的臂膀拉來。意思叫他一同坐下。忽又叫起來道：

「呀！大哥的衣服比我穿得少。你不冷嗎？什麼臂兒是冰陰陰的。噫噫！大哥！你不瞧

見嗎？手彎上已露出肘來了。怎的還好穿呢。趕快脫下來。妹妹給你縫上兩針吧！」原來克夫的軍服已污舊得不堪。臂膀上已露出肘來。蕊仙捏着的。齊巧捏在他的肉兒上。所以覺得他的臂兒冰冷的。克夫低頭瞧去。果然不能再穿。因望着她笑道：

「在軍營之中。妹妹那兒來的針呢？」

「不要管他，你快脫下交給我好了。」

蕊仙抿着嘴兒嗤嗤的笑。克夫已把外衣脫下。不料裏面襯衫也有兩個洞洞。蕊仙拿了外衣。急回到自己臥室去。沒有三分鐘時間。蕊仙早又笑盈盈進來。

「什麼這樣快。妹妹已縫好了嗎？」

「縫好了。哥哥快把襯衫也脫下來。我給你再縫上兩針。但是天冷。哥哥怕受不住冷。還是向被鋪裏躺一躺吧！」

克夫見她這樣體貼多情。心中無限感激。遂向她謝了兩聲。真個鑽身到被裏。將襯衫脫下。遞給了她。蕊仙就坐在他鋪沿邊。將胸前別着的針兒取下來。就將破的地方。密密的縫好。克夫一眼瞧到了她使用的針時。不禁笑起來道：

「咦！原來不是針。是根鐵絲做成的。妹妹。你真聰敏極了。」

「這是女孩兒最有用的東西。妹子當然格外的留心。想了兩天。才想出這個法兒來呢。」

雖然不十分靈便。卻也還能使用。」

蕊仙說着。忍不住又笑起來。克夫心中不知道有了怎樣一個感觸。不免蕩漾了一下。望着她也微微笑了。

「大哥。快穿上了吧。怕凍了你身子。我就媽虎地縫兩針得了。」

蕊仙把襯衫縫好。那枝鐵絲做成的針。仍別在衣襟上。將襯衫交給了他。克夫掀開被兒。正待接過。蕊仙忽然瞥見克夫雪白的身上。卻露着蓮子大的一個紅點。剛巧在右乳上面。還道是個血漬。一時情不自禁的伸過纖手。撫在他的乳上。啊呀了一聲道：

「大哥。這裏什麼有個血漬呀。可不是上操時刺開的嗎？」

「不！不！這個是我從小生成的一個紅痣認呀！」

蕊仙見自己認錯了。心中萬分的不好意思。慌忙縮回了纖手。那嫩白的兩頰上。早熱辣辣地紅起來。爲了要掩飾自己的難爲情。她便格格的笑道：

「哥哥！快穿呀！你還有什麼東西破着。我統給你縫好了吧！」

「妹妹！真對你不起。要你深更半夜的替我縫紉這個破衣服兒。」

克夫瞧她那種嬌羞不勝情的美態。一面笑着穿衣。一面笑着道謝。蕊仙卻在枕邊又給她翻出一雙破襪兒來。克夫忙笑道：

「妹妹！這個髒得很。別縫了。」

「不是洗過的嗎？那有什麼髒呢。」

蕊仙瞟他一眼。卻低頭祇管把破洞一針一針的縫合。誰知她手雖在縫紉。那一顆芳心。兀是在想他那顆紅痣。真好像是一粒硃砂。又好像是一瓣玫瑰。因想紅痣而又想及自己的伸手去撫他。這真覺是很難爲情。蕊仙這樣的癡想。這就應着了心無二用的一句話。竟把刺過去的針鋒。卻刺到自己的左手指上去。不禁喔唷一聲。把襪子放在膝上。將左手食指腳在小嘴裏。不住的吮血。克夫見他刺痛了手指兒。心裏也代疼了一陣。慌忙把她左手握着。又連問道：

「妹妹！別心急。什麼會刺到指上去呢！這都是我不好。倒累妹妹刺出血來！妹妹！你痛嗎？」

「不要緊。沒有痛。哥哥別理會。」

克夫聽了。把蕊仙的手兒放下。在衣袋內忙摸出一捲橡皮膏。扯了一塊。趕快貼到她的指上。仍又緊緊地握着。祇覺得其軟若棉。好像粉搓玉琢的一般。真可謂柔若無骨。豐若有餘。一時又愛又憐。竟把她手兒捏着不肯放下。蕊仙見他愛不忍釋的溫柔地握着。那裏還感到痛苦。羞答答的愈加抬不起頭來。克夫以爲她尚有餘痛。因又把她膝踝上放着的破襪搶過

去。丟在一旁。恨恨道：

「都是爲了這個勞什子。妹妹別再縫了。改天我去換雙新的吧！」

蕊仙聽他埋怨襪子。倒又笑了。因抬頭盈盈望着她。很溫柔的道：

「不多幾針兒就完了。新的要換。破的也要補。」

克夫見她不允。也只好由她了。一回縫竣。蕊仙便笑盈盈站起。向克夫鞠了一躬。並遞過襪子道：

「時候不早了。大哥。你就睡吧！明兒見。」

話還未完。身子已奔了出去。還聽她一陣吃吃的笑聲。克夫不禁爲之神往。暗暗自語了一聲。這孩子有趣。就躺身睡下。但那兒合得上眼。心想着蕊仙。她真是一個有血性的好女兒。我要是不成家也罷了。如果成家的話。非得像她那樣的……這可惜年齡差得……想到這裏。自己又長嘆一聲。輕輕的唸。

「大難當前。何以爲家。現在時局嚴重。那兒談得上這些……」

克夫是這樣翻覆的想。誰知蕊仙睡在床上。也把思潮一起一伏的想着。克夫真是一個很克實很光明而又很多情的丈夫。他是個尊重實際。並不愛好浮誇的。不然這樣破爛的衣服。又那個肯穿在身上呢。這也奇怪。自己不知怎的竟會和他表示特別的好感。好像我們是不用避什

麼嫌疑的。所以不管什麼。竟貿然伸手去摸他胸口。幸而他是個篤實君子。要不然換一個別人。不是要多心疑我輕狂嗎？想到這裏。那兩頰又緋紅起來。蕊仙是個才十五歲的女孩兒。本來一片純潔的心。根本不用想這些事。可見男女日在一處。朝夕斯共。慢慢就生出愛的成分了。在她自己的心裏原也不覺得呢！

這時秋豹睡在床上。齊巧醒來。瞧着對面行軍床上的蕊仙猶未入睡。因忙從床上跳起。大嚷道。

「妹妹！真好危險呀！方才我做個夢兒。瞧見大哥在壕溝裏。被一個流彈打中了肩膀。濺着一頭一臉的血花。我正想踢聲的嘶喊。可是終喊不出口。等到一覺醒來。誰知卻仍然睡在床上。妹妹呀！我現在還有些兒害怕呢！」

蕊仙聽了。心中一驚。早又啐他一聲噴道：

「人家說你癡。你真是癡透了。怎的做夢也當着真呢！那又什麼害怕啊！」

蕊仙口中雖是這樣說着。可是心裏卻深惡秋豹夢象。惟恐真的有此不祥。因此愈加睡不着了。秋豹被妹妹碰一個釘子。然不再說話。依舊倒身躺下一回早已鼾聲大作。沉沉睡去。蕊仙一寸芳心。則又想起克夫方才握着她的手兒情景。好像很有意思的模樣。又恐他戀着自己。倒反把他英雄的志氣短起來。想到此。又連連自罵真好不羞恥。一個女孩兒家怎的想到

這些呢。什麼叫意思。意思又是什麼？國家已是這樣危險。我們豈能再想這些兒女私情。因此他便在床上坐起。在枕下拿出一本小小的日記簿。又抽出自來水筆。颯颯的編了一隻好男兒歌曲。

英雄氣。不可短。兒女情。不可長。

好男兒。志當強。莫等閑。徒悲傷。

莫留戀。溫柔鄉。努力吧。前進！奮鬪呀！沙場！

蕊仙把歌曲寫畢。又低低自唱了一遍。方才沉沉的睡去。誰知這一睡。直到次日九時將近還沒醒來。

秋豹克夫卻在清晨四點。一聽喇叭號聲。早又齊集教務場聽訓去。等到八點鐘訓畢回來。克夫便連忙到蕊仙那兒來瞧她。因蕊仙練習女子救護隊。係在九點鐘授課。所以他急急於九點前趕來。秋豹卻和同伴打靶去。克夫到了蕊仙床前。祇見她面帶笑容。睡態惺忪。猶在作她的好夢。克夫不忍驚醒她。就躡手躡脚的坐到秋豹床邊去。向她臉頰望着出了一回神。忽然見她被上橫着一本小冊子。和一支自來水筆。知是她晚上記日記。忘記收拾了。正欲上去給他整理。誰知蕊仙一個轉身。早把日記簿和鋼筆掀下地來。克夫低下頭去拾起。因要瞧她記些什麼。遂將牠打開。即見寫着一個好男兒的歌曲。因默默地唸了一遍。覺得每一

個字裏。都嵌滿着兒女英雄的熱血。這樣多才多藝又多情的女子。真是不可多得。這時早把克夫的心裏。深深地印着一個蕊仙的影子。直一刻不能磨滅了。「努力吧！前進！奮鬥呀！沙場！」這兩句真是個民族的國魂歌。不料竟出在一個小女子的手筆。唉！醉生夢死的鬚眉啊。真要對着愧死哩！克夫想到這裏。不禁長嘆了一聲。誰知卻把夢中的蕊仙驚醒了。克夫見她揉着眼睛。開口問道：

「誰呀！」

「是我。妹妹！你醒了。」

蕊仙一聽克夫聲音。慌忙掀開被兒坐起。兩手理了一下雲髮。向克夫含笑道：

「哥哥！你早！妹妹可貪睡哩！」

「妹妹！還沒到上課時候。你儘可以再睡一回兒。」

蕊仙抿嘴一笑。跳下床來。一面盥洗。一面又問克夫可曾吃點心。克夫點頭道：

「我早吃過了。妹妹！你真好手筆。這個好男兒歌曲。實可以令人猛省。我真萬分的佩

服你。」

「啊！哥哥！你已瞧見過了嗎？妹妹胡亂繙了幾句。哥哥別過獎了。那裏好算是手筆。

哥哥！你給我改削吧！」

兩人正在說着。就有同班的女子。在外面高喊道：

「蕊仙！時候到了。我們好聽講去了呀！」

六 苦中偷作樂 客裏黯消魂

伯彥住在江陰的農村。家人團聚。本來是一個很圓滿的家庭。現在因受時局的影響。作書的卻把他一家六口。硬生生的分做三停。白萍本着伯彥隱居山鄉。一個是遊山玩水。採藥賞梅。一個是昏定晨省。孝養高堂。所以伯彥和白萍雖然是別去拋兒。倒也自有樂趣。這個是山林的一停。

秋豹蕊仙跟着克夫。矢志捍衛。不辭艱苦。而蕊仙和克夫。尤屬志同道合。情重誼深。始而師生。繼而兄妹。而其實則義重於朋友。愛過於夫婦。秋豹和克夫則亦情超手足。所以三人相處雖在大礮飛機之下。倒也視若無睹心裏頗具快樂。這個是在軍旅的一停。

以上兩停。作書的已把他們略為表明。現在要講到孟邦蟾仙跟着梅琴在上海都市的一停了。閱者不要心急。他們怎樣要認都市的生活。是個比較山林。軍旅為此間樂呢？且待作書的慢慢寫敍出來。

當梅琴陪着蟾仙到上海白克路的第二天。大家先休息了一夜。蟾仙便睡在梅琴家的亭子

間裏，這個亭子間的四圍。都用花紙裱糊。中間又裝着一盞磨砂的燈炮。上首鋪着一張白漆的半鐵床。旁擺着一張紅木的梳妝臺。對面又擺着一個小型的大理石面湯檯。窗口是一張紅木碰和檯。兩把紅木靠背椅。床後且有一只西式的淨桶。雖然是簡單得很。但在蟾仙初到上海的眼裏瞧來。已經是十二分的考究。十二分的華麗。差不多要認牠是個金屋般的看待了。

那天夜裏。梅琴的丈夫則民。約着兩個朋友到家裏來。一個名叫徐志剛。一個名叫黃漢傑。都是豪華子弟。滿身絢袴派頭。這兩個人的年紀。看過去也祇有二十上下。三人在沙發上坐下。則民就大喊娘姨倒茶。一面親自遞過香煙。志剛吸了一口煙。便提議道：

「則民！你快去找一個搭子。不管他大礮飛機。我們還是尋我們的快樂。你瞧漢傑。他也悶得慌呢。」

「可不是。戲院。跳舞場都停了業。這就是叫上海灘。真的上海坍了。那裏還有什麼地方好跑呢？」

漢傑拿起盃子。喝了一口。如乎和志剛表同情。也附和着說。則民見倆人都要打牌。沈吟了一回。皺着眉毛兒。很勉強的道：

「現在是什麼時候。比不得從前。祇要一個電話。就有搭子。你們真不知道有些胆小的朋友。連馬路上都不敢跑出去了。你們如果要湊成一桌。人倒有一個。祇是要你們

自己去叫的。她若不來，也怪不得我。」

「是那個？你說出來呀？儘嚙嚙着幹嗎？」志剛漢傑不約而同的問。

「還有那個。是你們的老搭子。難道不記得了嗎？」

「唔唔！我知道了。可不是你的壞汗夫。」志剛問。

「什麼？她又出來了。幾時到上海的。怎麼我一些兒不知道。」漢傑問。

「哈哈！這是什麼話。漢傑！你憑着什麼關係。她出來先要來通知你呀！」

志剛指着漢傑狂笑。漢傑紅着臉兒。吓了一聲。埋怨道：

「你別胡說。不要給則民賞兩個耳括子吧！」

「這是你自己說得不好。不怪我的事。則民的耳括子是要給你吃的。」志剛仍抿嘴笑。

「你們不用吵了。要打牌快些自己去喊。」則民催着說。

「哈哈！人家怕老婆是有的。怎麼有像你連打牌都不敢喊她。打牌又不是在外面偷偷摸

摸說不出的事。她難道也要喝醋不答應嗎？」

志剛見則民祇叫他們自己去喊。便拍手笑他。漢傑和則民也都忍不住好笑起來。正在這時。

忽聽一陣咕咕略略的革履聲。從會客室外婀娜娜的走進一個少婦。沒有走到面前。先聞到

一陣香風。夾着黃鶯百轉嬌滴的聲氣。笑着說道：

「你們都好樂呀！怎麼不叫我來大家聽聽。」

志剛漢傑定睛一瞧。果然是則民的夫人呂梅琴女士。一時眼前好像開了一盞五百支的燈光。同時一齊笑道：

「說起曹操。曹操就到。我們快自己動手扛檯子吧！」

「打牌嗎？我不來。我有一個女客。」

則民聽梅琴回絕他們。便瞧着志剛漢傑扮個鬼臉。笑道：

「如何？」

「管他娘。我們自由行動。」志剛不等則民說完。便又喊漢傑說。

「志剛。你別弄錯了。不是則民的娘。是則民的老婆。」

漢傑一壁說。一壁使站起身子。和志剛真個來扛檯子了。梅琴見他們嘻嘻哈哈的取笑自己和則民。因也附和着道：

「你們不是強姦。倒真的變成逼賂了。」

梅琴說了這句話。又向兩人瞟了一眼。隨後又道：

「那麼我去請我的女客一道來。兩位請等會兒。」

梅琴走到亭子間裏。一見蟾仙身上的衣服。實在太鄉土氣。她遂不徵蟾仙同意。匆匆又回

到房裏。向衣櫥內取了一件半新的襯衫絨毛葛旗袍。來交給蟾仙道：

「外面有客。我們大家到樓下去坐回兒。你身上的衣服薄。且又骯髒。你且換一件吧。這件旗袍。是我多下來的。你別嫌牠舊吧！」

「梅琴姊！謝謝你。陌陌生生的。我不去。怪不好意思。我要睡了。」

「噢！上海地方，那裏有這樣早的睡。別多說了。快穿上吧。照你這樣怕難爲情。還好到外面去辦事嗎？」

梅琴說着。便代蟾仙去解鈕扣。蟾仙見拗她不過。祇好自己把旗袍換上。梅琴遂挽着她的臂兒到客室裏去。祇見他們三人都已坐在桌邊等着。梅琴高聲道：

「我來給你們介紹。這位徐先生。這位黃先生。這位是我的妹子董小姐。」

志剛漢傑一聽。連忙站起。向蟾仙招呼。蟾仙也羞答答的點了一下頭。漢傑笑道：

「噢！你姓呂。你的妹子怎的姓董呀！」

「不要你管。我的妹子是很老實的。你們不能欺侮她。」

梅琴說着。抿嘴瞟了他們一眼。志剛連說那兒敢。大家笑着入局。梅琴叫蟾仙坐在自己身後。瞧她抹牌。剛打了一付。忽聽浦東方面。震天價的一聲大礮。嚇得蟾仙慌忙把手掩耳。志剛齊巧坐在對面。瞧了她這個模樣。便微笑道：

「董小姐。別害怕。他們開礦的地方。是在楊樹浦和浦東。離這兒租界差得遠。你們沒有聽見過。以爲希罕。我們是天天夜夜聽慣的。並不覺得怎樣。董小姐。祇要聽慣了。那胆子就大哩！」

「妹妹我當初也像你一樣嚇斯斯的。現在是一些都不怕了。可見得凡事都要有個經驗。這句話一些兒都不錯。」

漢傑聽梅琴這樣說。早又哈哈的笑着應聲說道：

「俞嫂子到底是個老門檻。她當初和則民結婚那夜。也是一樣的嚇斯斯。現在是輕驗益發豐富了。所以祇有則民怕她。沒有她怕則民。」

蟾仙聽他取笑出這樣話來。倒代梅琴羞得兩頰緋紅。可是梅琴卻並不覺得怎樣。祇把檯子下的高跟鞋脚尖。向漢傑皮鞋上恨恨的踢了一腳。也笑嘻嘻的還取笑他道：

「罷呀！你不要把你夫人的話兒。來告訴我們。快好好兒的打牌。」

「對啦！漢傑不要再瞎三話四。沒有一句乾淨的話兒。則民倒不會生氣。恐怕董小姐要見笑我們。」

志剛說着。向蟾仙微笑。齊巧四目相對。好像電流似的通過去。蟾仙不好意思。真個低下了頭。一聲都不響。兩手祇管玩弄着手帕。志剛瞧她雖然是亂頭粗服。毫不修飾。但她那淡淡

的春山。活活的秋波。反顯出碧玉身分。透着一種天然的處女美。真個是我見猶憐。因此便生了一個心。不時的用目瞞着蟾仙。蟾仙偷眼瞧他。見他老是目不轉睛的盯着自己。心中愈加難爲情。羞得連頭都不敢抬了。

「則民！你什麼今晚上一句話都沒有。敢是你恨着我取笑你夫人嗎？」

漢傑見則民一聲兒不響。便笑着問。則民道：

「笑話。我是來做清三番。你當心敲莊。我的夫人。已是老太太了。還怕你取笑嗎？」

「你喊夫人喊老太太。怪不得志剛說管他娘。原來你叫夫人是叫慣娘的。」

漢傑笑着說。衆人接着又是一陣狂笑。連蟾仙也忍俊不置了。這時梅琴手中忙巧丟了一張九萬。則民連連喊碰。並把門前的牌都攤下來。祇聽他口裏數道：

「九十六。一百九十二。三百八十四。七百六十八。滿貫！滿貫！漢傑現在可吃着辣椒了。看你還要嘴硬嗎？」

則民說着。大家便急忙伸過頭去一瞧。見果然是清一色三番。漢傑卻又向梅琴道：

「則民已說明是做清三番。你卻還要丟九萬。你們分明是一床裏人。捉弄我們。這一付牌我是不解的。」

「漂亮些兒吧。不解也不要緊。我包解一付好嗎？」

梅琴聽了。便把手指劃在臉上羞他。漢傑祇好忍痛解去。梅琴又笑道：

「你不要肉疼。回頭又說我們捉弄你。徐先生樂意解嗎？」

「這是那兒話。這一些些和頭。不要放在心上。回頭我來一付四番。」

志剛說着。又斜眼望蟾仙。蟾仙到此。也不禁嫣然笑了。四個人打了三個鐘點。早已把八圈麻雀打完。大家揭一揭輸贏。漢傑一個子卻輸八十八元。梅琴贏七十元欠四角。志剛贏二十元另四角。頭鈿裏有八元。漢傑一面披上大衣。一面笑向則民道：

「則民！你到底是你的夫人強。你敲了我的莊。仍舊贏不着我錢。這真是何苦來呢？」

「我雖沒有贏錢。可是終比你輸的好得多。咦！你穿大衣幹嗎？是不是嫌冷？」

則民說時。已把骨牌收拾過去。老媽子端上一鍋伊府麵。漢傑要拿呢帽。志剛笑道：

「漢傑你忙什麼？時光早哩！難道輸了錢。連麵也不想吃了。我們一塊兒走罷！」

「不！我還有些兒事。飽得很！」

「恐怕尊夫人那裏不曾打過通行證。回家去要跪床哩！」

漢傑白了他一眼。就匆匆的自開大門走了。志剛忍不住哈哈大笑起來。原來漢傑才新婚不久呢？則民送到門口。道聲不送。仍回進客室。見志剛坐上首。蟾仙梅琴打橫。都已握筷吃麵。則民遂也在下首坐下。志剛望了蟾仙一眼。很溫文的問道：

「董小姐唸過書嗎？」

蟾仙紅着兩頰。正欲回答。忽見梅琴已代她說道：

「徐先生！你也太小覷了人了。人家已在江右女中畢過業。我這個妹妹。她的學問是很好的呢。」

「原來是個女學生。失敬！失敬！」

蟾仙聽他這樣贊美。一時愈加難為情。愈難為情。那頰兒也就愈紅潤。同時心中要想應酬幾句。可是口裏卻羞答答的始終說不出來。祇用那雙秋波向他瞟了一眼。抿嘴笑了。這種意態。在志剛眼中瞧來。真是愈瞧愈愛。雖然她沒開口。但她盈盈欲語的明眸。向自己瞟來。實比說話還要多情呢。梅琴是個很識趣的人。因又開口笑道：

「我們妹妹雖然生長鄉村。但她交際手腕也很不錯。在學校裏是個嶄新的校后。什麼舞蹈啦！鋼琴啦。表演話劇啦。什麼全會。英文程度也很好。但是她還想求深造。欲到夜校去補習。我瞧不補習也很可以到社會上去辦事。」

「說起英文。我倒也很喜歡研究。不過我的程度淺。董小姐一定要見笑。」

志剛這次臉兒望着蟾仙說。蟾仙見她直逼自己開口。瞧他的臉蛋兒。也實是嫩白可愛。明眸皓齒。風流倜儻。的確是個很漂亮的人材兒。但外表雖然是西裝革履。不曉得他腹中的才學

究竟如何。因含笑答道：

「你太客氣了。請問徐先生是在上海那一個學校？」

志剛見蟾仙從來不開口。這時竟和自己說話了。這一樂不禁眉飛色舞。聳着肩膀。小心答道：

「我是在梵皇渡。因着戰事。現在也停課了。董小姐如喜歡英文。我們倒可以大家研究。」

蟾仙雖然遠在江陰。但梵皇渡是個英文著名的學校。人人都知道的。因此芳心裏很是企慕。聽他的口氣。大有肯給她補習的意思。一時更加興奮。便和志剛很柔和的談起心來。討論些英文文法。蟾仙覺得志剛程度果然比自己高得多。從此便把志剛當做了好人。認爲自己的知己。大家吃好麵。又在沙發上閒坐。志剛和蟾仙猶絮絮談着。梅琴瞧着好笑。心想。真所謂一見傾心了。因抿嘴取笑道：

「志剛！你得着了了一個新朋友了。怎麼連戒嚴的時候也都忘了。」

志剛蟾仙聽了。都微紅了臉兒。蟾仙瞅梅琴一眼。卻低下了頭。志剛一瞧時鐘。果已十二點一刻。因連忙披上大衣。笑道。

「過了戒嚴。難道你就不許我宿在這兒嗎？」

「忙什麼？還不過十一點三刻。我們的鐘是故意撥快半點的。這樣倒好像是我催你走了。」梅琴又笑着說。

「不要緊。你不催。我也要走。明兒見。祝你晚安！」

志剛說時。又把眼睛瞟着蟾仙。表示底下的兩句話。是專對蟾仙發的。並不是對梅琴講。蟾仙聽了會意。也向他頻頻含笑點頭。志剛本欲伸過手去。但到底有些不好意思。因又重新的說一句道：

「董小姐！早些兒睡吧！」

「徐先生！再會！」

志剛又向則民梅琴點頭。遂出了大門。娘姨阿金關上門。梅琴拉了蟾仙到樓上房中。便笑着告訴她。說志剛家裏怎樣富有。怎樣多情。而且又是不曾娶親。真是個有財有貌有才有情……的美少年。蟾仙紅暈着雙頰。啐着一聲。便笑着逃到亭子間去。不料在扶梯上。齊巧則民進房來。險些撞個滿懷。蟾仙格格一笑。便轉身進亭子間。把門關上。則民倒是一怔。終以爲和內子開玩笑。也不問她。自到房中去睡了。

蟾仙睡在床上。剛熄了電燈。忽聽轟轟！隆隆！的礮聲。又接連不斷的響起來。接着飛機又在空中軋軋的盤旋。震動得玻璃窗寒冷冷的嚮着。眼瞧着空中閃爍的光亮。好像電閃一

般。因爲已聽過了一夜。而且知道是不會有危險的。所以心中倒也不覺得害怕。想着梅琴說的上海好比是天堂。志剛說的祇要聽慣了。那膽子就大了。他們的話。倒真是不錯哩！一回又想起梅琴借旗袍給她穿。真會體貼世故人情。不然這樣的老布旗袍。又怎好出去見人。今晚我碰到了志剛。說不定志剛會義務給我補習英文。志剛真是我的知心。但推其來源。實在還是全仗梅琴姊的介紹功勞。我要謝謝志剛。應得先謝謝梅琴姊姊的。一回又想到孟邦大哥。不曉得那一天好到上海。明天我得先託人登一個報。找尋弟弟妹妹。志剛的人品比漢傑高得多。說話也到處顧着自己。我不如明天就託他去登個報。想他是個熱心人。一定不會卻我的。想到這裏。她的心裏已認梅琴是自己親姊妹。認志剛是自己親兄弟了。

登報尋人最要緊的是有照相。幸而我媽媽的一張照片帶在身邊。照片上拍的弟妹照相。雖然離現在已有八九年了。但面貌到底有些相像。想着志剛的柔情蜜意。芳心不免一動。但忽然又想着媽媽的時候。曾對自己說我是已許給徐家的人了。徐郎名叫夢花。他的爸爸和我的爸爸是個很莫逆的朋友。徐家是久居上海的。我還記得那年他還祇有十二歲。媽媽已一病不起了。她捧着我小臉叫我大貓。你這苦命的孩子。我再也不能見你嫁到徐家去了。小貓年幼。大貓。你千萬要好好兒看顧她呢！當時我年紀雖輕。卻也懂得這話是非常傷心的。所以我抱着媽媽哭了。現在我長大了。可是媽媽已不知去向。再也不再來叫我一聲大貓了。現在我

們一家人又弄得東一個西一個。弟弟妹妹存亡不知。大哥又不曉得是否在上海了。我的徐郎又不知住在上海那裏。去年我聽爸爸說。他已在大學裏肄業。好像是個暨南大學。可惜相隔得太遠。沒有見一個面。也沒有通過一回信。這真是一個最懊惱的事了。而且又不知他的性情如何？才貌怎樣？……想到這裏。在枕邊整整哭了一個鐘點。方才不知不覺的睡去了。

次日醒來。時鐘已鳴十下。亭子間裏是沒有太陽晒進來的。蟾仙本想起身。因為樓上樓下都是靜悄悄的一絲聲息沒有。不但梅琴姊沒有起床。就是阿金也還沒有起來。因也祇好開着眼睛再睡下去。正在這時。忽然樓下有人敲大門。聲音頗為急促。蟾仙恐大哥到來了。因慌忙穿好衣服。前去開門。誰知開出門來一瞧。不是別人。正是昨晚來過的徐志剛。忙含笑招呼。志剛見來開門的竟是蟾仙。如乎出了意料。倒是一怔。一面連聲道謝。一面笑問道。

「他們都還沒有起來嗎？什麼起得這樣晚。差不多已十二點了呢！」

志剛說着。早已走進客室。阿金聽有人說話。也連忙起來泡水倒茶。一面又在扶梯口站着。抬頭喊道：

「少爺！少奶！快起來吧！徐少爺來了。」

「知道了。我們都已起身。請徐少爺上樓坐吧！」

則民在樓上答着。蟾仙因睡眠惺忪。雲髮蓬鬆。還不曾洗過臉。十分不好意思。志剛雖要和

她說話。她卻早奔回亭子間去了。志剛聽則民喊他上樓。他便匆匆上去。走到房門口。就大聲嚷道：

「真是豈有此理。主人睡覺。倒叫客人董小姐來開門。這是那兒說起。」

志剛話未說完。人已進房。見則民在對鏡刮鬚髥。梅琴還在扣旗袍鈕扣。因又笑着道：

「俞嫂子。想是昨夜吃敗仗。什麼則民起來了。你還睡着呢。」

「你胡說白道。看我撕你嘴。才知老嫂子利害呢。」

梅琴啐他一口。又向他白了一眼。一面走到房門口。向亭子間叫道：

「妹妹！你起來了。你爲什麼不進來呀！」

蟾仙聽梅琴喊她。她遂把門兒掩上。走到客堂樓。梅琴見她已洗了臉。因拉她手兒笑道：

「徐先生門是妹妹開的嗎？你起得這樣早幹什麼啦！」

「姊姊。你瞧瞧鐘吧！還說早哩！」

蟾仙嗤的一笑。兩人攜手回身。忽見志剛在則民耳邊低低的說話。則民一面刮着鬚髥。一面不住地唔唔的嚮着。梅琴瞧了。便笑着喊道：

「志剛！你大清早起。有什麼要緊事。卻又在此鬼鬼祟祟的幹什麼？有話不好正大光明的說嗎？」

志剛方欲回答。突然一陣咕咯的革履聲。從房外又走進一個花枝招展的女人來。

七 同心研學術 合影慰癡情

「喔唷！今天是什麼風兒呀！竟把你老三吹來了。快進來坐。」

梅琴一見那少婦。便忙迎上去。握住她的手兒。搖撼了一陣。老三見房裏有兩個不認識的客。便也笑着道：

「老二。我是天天記掛着你。你回去了許多天。身體好嗎？……」

老三說到這裏。把梅琴衣袖一扯。又把嘴兒湊到她耳邊。低低的又道：

「老二。我有句話兒要和你商量。最好請你同我到樓下去吧。」

「不要樓下。我們就到亭子間去坐一歇好了。」

梅琴已理會她的意思。拉了老三的手。就到亭子間去了。沒有一回兒。梅琴便匆匆的上來。向則民志剛道。

「老三約我出去一趟。我去去就回來。志剛。你別出去了。和我的妹妹談談天。回頭就在這兒使飯吧！」

「你去好了。我們自己人。不用你打招呼的。」

志剛笑着說。又向蟾仙望了一眼。這時阿金端上面水。梅琴匆匆洗過。在櫥內取出一件大衣。向蟾仙點頭笑了笑。便急急的和老三出去了。

則民已刮好鬚髯。志剛正欲問他夫人這樣忙幹什麼？忽聽壁上電話鈴丁鈴鈴。丁鈴鈴的響起來。志剛因忙去伸手接過。祇聽他口中唔唔的響了幾聲。遂即將聽筒擱起。對則民道：「王律師事務所裏叫你去。說有要緊事情。你快快兒去。快快兒的回來。不然我就要走的。」

則民聽了。知有公務。遂忙披上外掛大衣。向志剛笑道：

「真對不起。你就陪董小姐談一回天。橫豎梅琴她就回來的。」

話還沒完。早已戴上呢帽。匆匆奔下樓去。志剛好笑道：

「這倒好了。他們主人跑得一個都不存。反叫我們客人來看房間哩。」徐先生請坐。

現在祇好我來給梅琴姊作主人了。」

蟾仙聽了志剛話。便抿嘴笑着說。志剛就在沙發上坐下道：

「密司董也請坐。昨天晚上。你說很喜歡研究英文。今天我是特地來瞧你的。現在我問你還是喜歡研究文法。還是喜歡研究會話。文法重在翻譯。會話重在交際。好在你的程度也很好。我們可以隨時隨地的研究。不必定要拿着書本。拿了書本。倒反而研究

得不暢快了。對不對？密司董！」

「對得很。文法會話我都喜歡。我瞧先來研究會話。謝謝你。密司脫徐。」

蟾仙在他身邊的沙發上坐下。聽了他懇切的語詞。心中不但感激。而且佩服。因也不像昨晚那樣含羞。就很直爽的竟用英語來代話了。志剛瞧她眉兒一揚。眸珠一轉。很流利的說出英語來。心中樂得不知如何是好。兩手一拍。笑起來也用英語道：

「密司董。真聰敏。方才我聽你這幾句話。就有些兒合着英文文法。你如喜歡先研究會話。我們以後大家就說英語。別再說國語。這樣的實地試驗。我說得不對。你可以糾正我。你說錯了。我也可以告訴你。這樣不是進步很快嗎？」

「好極了。我是十分的感激你。你這樣熱心腸。不知叫我怎樣謝你好呢？」

蟾仙倒也聽得出他的英語。就這樣回答他。志剛聽她說得很流利。而且這時意態。既大方又活潑。若再把她好好兒裝飾一下。帶在交際場上。真是個出人頭地的好模樣。以後就祇用英語和她談話。蟾仙有幾句文法用錯了。志剛忙講解他知道。蟾仙這就更加感激了。誰知他們在樓上儘管一問一答的說着話。阿金在樓下聽着。倒起了誤會。以為水電公司的外國人來查火表了。心想。什麼問也不問。就自到樓上去了。因連忙奔上樓來。誰知並不是外國人。卻是徐少爺和董小姐在說外國話。心中好生奇怪。便呆了起來。志剛見她這分兒急的奔上來。

還道她有什麼事情。誰知她卻呆若木雞似的怔着。因問她幹什麼。阿金也覺不對。連忙又泡上兩盃茶。端到兩人面前。匆促地叫道：

「少爺！少奶！請用茶！」

因爲阿金平日對則民梅琴是叫慣的。這是覺得自己喊錯了。可是已來不及。連忙縮住。重新又喊一聲。

「小姐用茶！」

蟾仙志剛當時倒並不理會。此刻聽她又改了一聲小姐。這就猛省上面的稱呼了。蟾仙頓時粉臉漲得通紅。志剛雖然老練。卻也不免難爲情。兩人相互的望了一眼。忍不住低下頭嗤的笑了。各人心中不覺都蕩漾了一下。

「少爺和小姐的話。真活像是個外國人。我道是有人來查火表了。我家少爺少奶想是不會回來了。你們吃飯怎樣？要不外面去叫幾隻菜來。」

阿金竭力要避去自己的不好意思。所以搭訕着說。志剛被她一提。腹中果有些兒飢餓。一瞧手錶已十二點半了。因道：

「叫到家裏來太麻煩。我們還是到外面去吃吧。」

說着。又向蟾仙用英語道：

「今天我作個小東道。請密司董到大東去吃一餐飯。請你不要客氣。」
蟾仙聽了。意欲回絕他。但又恐志剛不高興。說不中抬舉。鄉下土氣。一些兒沒出息的。不過和他同去。也殊不相稱。他是西裝革履。多麼的漂亮。自己卻是這樣寒酸。……

「怎麼啦！我們走吧！」

志剛見她默默地出神模樣。已理會了她意思。因就老實不客氣的挽了她臂膀。匆匆下樓去。蟾仙見他竟直攜自己手兒。芳心別別亂跳。又羞又喜。但既已挽手同行。倒也不覺得什麼異樣了。志剛是顯出特別的親熱。出了裏門。就討了兩輛街車。叫直拉到大東酒樓去。侍者招待入座。志剛拿過菜單。微笑道：

「密司董！別客氣。你點幾道菜吧！」

蟾仙紅了臉。瞟他一眼。搖頭道：

「密司脫徐點吧！」

志剛見她兩隻秋波祇管望着四周。想來她還不會瞧到這樣地方過。點菜自然更不會了。因不再和他客氣。就吩咐侍者拿兩客公司菜和兩盃勃蘭地。侍者答應一聲。就自下去。一回酒菜上來。蟾仙見並不用匙筷。卻是刀叉。心知是西菜。但從不曾吃過。若吃法不對。那可真要難爲情死人了。所以祇管呆着出神。志剛倒不理會這些。就舉起玻盃。向蟾仙笑道：

「密司董！來！不要客氣。」

「密司脫徐！我酒真的不會喝。謝謝你。這一盃也你代喝了吧！」

蟾仙滿面含着笑容。卻是央求着說。志剛聽她又不說英語了。便笑道：

「密司董！你怎麼不說英語了。酒要喝的。英語亦要說的。這樣才會得慣。」

蟾仙見他這樣熱心。那好意思再推卻。祇得也舉孟子。志剛便把孟子向她孟子輕輕一碰。喝了一口。蟾仙遂也微微嘗了一些。看志剛怎樣拿刀拿叉自己小心照樣着吃。志剛又問她要不要辣醬油。白禿油。甜味醬。翻茄。殷勤得了不得。喁喁唧唧。愈談愈投機。愈說愈相合。蟾仙也忘其所以。把一盃白蘭地竟喝完了。志剛遂喊侍者再添兩盃。蟾仙也不阻止。一面要登報找尋弟妹的事。拜託他辦理。志剛一口答應。一面又勸她再喝一盃。蟾仙這時一顆芳心。完全被志剛豪華所誘住。再也不違拗。果然又把第二盃酒也喝了。志剛乘着酒興。便慢慢的談到婚姻問題上去。

「我最不贊成是盲從婚姻。從小就由父母作主。兩方面的性情。兩方面的學問。大家都不知道。這種婚姻。真是使許多青年受着無限的痛苦。密司董！你想這話可對？」

志剛說這一句話。原是無心。誰知蟾仙聽了。好像是直刺在自己的心坎裏。因為喝了酒。理智不免被情感抹煞。就拿自己的心病話。來問他道：

「密司脫徐！假使有人受到這個痛苦。不知可有救濟的辦法嗎？」

「你真是個老實人。上海地方爲着婚姻不自由。開着解除婚約的事。一年裏也不知有多少。就在則民手經過的。他說一月裏也有三四十件呢。祇要律師一個證明。那雙方的婚約就解除了。怎麼沒有救濟辦法呢！」

蟾仙聽他說得這樣容易。心中暗喜。祇是頻頻含笑點頭。大菜一道一道的已出完了。最後送上兩盃咖啡沖牛奶。和一盆水菓。志剛蟾仙已經很飽。祇吃些水菓。遂付去了帳。挽着蟾仙出了餐室。走到二樓時。忽聽有人叫道：

「徐先生！你要房間嗎？巧得很！方才有一間空。你早來一步。真的一間都沒有呢！」

志剛回頭瞧瞧時。原來是茶役阿根。大東旅社志剛是常開的。所以阿根以爲他又要房間了。志剛瞧瞧仙竟是醉眼模糊。四肢軟綿的樣子。因問阿根道：

「可有浴室房間。」

「是一個大房間。就在二十號。徐先生。你來瞧瞧好了。」

志剛點頭。遂扶蟾仙跟阿根到二十號房間。才跨進房。那蟾仙頭竟斜靠在志剛的肩上了。瞧她臉色。愈加紅潤得利害。志剛方知蟾仙酒是真的。一些兒都不會喝。心中無限憐惜。輕輕抱她到床上。讓她躺下。這時蟾仙的腦中是祇覺天地旋轉。非常難受。模模糊糊的知覺全無。

志剛見她水盈盈的兩眼。好像是秋波動蕩。紅潤潤的兩頰。好像是煙籠芍藥。含苞待放。恐怕還不及她的美麗。一時愛極生憐。便低低說道：

「我害了你。我不曉得你這樣的不會喝酒。你且靜靜的輪回兒吧！」

蟾仙聽他的話。也沒回答。遂橫身倒在床上。閉下眼睛。竟鼾聲微微睡去了。房間裏是有水汀的。不蓋被兒也決不會受寒。志剛很放心的離開了床邊。自卸了衣服。到浴室裏洗澡去。等他洗畢回來。見蟾仙卻猶沉沉酣睡。那種嬌媚不勝的睡態。那個瞧了不動情。志剛偷偷地到床邊。竟欲伸手去解她衣服。但猛然間心中忽有了一個感覺。連忙縮回了手。急急把自己衣服穿上。就倒身在床上。和她並頭躺下。這就有陣如蘭如麝的處女香。從蟾仙的肌膚裏直發散出來。送進自己的鼻管。薰得心神迷醉。忐忑不定。本來酒後已是無力。這時全身祇覺軟綿綿的一絲兒氣力都沒有了。情不自禁的把臉兒偎到蟾仙頰上去。細細的領會她芬芳幽蘭的香氣。這樣纏綿的躺着。不多一回。志剛也沉沉的入夢了。

蟾仙一覺醒來。祇見房中已亮了燈。覺得自己的臉兒。竟整個的偎在志剛脖子上。他粉紅的嫩頰上還印着自己的髮兒。心想。我怎麼竟會醉到這個地步。枕在他的臉兒上。自己一些兒都不曉得。忽然又大吃了一驚。暗暗叫聲啊呀！連忙覺察自己的下身。幸喜沒有一些兒異樣。祇在放寬了心。意欲起身離開他。可是再也沒有一些兒氣力能動彈得一下。正在用手

掠髮。志剛也已醒來。見蟾仙欲掙扎起來。便把她手兒拉住。溫柔地問道：

「密司董！你心裏難過嗎？要不吃些醒酒的東西。你快別起來。我們且躺着談回兒。你的酒醉恐怕還不十分醒呢？」

蟾仙聽他這樣柔情密意的溫存自己。一則自己身子真的十分乏力。二則也佩服他的人格。並不是個見色就起野心的人。遂紅暈着臉兒。由他並頭的睡着。志剛見她秋波含情脈脈。柔順得很像頭羔羊似的。愈瞧愈愛。因向她輕輕的十分誠懇要求道：

「我的心裏是非常的愛你。我的理想中賢妻。是蘊蓄着好久好久。要求一個像你一般的容貌。學問。性情的女子。作為終身的伴侶。現在居然遇到了你。我的心裏是與奮極了。情願拋棄了一切。永遠永遠的終始愛你。請你給我一個圓滿答覆。別使我感到失望！」

蟾仙驟然聆到志剛這樣懇切的追求。心裏真是有一百二十分的同意。但是爸爸已給我配了徐夢花。我若再答應了他。爸爸那裏。怎樣去交待呢？因此沈吟了許多時光。卻始終回答不出一句話來。那嫩白的兩頰。也就愈加漲得血一般地紅。週身的血液是循環地沸騰。每個細胞都起了變化。蟾仙既沒有這個勇氣答應。而志剛又像小孩子偎在慈母懷裏一般的哀哀苦求。她在這個情景之下。真弄得左右為難。究竟蟾仙還未染着新的思想。把頭搖了搖。表示她內

心實有非常的隱痛。志剛見她不肯答應。便伸手把她身兒緊緊摟住。臉兒貼到她的頰邊。淌下淚來。連喊親愛的妹妹道：

「你真是我的靈魂兒。我沒有了你。我就沒有了生命。妹妹若不答應。我情願死在妹妹的面前。你可憐我吧！你可憐我……」

志剛真是情場中能手。虧他真個淚流滿頰。蟾仙怎禁得他如此軟求。雖鐵打心腸。也要漸漸化爲柔軟。何況自己本來亦是願意。心中暗暗的想。志剛這樣深情密意。無限柔媚。體貼溫存的狀態。真是個多情熱血的好青年。這也奇怪。也不知是爲了喝了兩盃酒緣故。還是自己的確是已需要異性來擁和吻。身子被志剛緊緊摟住。不但一些並不羞澀。而且自動的伸手。也會緊緊摟住了他。好像兩人臉兒貼在一處。真有說不出甜蜜的滋味。雖然自己眼前好像有爸爸在責備他。「你是個已配了人家的女兒呀！怎能再和陌生的男人這個樣子。真太不知廉恥了。」蟾仙並沒覺得這話是對的。她的心頭起了一陣強有力的反感。好像要和爸爸抗辯。她內心暗暗自想。——婚姻是人生一生的幸福。做兒女的本有自主之權。爸爸雖然給我訂婚。但夢花的品學。性情。容貌。我一些兒都不知道。倘若是個執袴子弟。或者是個性格暴戾的人。那我將來的幸福。不是要被這個盲從婚姻剝奪盡了嗎？現在我是已到法定年齡。婚姻有自主的可能。對於幼年所訂的婚約。儘可以提出反對。志剛不是說。祇要律師一個證明就行

了嗎？那我還遲疑什麼呢？可憐志剛爲了我不答應他。他會淌淚。他要自殺。可見他是真心愛我了。我豈能使他失望。——想到這裏。她把一切什麼都忘了。兩手張開。緊抱他脖子。把嘴兒湊到志剛紅唇上狂吻。連連喚道：

「哥哥！哥哥！親愛的！我答應你是了。」

志剛見她默默地沉思。心中正在焦急。萬不防她有此熱烈而發狂的舉動。真有些兒受寵若驚。頓時樂得心花兒都朵朵開了。他知道他已需要性的安慰。好像大旱天之盼望雲霓一般。於是他施展偷香竊玉的巧技。擁抱。撫摸。吻吮。蟾仙全身已軟化了。她從來不曾接觸異性這樣溫存過。她感到真甜蜜快樂極了。好像整個身子已被愛之火溶化了。

「哥哥！我親愛的。妹妹的一身已是你哥哥所有的了。哥哥也何爭這早晚呢！此刻若依了哥哥。萬一……反而惹人笑話。哥哥請原諒我。並不是妹妹故意不肯順從呀！」

志剛乘着機會。要發展他的野心。但蟾仙到底還是個純潔的心。理智告訴她戀愛是可以。這個可不能呢。志剛倒也防不到她突然會有使自己進攻的防線來阻攔。聽她說得這樣委婉。心中更加愛憐。遂也不強迫她。蟾仙見時已不早。要求他陪自己回梅琴家去。兩人便起身梳洗。趁電梯下樓。祇見馬路上的熱鬧。行人的擁擠。真比村鄉裏出會還鬧猛。霓虹燈光。五顏六色。目眩神迷。建築物的偉大。市場商店的繁華。雖然鬧北是一片大火。南市是礮聲不

絕。人們都好似不見不聞。若和農村比較。真有天淵之別。

蟾仙這時那裏還記得弟妹的失蹤。手挽着情郎。——未來的夫婿——心裏那有說不出的得意。她那粉紅的頰上。始終浮着嬌媚的巧笑！

兩人踱進了雪園。這是上海一個著名的館子。蟾仙看呆了。志剛處處的指點給她知道。以一個都市裏漂亮的少爺。伴着一個鄉下的姑娘。而一些兒都不憎厭她的土氣。這在蟾仙一顆芳心中。是更印着了一個不可磨滅的影象。

如膠投漆。喁喁唧唧。說不盡郎情如水。妾意若綿。雪園裏吃宵夜後。方送蟾仙回白克路去。

第二天。志剛先給她登報。又給她做了許多時裝。打了許多飾物。伴她去燙髮。陪她去吃菜。光陰容易過。匆匆已是半月。在這半月月中蟾仙和志剛沒有離開過。天天在一塊兒。蟾仙也已由樸素潔白的鄉村姑娘。一躍而成摩登奢華的都市小姐了。

這天夜裏志剛在外喝了酒。匆匆奔到蟾仙那兒。齊巧梅琴夫婦又不在家。志剛抱着蟾仙先吻個嘴。叫她快穿衣服大衣。一同出去。蟾仙見他略有醉意。不敢違拗。就當着他換了旗袍。絲襪。志剛給她攔腰抱起。放在床上。替她換高跟革履。蟾仙忍不住格格笑。一面披上灰背大衣。對鏡一照。幾乎自己也要不認識自己了。兩人匆匆下樓。弄口停着一輛汽車。志

剛扶她上了車廂。祇聽鳴的一聲。四輪就向前飛跑。不多一回兒。汽車已在一家偉大的照相館門前停住。蟾仙不知其意。低低問了一聲。志剛笑道：

「妹妹！我們大家去拍一個照。留個紀念吧！」

蟾仙沒答什麼。和他匆匆上樓。到攝影室。兩人先攝個半身照。又坐着攝個全身照。攝好了後。又上車坐到跑馬廳的大中華飯店。侍役卽伴到一個房間。蟾仙見他先和自己拍影。現在又開着房間。因附耳又問道：

「哥哥！你開房間幹什麼？有朋友打牌嗎？」

志剛替她脫了大衣。自己也脫了。拉她在沙發上坐下。一面搖頭。一面望着她卻祇管嗤嗤笑。蟾仙好不納悶。打他一下腿兒道：

「你怎麼啦。既沒有朋友打牌。那麼你開房間幹什麼用。」

「妹妹是個聰敏人。你知道方才攝照相的意思嗎？」

「哥哥不是說留個紀念嗎？」

「對啦！因爲要留個紀念。所以叫妹妹到這裏來。大家睡了一夜。也是留個紀念呀！」志剛涎皮嘻臉的憨憨笑。蟾仙紅着臉兒。卻暗暗的想。自己身子既已許給了他。早晚終是他的所有。就允許了他也不要緊。志剛見她已經默允。心中樂得癢不可當。伸手把她抱入懷

裏。寬衣解帶。同枕共衾。「玉簪刺破海棠花。紫薇花對紫薇郎」這兩句詩。好像是他們的寫照了。

一綫曙光。從黑沉沉的長夜裏破曉。志剛一覺醒來。祇見蟾仙粉頰猶枕在自己臂上酣睡。想起昨夜歡情。不忍驚醒。不料蟾仙亦已微睜惺眸。兩人不禁嫣然而笑。

「妹妹！我想打個電話給梅琴。恐怕她心裏記罣呢。」

「告訴她我們的事嗎？哥哥前兒要留我在大東過夜。我就沒人時也和她說過。她還埋怨哥哥太猴急。昨晚我不回去。阿金一定告訴她我是和你一同出去的。想她也不至於會十分記罣。因為她知道哥哥是個饑貓兒一般。她對我說。你要防着他。她是早料到哥哥必有這樣一天。現在果然給她猜到了。」

蟾仙瞟着他。忍不住又格格的笑。志剛聽她說自己饑貓兒。便伸手到她脅窩下去格吱道：

「妹妹！你什麼說我是個饑貓兒呀！那麼你自己呢。是個香肝兒。香肉兒。還是黃花的。香魚兒呀！」

蟾仙被他呵得肉癢。早又格格地笑。把身兒縮成一團。向志剛連連叫饒道：

「哥哥是個好人。不是饑……」

志剛見她笑得透不過氣。便放了手。把她又緊摟在懷。在她頰上脣上狂吻了一陣。兩人又甜

甜蜜蜜溫存一回。方才起身。着衣下床。蟾仙對鏡梳洗。志剛便喊道：

「妹妹！那麼我不打電話了。」

「咦！什麼可不打電話呢。我想你還得告訴她一聲。不然今天晚上。你想叫我回去還不去嗎？」

蟾仙回頭過來說。那兩頰早又紅起來。志剛聽她口氣。今晚上也願意留在這兒了。心裏這一陣歡喜。便驟然奔來。又把蟾仙頰兒狂吻。恨不得把她一口吞下肚去。高叫道：

「妹妹真是個識趣人兒。好像是我的靈魂兒。是我心頭的一塊肉兒。」

蟾仙撲嗤一笑。白了他一眼。所謂嬌嗔吧！志剛忙到壁邊。打個電話給阿金。叫她向少奶說。董小姐和徐少爺在一塊兒。不用記罣。蟾仙見他不直接打給梅琴。又不說自己在何處。便吃吃的笑道：

「哥哥！你這人真乖透了。」

「哈哈！不是糊塗的說。若老實告訴她我們在何處。她不是要來取笑妹妹了嗎？」

「……」蟾仙沒回答。祇用秋波瞟他一眼。送給他一個嬌媚的微笑！

八 飛來黃金崇 引出孽海花

從那夜以後。志剛蟾仙便夜夜芙蓉帳暖。芍藥花開。一連的住了五天。方才回到梅琴家裏。梅琴嘻嘻笑道：

「妹妹！什麼酒也不請我喝一盃。你們倒已並蒂蓮開了。」

蟾仙聽了。羞得滿頰緋紅。低了頭說不出話來。梅琴因拉她在身旁坐下。溫和地細細問她開什麼旅館。待你恩情怎樣？蟾仙因爲自己有今天一日。全仗梅琴的互助。心裏很爲感激。所以就什麼都告訴了她。梅琴抿着嘴兒祇管笑。正在這時。忽見阿金匆匆奔來道：

「董小姐。外面有個人來找你。」

蟾仙一聽。慌忙走到樓下客堂。祇見站着一個少年。正是風塵勞苦的孟邦。兩人相見之下。大家都不勝駭異。原來一個是方從脫險出來。形容自然是非常的憔悴。面目是非常的枯槁。一個呢。卻是衣服華麗。珠圍翠繞。且日來兩性調劑。那頰兒紅是紅。白是紅。更加豐腴可愛。彼此頓時激動手足的天良。沒有開口。便抱頭大哭起來。梅琴聽了。心中好生奇怪。連忙也奔下樓來。見蟾仙抱着痛哭的不是別人。正是她的大哥孟邦。因連忙讓坐。喊阿金倒茶。又開口問道：

「大哥！你什麼會弄得這樣狼狽呀！」

孟邦聽了。便把弟妹都沒有找到。自己是跟着難民。直跑到大通。以及途中所受苦楚。從頭

至尾統統告訴一遍。蟾仙眼皮一紅道：

「那麼哥哥現在住在那兒呀！」

「我住在上方旅館。妹妹到上海不到一月。身上怎的穿得這樣華麗。」

孟邦說着。兩眼向蟾仙細細打量。表示他心中是非常詫異。梅琴慌忙搶着道：

「妹妹身上衣服。都是我借給她暫時穿的。因為我和妹妹方從朋友那兒回來。」

蟾仙正在感到說不出話。今聽梅琴代自己這樣圓謊。心中感激得了不得。便抬頭又告訴道：

「哥哥！招尋弟弟妹妹的報紙。我已登在報上多時了。但卻是一些兒沒有影響。」

「這……可怎麼……好呢。」

孟邦聽了。不住地搓手。顯見也是沒法可想。梅琴道：

「大哥住在旅館。一則開銷大。二則也不是長久之計。我想你今天住了一夜。明天就搬

到這裏來。這裏的房子雖不大。但逃難的時候。也講不得許多了。」

「多謝姊姊美意。但我妹妹已討厭了你。我怎好意思再來麻煩。」

「彼此都是自己人一樣。大哥客氣什麼。我那日子就要回來。他在外面接交的人物很

多。也許有什麼事情幹。大哥也好去。」

梅琴這一分兒熱心好意。兄妹兩人自然萬分感激。一回則民來了。梅琴給他們介紹。並叫留

心替找個事幹。則民一口答應。彼此談了一回。孟邦因白萍哥哥劍平約定傍晚再來望他。恐他等得不耐煩。所以站起告別。則民梅琴留飯。孟邦說明原因。兩人也祇得罷了。

孟邦回到上方旅館。果然見劍平已等在房中。見孟邦回來。便即叫道：

「邦弟！你在那兒呀！你的幸運真好極了。」

「我在白克路瞧瞧蟾仙妹妹。像我這樣倒霉人。還有什麼幸運呢！」

「你道這裏的旅館是那個開的。原來就是我的好友沙鏡清。他原是個蘇州人。所以旅館內用的都是同鄉。現在蘇州吃緊。這裏的帳房。是鏡清母舅張敬恕因為接眷回去。一時不能出來。鏡清對我說。要請邦弟暫時代理帳房。因你是我的至戚。比較上靠得住些。所以叫我和你說一聲。我現在已給你代為扣實。請你此刻就到帳房間去。他們要交代你銀錢帳簿呢！」

孟邦聽了。果然是自己幸運兒來了。心中不勝雀躍。一面連連向劍平道謝。一面跟着到帳房間來。祇見一個鬍鬚花白的夥計。劍平便即替孟邦介紹。那夥計當將鉄箱鑰匙。並帳簿鈔票點交孟邦。劍平遂幫同點數錢鈔無誤。又叫茶房把方才開的房間取銷。從此孟邦日夜坐在帳桌。服務在上方旅館了。

次日。孟邦坐車又到白克路。把這事告訴蟾仙。蟾仙正愁哥哥無處安身。今聽了這個消

息。自然非常歡喜。連梅琴也替他慶幸。

戰事擴展。上海各處逃難來的人。便日見衆多。大小旅館。家家賺錢。上方旅館帳房間外面。也堆着許多被包鋪蓋箱子。不過那是流水的。今天來了。明天就拿去。祇有一個鋪蓋。破碎不堪。終沒有人拿去。也沒有人查問。就是茶房人等。也一個不注意牠。孟邦是坐在帳桌上的。天天瞧着。心中嫌他不清潔。且客人進來。也不雅觀。心想這個鋪蓋定是人家棄了的。天氣漸漸冷起來。若把它打開來。助給難民。也可作禦寒之用。因此他便把這個鋪蓋拿到自己房中。意欲打開瞧瞧。誰知外面一聲喊。他便祇得攔下。去辦事情了。直到夜間沒事。方才偷空把它打開。誰知纔爾透開。卽有鈔票一疊。從被中漏下。一時心中不勝驚喜。再把被兒一提。因堆疊以久。針線已脫。祇聽鈔票嗒嗒一聲。從被中就翻落一疊疊的都是鈔票。不多一回。那地上竟堆滿如小山般的鈔票。孟邦到此。不覺由驚喜而變害怕。急忙將門緊緊關上。細細的把鈔票一點。不多不少。恰恰是五萬元數目。心想。這真是天賜橫財。莫不是身在夢中嗎？否則那有這等奇遇。一時倒反而神魂顛倒。連忙咳嗽一聲。又摸摸鈔票。知非夢中。定了定心神。把鈔票拿張被單包好。藏在鋪下。不知怎的。那顆心兀是別別亂跳。因就脫衣倒在被鋪裏。又滅了燈火。躺在床上。靜靜沉思一回。覺得這分明是個非義之財。論理應得把牠充作善舉。但轉念一想。現在辦善舉的人。就認真辦理的有幾個。前

兩天報上登着什麼難民收容所裏辦事員。剋扣難民糧食。作價出賣的事情。這樣也不是個放心的方法。倒不如我自己來分給難民嗎？但難民所需要的是衣食兩項。若把鈔票給他們。也是不對。於是孟邦心中又要實行捨衣施米了。後來又想到自己的家裏。親戚朋友個個也做了難民。我不如捐到同鄉當中。更爲美善。一回又想遺失的人。一定是懊喪萬狀。甚至尋死覓活。也說不定。這我的心中倒也不能安心呢。但一回又想。遺失若是窮人。那裏有這許多現鈔。這樣看來。遺失的必是個爲富不仁的守財奴。所以天奪其魄。把牠丟棄在此了。我現在得了。也決沒罪過的。孟邦想來想去。想到這裏。倒竟有些兒不捨得了。那夜他直想到天明。仍就一無妥善辦法。心裏所最最委決不下的。就是取與棄兩字。後來居然給他想出一個折衷的辦法。就是先提一萬元作善舉。其餘四萬元。且分存各銀行。作個伸縮。預備慢慢的捐助。他把主意打定。第二天起。他便偷偷地一千元。五百元的運出去。他的運法。真個是鬼不知神不覺的。直把五萬元鈔票運完。分十家銀行存開。然後又打了五張支票。每張二千元。填着無名氏捐助字樣。送到各慈善機關去。從此他的心裏。便非常的安定了。誰知金錢這一樣東西。雖然是萬能的。卻也是萬惡的。孟邦自從得了此筆意外之財。本來存心是很正大光明。但瞧着錢不用。無論怎樣好人。決沒有如此呆笨的。過了幾天。孟邦的心便慢慢活動起來。因此他的身上也就漸漸奢華了。本來穿紗襪布鞋。現在竟穿起絲襪緞鞋了。至於身

上的更不必說了。自然是揀上好的衣服穿。後來也穿起西裝革履來。居然也是個都市裏的副公子哥兒了。

這就是一個人的慾望。是沒有限止的。比方坐汽車住洋房。擁着嬌妻美妾的商人。他的心裏一定想做官。俗語說得好。「有了千錢想萬錢。做了皇帝想神仙。」一個人若有知足的時候。世界上便沒有爭端了。做大總統的那裏還會想做皇帝。稱一等強國的。那裏還會去侵略人家呢。孟邦既然愛好奢華。凡是種種嗜好。也隨着同時來了。何況上海原是個花花世界。

這天孟邦倒想着了蟾仙。妹妹寄人籬下。對於經濟一定很拮据。自己既然有錢。也該去給她些使用。誰知到了梅琴家。妹妹卻並沒在這兒。梅琴突見孟邦這樣服飾。也是一怔。便盈盈道：

「大哥。一個月多不見。你可得意啦！」

「媽媽虎虎混口飯吃。妹妹呢？她到那兒去了。」

「哦！蟾仙妹妹嗎？她上星期就不在這兒住了。」

「啊！這是什麼話。她在上海還有什麼熟人不成。」

「你別急。你妹妹現在也得意啦！我告訴你吧！……」

「她得意什麼。難道也得到了橫財了不成？」

孟邦把心病話都說出來了。幸喜梅琴並不理會。祇笑了笑，道：

「那裏什麼橫財。她是被徐公館請去作家庭教師了。」

孟邦一聽妹妹也有了職業。心中甚喜。我倒可以不必照顧她了。正欲問是誰介紹。忽聽一陣皮鞋聲。走進一個很風騷的少婦來。

原來這個少婦就是上回約梅琴到亭子間去說話的老三。老三到底是什麼人呢？她就是陳公館的一個姨太太。原名小如意。是堂子裏出身。和梅琴是個結義姊妹。所以她喊梅琴叫老二。還有一個老大。是葉公館的小姐。三個人都非常要好。那天老三來看梅琴。是爲着老三和一個小白臉范秋白在東亞旅館開房間。不知道那個惡作劇的去通知陳公館裏大少爺。當時便鳴捕前去捉姦。陳少爺恨老三洋此丟臉的事。決計要和她脫離夫妻關係。秋白已送法院究辦。老三來尋梅琴。便是商量請個律師。無非欲索着些贍養費罷了。後來果然得到四千元脫離費。因爲言明事成之後。送梅琴一千元錢。今日老三是特地來送這個謝款來的。

梅琴一見老三到來。笑臉相迎。便替孟邦介紹。兩人都伸手握了一陣。就在這一陣握手。誰知一線紅絲。卻又把兩人種着了情根。那晚兩人都在梅琴家吃飯。孟邦先走一步。老三因爲脫離了陳大少爺。正欲物色一位財貌兩全的少年。今見孟邦容貌英俊服飾漂亮。早存

了心。就即隨後跟出。故意喊孟邦慢走一步。孟邦見她追來。也知其意。現在手中有錢。正在思淫慾的時候。自然歡迎。兩人並肩談說。十分投機。就商量停妥。老三跟着孟邦到上方旅館。兩人裝做不認識模樣。老三開了一個大房間。等到夜深人靜。孟邦外面無事。就到她房間裏去幽會。這樣一連的快樂了十天。兩人打得火樣熱。幾乎一刻不能分離。要想長久之計。兩人便商量穩妥。由老三另借個房子。就在上方旅館相近。和孟邦實行同居。從此孟邦就沈迷在賭色當中。視孤島生活爲無上的樂土。這都是黃金作祟。貽害青年子弟。真是令人不勝浩歎了。

孟邦和老三同居之後。卿卿我我。十分親愛。劍平卻一些兒也不知道。老三仍在三馬路致福里掛牌。取名叫如意老三。後來人家因她年紀最輕。做手活潑伶俐。遂都替她加上一個小字。做了六年。陳少爺愛她既能唱又能彈。便出了五千元身價討去。那時小如意還祇有十九歲。公館裏雖然愜意。但小如意是過慣浪漫生活的人。當然不能受他的拘束。所以不時地到外面去胡調偷野食吃。自從下堂出來。她倒並不懊惱。且她在陳家還生了一個孩子。她也不要了。老三倒的確是個享實主義的女子。她祇愛金錢和肉慾。祇圖眼前自由快樂。至於往後其他一切。她都不在心上。她和孟邦的同居。完全是愛孟邦的身材強壯。舉動闊綽。至於情義兩字。當然是一些兒也談不到了。

日子漸漸的過去。戰事發生了三個月之久。爲了軍事上種種的關係。於是軍隊就奉令西移。上海四週交通斷絕。好像成一個孤島的一天。一時因人口多。存米少。市面便發生了米荒問題。各米店因沒米出糶。紛紛都上牌門。捕房恐鬧出事來。一面出示安民。限制最高米價。不得超過十四元。一面派出許多巡捕。分頭往各米店門前彈壓。把滿馬路上糶米的人。像學校裏學生般的魚貫排立在米店外人行道上。挨次糶米。每人祇准一元。這樣方才免去老弱婦女的擁擠。米店裏又祇開一扇牌門。這種的特別情形。也真是上海開埠以來。破天荒第一遭了。

這時老三家裏也感到沒有米了。叫老媽子去糶了好幾回。都轉來說擠不上去。老三心想。這可怎麼辦。且待孟邦回來再說了。

孟邦和老三同居後。他每天就在六點前回家。對鏡清祇說日夜身子吃不消。鏡清心想不錯。遂再雇個帳房。分做夜班。這天回家。老三先笑盈盈上去給他脫了大衣。兩人抱着親親蜜蜜接個吻。這原是天天的老文章。然後便拉他一同坐下。蹙着蛾眉兒道：

「現在外面米店都關着門。我們的米也沒有了。這怎麼辦啊？」

「不要緊。明天我叫旅館裏的廚子。到米行去喊兩擔來好了。」

「兩擔米擺在房間裏。不討厭嗎？」

老三佯着孟邦。撒嬌似的說。孟邦用手擰着老三臉頰兒笑道：

「依你怎樣呢？」

「依我的意思。叫老媽子去背袋麵粉來。給她做麵食吃。我們上大菜館吃去。」

「每餐上館子。無論金錢太費。你難道不怕麻煩嗎？」

孟邦聽她想出這個法子。便搖頭笑着說。老三聽他不允。便把身兒整個歪在孟邦懷裏扭着不依道：

「上館子又不是三朋四友。祇我們兩個人。你就嫌太化費了。噫！我不要。你也太沒見世面了。」

「好啦！好啦！我們就去吃館子是了。」

孟邦禁不住她扭着身兒撒嬌。老三迷人的手段到底不錯。孟邦給她擺佈得服服貼貼。老三見他答應了。便眉花眼笑的捧着臉兒。嘖的聞個香。便吃吃笑了。孟邦遂站起。把梳裝檯抽屜用鑰匙打開。取出一隻白銅的八寶箱。開了機關。拿出一百元鈔票。交給老三。自己也拿了一百元。放在身邊皮匣裏。老三見八寶箱的隔層裏。又有許多黃澄澄的飾物。早就伸手過去。一件一件的取着瞧。見有的是金戒子。有的是金鎖片。有的是金鍊子。有的是金鈕扣。金別針。還有三付金鐲頭。足有三四兩一付。心中不勝喜歡。暗想。我倒還沒知道他有許多

金貨呢。將來非把他鑰匙用迷湯去騙過來不可。因滿面堆笑道：

「這些都是你鄉下的夫人的嗎？爲什麼不買幾隻金鋼鑽的戒子呢？」

「金鋼鑽有什麼希罕。你喜歡嗎？」

「我是喜歡鑽戒的。你肯不肯給我買兩隻。」

「明天給你買去。這金戒子你要不要拿隻去戴。」

老三心想。我拿你一隻幹嗎。反正往後終逃不了我的手中。因搖頭道：

「我不要。你藏着好了。祇是你鑽戒不能賴的。」

孟邦一面把八寶箱關上。放在抽屜鎖好。一面攜着她手笑道：

「像我這樣人會賴你嗎？我們快吃館子去。肚皮倒餓了。」

老三暗暗歡喜。替他穿上大衣。兩人匆匆出去。就到附近四川館子裏。吃了四元五角。

老三取出五元鈔票一張。交給堂倌。餘多就作小帳。孟邦笑道：

「今夜可叫你破鈔了。」

老三聽了。狠狠打他一下。白着眼睛。卻又嗤的笑了。兩人出了館子。抬頭祇見南市天空。

一片紅光。正在大火。沿途又有許多難民。愁眉苦臉的喊道：

「可憐我們已三天沒吃飯了。我們家在南市。逃出來是個光身。唉！」

孟邦起了惻隱之心。丟了幾張角票。老三卻不以爲然。阻着道：

「這班人都是該死。誰叫他們不早些兒逃出來呢？」

孟邦不敢違拗說她不是。就和她匆匆回家。祇見老媽子正在咀嚼蘿蔔過泡飯。孟邦陡然想起方才館子裏存下的許多魚啦肉啦。可惜不會叫堂倌送回來。不然倒好叫老媽子明天吃兩餐哩！老三見孟邦呆呆的望着老媽子。吃泡飯。好像已經理會他的意思。便微笑道：

「你瞧她沒有小菜下飯嗎？你還肉痛我方才點的菜太多嗎？你不曉得她們這般江北人是吃慣青菜淡飯的。你給她吃雞吃肉。便要肚子痛。你不信。問問她。」

孟邦笑着望她一眼。意思是你也太看輕了窮人。但出乎意料之外的。老媽子卻笑着道：

「少奶的話倒真。吃不慣魚肉的。就不合脾胃。」

老三瞟他一眼。還點了點頭。噗嗤笑了。拉着孟邦到裏面臥房。取了兩支捲煙。一支自己啣着。一支親手塞到孟邦嘴裏。孟邦在身邊拿出打火機。撥動機括。先向老三燃着。再向自己點了。老三一屁股坐到孟邦身上。把臉頰兒偎在孟邦脖子上。纖手向他臉上撫着。一面徐徐吸了一口煙。昂了頭開口噴去。祇見一圈一圈的煙兒。都滾滾向上冒去。孟邦瞧她這種意態。真有說不出的適意。因笑道：

「老三。你什麼連着吸煙也具美術化。怪不得你的一切都美了。」

孟邦說着。竟把嘴兒湊到他的頰邊去吻着。老三見他這樣親熱樣子。故意把臉兒別開。含着嬌嗔。把手向鼻邊搖揮了兩下道：

「怪難聞的。你這酒氣。我有些兒頭暈。我們還是早些睡罷。」

老三站起身子要到床上去。卻被孟邦拖入懷內。索興抱住道：

「早哩！我喜歡你唱兩句聽聽。」

老三眸珠一轉。忽然想起一樁心事來了。也好。待我唱一曲後。再催逼他是了。想定主意。立刻又變換手段。身子在他懷裏揉擦一陣。笑聲格格的道：

「你喜歡聽曲子嗎？我就唱一隻花開花落可好？」

老三說着。把煙捲擲到地上。就嬌嗔唱道：

明燈前。幾回啓齒又無言。心靈蕩漾。

蜜意柔情多纏綿。千重愛。萬重戀。

笑啊！笑啊！扯動了銀鈴一串。今宵相見。及時尋歡！

老三唱到這裏。便笑盈盈瞟着孟邦。又把纖指點在他的額間。孟邦笑道：

「老三！你唱錯了。我記得是今宵不見。夢魂難安。你怎的把它改了。」

「我喜歡這樣唱。我和你不是今宵相見嗎？你別打岔。底下還有兩句呢？」老三笑着又

唱下去：

明朝不見。心掛腸牽。這真是花一般的罪惡、前世的孽緣！

老三唱完。孟邦還在合着拍子。搖着頭腦。老三見他癡癡顛顛的樣子。忍不住又格格笑道：

「唱完了。還搖什麼頭。」

「哈哈。你的嗓子真不錯。白虹。王人美還沒像你清脆動聽。這兩句句子也改得很好。

不然今宵不見。明朝又不見。不是真要心掛腸牽嗎？」

孟邦似醒來般的。把她的額捧着狂吻。老三忽然收住笑容。狠狠推開他。嬌嗔道：

「我不要吃稱贊。你們男人全是黑良心。」

「噫！你這是打那兒說起。我難道還待你不好嗎？」

「哼！你既然真心愛我。上次答應我寫一張筆據。現在已經這許多天了。爲什麼還不給

我寫呢？你不要哄着我吧！將來玩厭了。就不知要給你丟到那兒去……」

說到這裏。已是盈盈欲泣。孟邦忙摟住吻着道：

「那裏那裏！我實在沒有個空。我若丟你。我一定……」

「不要你罰誓。你忙什麼。你在前線上戰場嗎？」

老三聽他罰誓。故意又將他嘴兒捫住。蹙着他說。孟邦見她真是多情。因正色道：

「你快別急。明天我和你一道到梅琴處去。託王律師給我們辦理是了。」
老三見第一步計劃成功。便掛着眼淚笑了。這一笑。在孟邦眼中瞧來。真是嫵媚已極。拉着她一起到了床上。沉醉於軟玉溫馨的境界裏了。

九 春情濃於酒 妬意醋同酸

第二天午後。老三又泥着孟邦要到王士民律師那裏去立一張兩人同居的證明書。孟邦纏不過。祇好先打電話約則民一同前去。然後方和老三坐車趕到。王律師的事務所。是在新開橋堍。不料孟邦。老三。則民剛巧簽好合同。各執一紙。三人從事務所出來。還沒走到二十步。卽有火一般紅的一個東西。突然從天空墜下。一時馬路上的行人。都大聲喊道：

「炸彈！炸彈！」

衆路人一聽。男男女女。都嚇得面無人色。拚命的向前狂奔逃命。孟邦也是其中一份子。真所謂大難到來各自飛。那裏還顧老三和則民。急急逃進一家老虎灶裏。還祇站住脚。就聽澎湃的一聲。孟邦嚇得幾乎心膽俱碎。忽聽耳邊又有人大叫道：

「不要緊！不要緊！不是炸彈。是鐵路上一段鐵軌。被炸彈轟到天上飛下來的。」
叫聲未完。又聽得劈劈拍拍一陣機關槍聲。雜着轟隆隆的小鋼礮聲。從蘇州河以北響過

來。一時衆人以爲在最短期間內一定有大禍要到來。嚇得各店家又慌忙上起牌門來。

那破聲槍聲似聯珠般的約歷一刻鐘之久。方始停止。又聽人家說道：

「槍彈和礮彈是決不會射到這個地方來的。大家不用着急。何必庸人自擾呢？」

孟邦聽了。方才放心。連忙回身走出老虎灶。看見老三躲在一家算命館的塔沿上。身子縮成一團。猶抖個不停。孟邦連忙奔上去握着她手。老三一見孟邦。好像嬰孩見了娘。幾乎哭出來。孟邦連說不是炸彈。切勿害怕。老三還不住的以手拍胸。孟邦因沒見則民。正在探首四望。忽又聽人喊道：

「鐵軌壓死兩個人。一個黃包車夫。一個西裝少年。」

兩人一聽。大吃一驚。連忙擁進人縫裏去瞧。祇見地上果然躺着兩個血肉模糊的人。那個西裝少年。正是則民。兩人驟見之下。不覺都啊喲了一聲。頓時驚得說不出話來。這時巡捕和救命車早已到來。一見兩人已死。遂即將他們車到驗屍所。孟邦老三也急跳上車子。跟着同往。一面又打電話到白克路給梅琴。梅琴得此消息。好似晴天一個霹靂。啼啼哭哭趕到驗屍所。等驗屍畢。祇好再僱太平車。車到殯儀館。給則民收殮。梅琴伏在棺邊。哭得死去活來。孟邦老三因則民爲着自己的事兒。遭這樣慘絕的橫禍。心中非常抱歉。也祇好含淚相勸。次日。孟邦便開了兩張一千元支票。瞞着老三。偷偷到梅琴家來。送給梅琴。說這一千

元是給則民哥做墳墓用的。這一千元是給梅姊自己收用的。因為則民哥爲我死得這樣傷心。實在非常對不起梅姊。梅姊接過支票一瞧。果然是二千元。心中暗想。孟邦他是很貧窮的。現在怎麼這樣富裕了呢。本來是非常的痛恨他。現在見他很有良心。進一層說。即是很多情。再把他細細一打量。覺得他的人品固然是比則民漂亮。即經濟方面。更要比則民富裕多了。一時把怨恨孟邦的心。早已一變爲感激了。芳心一動。卻故意淌下淚來道：

「大哥！這都是他自己命中註定的。什麼好要你化這許多錢。你快拿回去。我真感激你。將來沒錢用時。再向你要好了。祇是則民死了倒罷了。可憐丟下我孤另另的。

真……」

梅琴一面說。一面把支票塞到孟邦手中。說到後來。便又掩着臉兒嗚咽哭起來。孟邦聽了這話。又見她如帶雨海棠。這樣年輕的人兒。代爲她前途設想。也是非常的可憐。一時心中無限酸楚。不覺也淌下淚來。愈瞧愈覺楚楚可憐。情不自禁。把她手兒握住。將支票依然交給她。含淚道：

「我也曉得姊姊自有錢化的。但這原是我的一些兒心。現在你且收下。將來你如有什麼爲難事情。可向我說好了。我若能做到的。沒有不盡力幫助你。」

「大哥！你這樣的待我好。我又怎好意思受。又怎好意思不受呢。祇有慢慢的報你大恩

吧。」

梅琴聽他這樣說。心中暗喜。一面接過支票。一面把手乘勢緊緊反握他一下。秋波向他瞟了一眼。方才拭了淚。又殷殷招待留飯。孟邦見她把支票收了心裏才覺有些交待。一面又幫同料理則民身後一切事宜。梅琴自然是感激不盡。

光陰如流水般的過去。雖則民的死。不覺已有兩月。梅琴清閨寂寂。自然是非常難過。雖然孟邦時常到來慰問。卻終沒有機會。也祇好慢慢靜待時機。這天清晨。阿金聽有人敲門。連忙去開門。祇見進來一個三十左右的男子。向阿金問道：

「這兒可不是俞家嗎？」

「正是。你找誰？」

「我叫匡子文。是才從江陰逃出來。你家奶奶是我的小姨。請你通知一聲好了。」

阿金聽是奶奶的姊丈。便連忙讓他到客堂坐。一面又奔上樓告訴。梅琴聽姊夫突然到上海來。以爲姊姊也出來了。因忙叫阿金。請他上樓來坐。子文走到樓上房中。一眼瞧見梅琴全身縞素。心中大吃一驚。慌忙問道：

「琴妹！你是戴誰的孝呀！」

「則民他死……了。」

子文啊了一聲。連忙問生什麼病。梅琴因告訴鐵軌飛下。則民遭殃的事告訴一遍。子文一聽。倒也出了幾點眼淚。梅琴見了。當然亦哭了一回。一面還問道：

「文哥。你是怎樣來的。姊姊逃到那兒去了。有沒有同來呀！」

子文聽了。便把村長要敲他竹槓。自己是黑夜逃出來的。姊姊住在母舅家向谷的話。也告訴了一遍。梅琴道：

「文哥既然出來。就在這裏住下吧。我們亭子間是空着。」

從此子文就暫時耽擱在梅琴家裏了。此番子文逃來的意思。原想問梅琴借些款子。不料則民已死。自己倒好像開不出口了。因此也祇好靜待時機。再向梅琴告訴自己的來意了。

梅琴自受了孟邦二千元支票。心中刻刻的不忘。並非是感激他的恩惠。實在羨慕老三。倒比自己愜意。嫁了一個這樣溫存多情的孟邦。因此不時地到孟邦那邊去假說是看老三。其實卻是很屬意孟邦。孟邦因梅琴爲了自己守寡。心中非常懷着抱歉。所以抽空也不時地到白克路來慰問。梅琴見了孟邦。談不上兩句。終是淚流滿頰。孟邦愈加愛惜。日子久了。兩人也不覺慢慢的生出愛情來了。

這天晚上。梅琴留孟邦在家晚飯。孟邦情不可卻。祇得依了。飯後孟邦起身告別。梅琴假意取笑道：

「大哥和老三恩情好得來。怎的老是記望着要回家呢？」

「那麼坐着也沒有事。你願意到那兒去玩呢？」

梅琴一聽。機會來了。便笑盈盈向他瞟了一眼。抿嘴道：

「大哥若有興致的話。不妨到回力球場去玩。」

孟邦點頭。兩人遂各穿大衣走了。本來是並肩而行。繼而挽手。孟邦禁不住她熱情媚笑。竟像是挽個戀人一般了。

到了回力球場。看了兩盤。孟邦要買一號「后力多」梅琴卻主張買三張「卡裏娜」。孟邦就依他買「卡裏娜」。果然比賽終結。「卡裏娜」得了五分。孟邦因此贏進二百多元。心中愈加佩服梅琴是個回力球場猜詩謎的杜家。便握着她手兒不放。梅琴望着他。更是十分嫵媚而又十分溫存的嗤嗤笑。

從回力球場出來。又坐汽車到雪園去宵夜。燈紅酒綠。珠圍翠繞。都是孤島上的醉生夢死者。孟邦梅琴喝了兩盃「爲克司」酒性激動了情慾。各人的眼睛都是水汪汪的蕩漾。

「大哥。已快要戒嚴的時候了。我不放心你一個人回去。因爲你家離這兒太遠。不比我
家近。你願不願意今夜宿到我那邊去呀！」

梅琴扔過身子。偎着孟邦。嬌媚而多情的笑。孟邦已被愛之火溶化了。祇頻頻含笑點頭。

出了雪園。跳上汽車。在汽車內已開始擁和吻。酒是兩性的導火線！

跟踉跄跄的跌到了床上。孟邦醉眼模糊地斜瞟着梅琴。發出得意的浪笑。

「我睡在姊姊的床上。姊姊睡到那兒去呀！」

「我到後房間去睡。大哥！你醉得很利害。我給你脫衣睡罷！」

梅琴坐在床沿旁。纖手伸到孟邦身上。把他衣服一件一件的脫。孟邦卻已呼呼地酣然入夢了。梅琴給他蓋上了被兒。卻並不立刻退出房去。自管到桌旁燃着了燈煤爐子。淘了些兒別直參。回望着床上的孟邦。心裏不覺蕩漾了一下。隨手已滅了電燈。……

孟邦在朦朧之中。忽然伸手摸着了一段滑如凝脂的肉。心中倒是一怔。連忙睜開眼睛。在淡淡月光照射進來中。映着梅琴粉頰兒。是紅得那麼可愛。同時暴露她整個肉體。在自己的身懷裏。驚與喜滲入了他的心房。倒反而羞得說不出話來。

「大哥！這是你自己說的吧。我有爲難的事情。祇管和你說。現在我是爲難極了。我心裏想着了則民。但是則民爲你死了。你可憐我。就請你給則民作個代表吧！」

梅琴把孟邦身子拱得更緊。粉頰兒掛滿了眼淚。孟邦聽了這幾句滑稽的話。當然是義不容辭。何況是移樽就教的女子。因此也就到口便吞。欲罷不能了。等到春風一度。情意酣暢。梅琴又將方才煎着的參湯。倒了一碗。親自端給孟邦喝下。孟邦見他如此多情。自然愈加感

激得五體投地。白萍固然給他置之於腦後。卽小如意老三。亦拋到九霄雲外去了。連忙拉她身子到被裏。緊攬道：

「好姊姊。你待我這樣好。我真感激你。你快睡進來。別凍了身子。我可肉疼哩！」梅琴沒回答。祇吃吃的笑。臉兒貼到孟邦頰上去。幾乎最好讓它熱起來。孟邦覺得梅琴這種工夫。若和老三相比。實在別有風味。因此梅琴又成爲孟邦的禁嚮了。

第二天早晨。阿金開門進來倒痰盂。一見床上睡着孟邦和梅琴。並頭偃倚。十分香甜。頓時面紅耳赤。慌忙退出房門。依舊關上。不料竟把孟邦驚醒。一見時已八點多了。便連忙起身。梅琴也被攪醒。卻抱着不放。叫也多睡回兒。孟邦在她唇上吻了一下。低低道：

「姊姊的美意。我已深受你了。若再遲一刻。就有種種的不便。我們下次有機會再談吧！」

孟邦說着。已披衣下床。梅琴一聽不錯。雖有千言萬語要說。一時也無從說起。祇好抱着他。熱烈地吻了一回。方才放手。孟邦恐被人發覺。便急匆匆的下樓出去了。梅琴因昨夜太興奮。不免過分的奉承他。所以這時猶覺頭暈腰酸。因此直到下午才起來。

當孟邦出去的時候。子文在亭子間已起身多時。一聽路梯上有皮鞋響聲。他便開門出來瞧看。因爲孟邦走得快。所以祇見到一個後影。是個西裝少年。心中好生奇怪。這是誰呀！

則民死去。還沒滿百日。難道她就有姘頭了不成。爲了要探個究竟。就急急追下去。祇見阿金剛關上大門進來。見了子文。便笑問道：

「匡少爺。起得這樣早幹什麼？不再多睡回兒嗎？」

「已經是晚了。鄉下我五點鐘就起來。阿金。剛才下樓的一個西裝少年是誰？你可知道嗎？」

「哦！他……他嗎？唔唔！是……但匡少爺。我說了。你可別告訴人。」

阿金是吱吱唔唔的欲語還停神氣。最後又叮囑了一聲。

「這個放心。我決不會告訴別人的。」

「這董大少爺昨晚和我家少奶睡在一張床裏。」

阿金輕輕的說了這一句話。便嗤嗤笑起來。覺得這是很難爲情的事。她便匆匆的走開了。子文心想。果然不出我之所料。怪不得梅琴待我這樣冷淡。原來她和孟邦已搭上了手。祇恨我住在這裏。礙手礙腳的不方便。所以一回說米買不到了。叫我吃麵粉。一回又說房東要加租了。怎麼是好。這些原是假的。其實要打動我回家去。但是現在我家裏是去不得。這裏又住不下去。這便怎樣好呢？子文到此。不免愁眉不展。搓着雙手。嘆息一回。但轉忽又想道：梅琴既喜歡偷男人。我何不……哈哈！這樣不是人財兩得嗎？誰說鄉下人呆笨。子文想到這

裏。就改變方針。用柔媚的手段來向梅琴進攻了。

自從那一日起。子文便一意的引誘梅琴。梅琴因心中有了孟邦。且子文土頭土腦。那裏放得人眼。因此子文愈追求利害。反而愈覺討厭。子文真可說是個自不量力。癩蝦蟆想吃天鵝肉了。

孟邦從梅琴家出來。急急跳上車子。回到家裏。老三便問他住在那裏。孟邦在路上早已想好法子。胸有成竹。便假作氣憤憤道：

「戒嚴戒嚴。真討厭極了。我到大馬路口。不過相差十分鐘。就把我拉到巡捕房裏過了一夜。你想氣嗎？」

老三給他這樣一個槍花。倒也信而不疑。因問回力球場裏可有贏嗎？孟邦見被自己瞞過。心中暗暗好笑。連忙答道：

「贏的。贏的。贏了二百多元。」

老三聽是贏的。那臉上就滿堆笑容。伸過手來向孟邦攤着。孟邦在袋內摸出一疊。約摸六七十元。塞進老三手裏。笑道：

「坐在家裏分紅利。可慳意嗎？我到旅館去了。」

「今晚不能遲來。叫我一個人睡。怪冷清。怪害怕的。」

老三含着嬌嗔。卻又伸手把孟邦抱住。兩人甜蜜的接了個吻。孟邦方才走了。

傍晚的時候。梅琴來望老三了。老三得意地攜着她手笑道：

「老二。我那口子昨夜在回力球場裏。贏了二百多元錢。可是卻到巡捕房裏坐一夜。」

梅琴聽了。忍不住好笑。祇得假裝吃驚道：

「啊呀！這是爲了什麼事啦！」

「被戒嚴戒進了呀！」

正在說得起勁。孟邦回來了。梅琴便笑盈盈瞞他一眼道：

「大哥！老三告訴我。說你昨夜在巡捕房裏睡覺。可真的嗎？爲什麼不早些回家。今晚我和你一同去。保管你不到戒嚴回來。」

梅琴吃吃的笑。孟邦忍不住也會心笑出來。點頭道：

「好的。好的。老媽子快開飯。今夜再去贏他二百元來。」

三人匆匆用畢飯。梅琴孟邦眼兒瞟來瞟去時常笑。老三心裏這就忽起疑來。因此三人一同走。孟邦見兩人梳洗完畢。一個是豔若桃李。一個是淨如蓮花。若把兩人臉蛋兒身段兒相較。真所謂魚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三人出了弄口。汽車早等候多時。梅琴先跳上車廂。孟邦隨後也欲跳上。卻被老三一把握住。白他一眼。自己坐在中間。讓孟邦擠在外面。

孟邦心裏雖然恨着老三。可是口裏說不出。也祇好裝作不知。自恨福薄。不然左擁右抱。真是够人銷魂哩！

老三原是個老門檻。自從則民死後。她聽孟邦常說梅琴可憐。心中早就起疑竇。近來梅琴到家裏來。時常和孟邦眉來眼去。也不止一次。她深恐孟邦被梅琴釣引了去。所以到處像防賊般的注意。不料老三雖然閱歷老練。手段交關。可是到底防不勝防。那孟邦卻於昨夜早已參了歡喜禪呢！

汽車到了亞爾倍路中央運動場。三人下車。走上看台。卽有個侍者笑咪咪走上來說道：

「今晚前八盤「登喬司」最出風頭。聯牢已打中兩趟。阿要再去買他。」

「我不要。我要買『奧薩』的好。」梅琴笑着說。

「我卻願意買『海力米』。上次他成績不錯。」老三說道。一面扭開皮夾。

「我跟梅琴姊買。她的經驗多。真老門檻。我瞧你也買奧薩吧！」

「哼。你曉得老二是老門檻。你和她來了幾趟了。買奧薩買奧薩。你們兩人不要真的懊煞呢！」

老三聽孟邦跟着梅琴買。心中已是不快樂。又見還來勸自己。更加氣憤。便冷笑着說。梅琴聽他話中有刺。因連忙笑着打岔道：

「我是瞎猜的。那裏算什麼老門檻。你們還得自己打主意。」

梅琴說話時。又把眼風很多情的向孟邦一瞟。齊巧又給老三瞧見。心中不覺一酸。那眼睛中幾乎冒出火來。但一時又不能發作。祇好忍耐着。一回兒。侍役已把三人的票子買來。五張一樣。共是十五張。各人拿開。這時場內已開始比賽。第一球「奧薩」即得到一分。孟邦把手拍着。叫了一聲好。老三好不生氣。恨恨白他一眼。說道：

「別得意吧！我的『海力米』也來了。」

誰知「海力米」偏偏不掙氣。又是「奧薩」得分。孟邦愈加得意。梅琴祇是嗤嗤的笑那種嬌媚的神氣。在孟邦眼中瞧來。愈瞧愈美。愈美愈可愛。但在老三瞧來。真是愈瞧愈憎厭。恨不得給自己咬幾口。才出了胸中的妬氣呢？往後「登喬司」上場。卻又被「奧薩」吃敗。這一次「奧薩」竟連得五分。場上買的衆客。都一片歡聲。因為是個冷門。每票分到八十五元六角。這時梅琴孟邦心裏高興極了。也顧不得老三在旁。又迷花眼笑很親密的說「奧薩」球術不錯。老三見兩人得意忘形的醜態。侍者又把他們紅票拿去領款。一時妬火中燒。把手中自己票子撕得粉碎。擲到地上。口中又罵着道：

「不要臉的爛腐貨。祇會吃湯糰。」

老三上一句是有心罵梅琴。下一句才是罵球員。吃湯糰就是○分。好像是個湯糰。

梅琴聽了她的罵聲。兩頰頓時緋紅。但又不好應上去。也祇好悶在心裏罷了。這時侍者把款領來。老三見他們兩人各派到四百廿八元。孟邦梅琴又各賞侍者一張五元鈔票。孟邦正待把鈔票藏去。老三便伸過手來。笑道：

「給我也得些風兒香香手。」

孟邦一瞧。慌忙把手一縮。笑着道：

「慢些兒。我來數給你。」

說着。已點了一百元。交給老三。老三見他不放心的神氣。便賭氣道：

「喔唷唷！你就全數的交給我。難道我就會吃沒了嗎？你不要這樣不漂亮。我不要了。」

誰希罕？」

老三氣鼓鼓的說着。早又伸手在自己皮匣內取出一百元鈔票。交給侍者再去買「濟力米。」梅琴孟邦又一道買「拉蘇」。這一趟卻是大家脫了空。老三遂不要再買。自己對自己道：

「這兒財運不好。還到跑狗場去。跑狗票我倒常贏的。」

孟邦聽了。心中很不願意。正欲回她不去。梅琴早伸手暗暗向孟邦腿上擰一把。口中接着道：

「老三既要到跑狗場去。我們就一道去好了。」

老三見孟邦好像事事要聽梅琴的話。她便故意又不高興到跑狗場去了。梅琴見她一回要去。一回又不要去。依着自己的性子。好好的早要搶白她幾句。但又恐傷了小姊妹淘裏和氣。也祇得忍耐了性子不作聲。孟邦見兩人都滿面薄怒含嗔。有些醋意作怪的模樣。爲省事起見。因就順從老三道：

「那麼你願意到那兒去呢？」

「你們喜歡這裏玩。就在這兒玩。我是回去了。倘然戒嚴。你就宿到老二家中去也不要緊。」

老三說着。對兩人冷笑一聲。早就立起身子。頭也不回走了。梅琴連忙喊道：

「老三！老三！你慢慢兒走呀！」

老三祇裝沒聽見。孟邦阻着梅琴說讓她去。梅琴等老三走遠。便紅着臉問道：

「今日裏你和他說些什麼。有沒把我們昨夜的事露出馬脚來？」

「我沒和她說些什麼呀！祇說昨夜戒嚴。我在捕房裏坐一夜。」

梅琴不等他說完。早就撲嗤一聲笑了。身子扔了扔。靠近他身邊。水盈盈的眼兒瞟他一眼。

笑道：

「那麼她爲什麼說到老二家裏去宿也不要緊。好像已經知道我倆的事情似的。」

孟邦見她這樣柔媚神情。便肆無忌憚的緊握了她手。罰咒道：

「我又不是癡子。難道喜歡她來給你吃醋嗎？」

梅琴心想。這個孟邦是決不會的。但是想起老三罵我爛腐貨。一時也覺得非常氣憤。將來終要出這口怨氣呢。她現在走了。依着自己。最好叫孟邦到自己家裏去。但目前且緩一步。她抬頭瞧一瞧鐘點。已十點半了。因把小嘴湊到孟邦耳邊低說一陣。孟邦笑着點頭。兩人便攜手出去。跳上汽車。直開到東方飯店。開一個房間。關上了門。大約過了一個鐘點。祇才見房門開了一半。梅琴笑盈盈送孟邦走出。她身躲在房內。祇探出一個頭。但已瞧見他白嫩的脖子是露着。向孟邦連連喊道：

「大哥！我給你說的。千萬別忘記。不送你了。明晚見。」

孟邦連連應着。誰知回到家裏。卻見老三和衣倒在床上。把房裏的茶壺茶盃摔了一地。老媽子卻站在旁邊。擰着毛巾相勸。孟邦倒嚇了一跳。因向老媽子使個眼色。老媽子會意。自管退出。孟邦脫了大衣。便撲到老三身上。低聲下氣的道：

「親愛的。這又何苦來呢。」

「誰要你親愛。你怎不和這個爛腐貨一道去。妖形怪狀的。你道我不曉得嗎？她待你好。我待你不好。」

老三早知孟邦回來。故意不睬。今天他如此模樣。便又假意嗚嗚咽咽的哭。一面把兩隻腳兒又在床上攢着。孟邦見她嬌聲柔氣。倒又愛憐起來。因緊緊把她摟住。兩腿把她腳兒挾住。不讓她攢。一面伸手撫着她胸。一面吻着她嘴道：

「我贏的錢。並不是不肯給你。你如要我統給你好了。本來我的就是你的。好妹妹！親妹妹！快別生氣了。」

老三見他這樣溫存自己。且又一百二十個的賠不是。心中早已軟了。便不再哭泣。卻仍假意嬌嗔道：

「不要你假惺惺討好。涎皮嬉臉的快走開吧。我給你壓死了。」

「那裏捨得壓死你。一回兒就樂了。」

孟邦拭去她淚。又給她脫了皮鞋。寬了衣服。老三見他小心服侍。忍不住啐他一口。掛着眼淚嘆啞一聲笑起來了。

十 舞池狂歡樂 平地忽風波

人間更歲月。大地變風雲。有志的男兒。都是碧血丹心。熱情的狂夫。視孤島爲樂地。逐利逐臭之徒。大家在醉生夢死當中。於是遊戲場。跳舞廳。好像雨後春筍。忽然繁華。開

得來滿坑滿谷。而一般遊客。祇管偷安目前。都存着此間樂的心理。把上海當作了天堂一般。唉！這真是奇形怪狀。全無心肝。粉白黛綠的商女。隔江猶唱後庭花。這個情景。不料於今日文化集中號稱最文明的上海見之。斯真夢想不到的怪現象了。

天空是愁雲慘淡。陰沈沈的見不到半片青天。雖在白日之下。也是風狂雲飄。且夾着紛紛細雨。打在每個人們的臉上。再有陣說不出的感觸。

浦江上發出轟轟的礮聲。南市已變成了一個火的世界。民國路上堆積着十餘萬難胞。腹中是飢餓得利害。身上又受淒風細雨的摧殘。這是一個過去淒然的日子。可惜多數人們大半已把他忘得影響全無了。

這裏是一個天堂。另一個世界。暗綠色的燈光下。佈着夏威夷的風景。碧綠綠的草地。丈把高的椰樹。水汀趕走了嚴寒的空氣。暖烘烘的真像仲夏之夜。溫柔之鄉。誰還知道外面的氣候。正是風雪瀟天。滴水成凍。遍地難民。街頭露宿。瑟縮號寒。呈現着鳩形鵠面。餓殍累累。正是人間活地獄的景象。同時大地上的人類。不料竟有如此的區別。唉！老天要如能够來維持公平的話。也決不至淒風慘雨痛哭流涕了。老天！你也有你的苦衷吧！因為世界上的一切。是太不能理喻了。

爵士音樂的音調。是奏得特別的興奮。袒胸露臂的男男女女。正在舞池裏實行娛樂之道。探

戈。華而斯。卻而斯登。狐步……每一種步子。是練習得那樣純熟。這好像前線沙場上的戰士。瞄準機關槍。粒粒子彈要穿過目的物腦袋胸口一樣的靈活和敏捷。

暗綠的燈光已變成緋紅。舞池裏男女都合歸座位。這就見一個翩翩美少。身穿咖啡色條子花呢西服。白紡綢襯衫。大花點領帶。手挽一個絕世的麗妹。身穿銀絲縐旗袍。兩袖齊肩。露着雪白粉嫩的玉臂。飛機式最新的燙髮。彎彎的眉毛。活活的秋波。猩紅的嘴唇。兩人笑盈盈在椅上坐下。女的握着熱氣騰騰咖啡茶喝了一口。那男的忽然想着一件什麼心事似的。笑着叫道：

「妹妹！我告訴你一件新聞。梅琴有一個姊夫匡子文。他竟要強姦他的老婆阿姨。聽說現在已經給梅琴趕出去了。你想這不是一個新鮮的笑話嗎？」

「梅琴她祇有兩姊妹呀！子文要姦的阿姨。到底是那個呢？」

這一對男女就是志剛和蟾仙。他們倆人自大中華行了一個非正式的初婚典禮。一連住了五天。往後志剛就在靜安寺路租了一幢小洋房。叫蟾仙搬到那面實行同居生活。從此鱗鱗鯉鯉。親愛得了不得。志剛恐梅琴行爲浪漫。蟾仙要被她帶壞。所以住到新宅之後。便囑蟾仙不要多去走動。蟾仙從生以來。不曾住過洋房。用過如此華麗傢俱。現在居然是公館少奶。對於志剛的話。當然聽從。況且上海路途不熟。所以搬出梅琴家後。竟一趟也沒有去過。今

天傍晚。淒風慘雨。炸聲連綿。志剛認爲在家愁悶。不如沉醉舞場。因此手挽蟾仙。同來百樂門跳舞。志剛想起子文強姦的事。便悄悄向蟾仙告知。但志剛的話。原是打了一個圈子。無怪蟾仙要聽不懂了。今蟾仙問那個阿姨。便忍不住撲嗤一聲笑道：

「她的阿姨就是梅琴自己呀！」

「哥哥！你也大會捉弄人了。爲什麼不直說子文強姦梅琴啦！」

蟾仙瞟了他一眼。纖手輕輕向他肩上打下去。志剛連忙握住了。把她手心抓了抓。兩人都又嗤嗤笑起來！

「子文這人很老實。他會什麼要起這個心思呢？」

「妹妹！你這個是要問子文自己的。我那裏知道。不過猜想過去。大概是爲了性慾衝動。不能解決。妹妹！你以爲對嗎？」

蟾仙紅暈着臉兒。嗯了一聲不依他。捏着小拳兒向他一揚。要敲志剛。志剛急又笑着叫饒道：

「別打我。我告訴你。子文他來上海。要向梅琴借錢。梅琴不肯。子文懷恨。便用盡心機引誘梅琴。梅琴因則民死了。早已有一個戶頭姘搭上了。所以子文討好。梅琴更覺惹厭。子文既恨她不肯借款。又恨她勾搭不成。他竟異想天開。黑夜裏去強姦。你

想。梅琴小白臉儘多。那裏要他阿曲些。所以便大喊大鬧起來了。這種情景。可惜不曾親眼目睹。真是笑痛了肚子。」

「想不到鄉下人也這樣不老實。你怎樣知道如此詳細？」

蟾仙抿着嘴兒笑。她已忘卻自己本來面目。因為她已由鄉下姑娘而變爲都市浪漫小姐了。

「那天我到梅琴家裏去。齊巧她不在家。這些全是阿金嘴快。才洩漏露出來的。……」兩人說時。場中又放出紫色燈光。同時爵士音樂又悠揚而起。志剛手挽蟾仙。相抱又下海去。正在跳得興奮頭上。蟾仙高跟鞋脚尖。忽然踏在旁邊的一個西服少年的皮鞋上。蟾仙慌忙打個招呼道：

「（燒雷！）」

「（耐物買！）」

那西服少年回過頭來。也回了一聽英語不要緊。不料四目一瞧。都暗吃一驚。你道這個男子是誰。原來就是蟾仙的哥哥孟邦。蟾仙見哥哥擁抱着一個舞孃。孟邦見妹子也倚着一個少年。頓時兩頰都遍紅起來。因一節音樂未完。大家早又盪了開去。等到音樂停止。電燈放光。志剛先走。蟾仙隨後。卻見孟邦拉住蟾仙。蟾仙回頭一見。便低聲叫道：

「哥哥！你跟誰一塊兒來的呀！」

「我因心煩悶。一個人來坐一回。妹妹不是搬出梅琴家了嗎？」

蟾仙竭力要避去哥哥問自己和誰同來的話。因打岔着笑道：

「是的。哥哥！我聽到一個消息。是阿金說的梅琴新妍着一個人。匡大哥恨她不肯借錢。還有很不好聽的話。現在匡大哥被梅琴趕出去了。這事可真的嗎？梅琴新妍的人。不知是怎樣的一個。哥哥！你可曾知道？」

孟邦突然聽妹子問他這個事情。還道妹子是已經知道他和梅琴發生關係了。一時羞澀滿面。直把他問得回答不出。幸喜場中暗沉沉蟾仙並不理會。孟邦勉強鎮靜態度。很驚訝地道：

「哦！有這一種事。我卻一些兒沒有知道。梅琴說妹妹在徐家教書。妹妹現在生活可好嗎？那少年是不是徐家少爺。」

「……是……的……他偶爾高興。約妹妹來玩一回……」

兩人各懷鬼胎說話都有些兒歧唔。孟邦因妹子已字了人家的女兒。本欲勸諫她不要同少年男子跳舞。但自己兜頭給她先問着了錯處。雖然不知她是否有心。倘給她也扳駁起來。反而不好意思。因此也不多問。兩人正在感到站立不安。忽然孟邦身後。又有一人拉了一下。孟邦回頭瞧去。頓時又吃了一驚。也不及和妹妹告別。就匆匆隨着那人走了。

蟾仙回到桌邊。志剛臉色不好看。冷淡淡問道：

「這個少年是誰？你怎樣認識？」

「他是我的同鄉。也從江陰逃出來的。」

志剛雖沒問下去。但見這個男子很漂亮。終有些兒疑心。可是想着蟾仙終日不出步門。即使到外面去的時候。也都有自己伴着。因此也不疑心。不過她有了少年同鄉認識。究竟對於自己不利。因此就愈加不肯離開蟾仙了。

拉孟邦的人到底是誰。原來是秦劍平。孟邦見了舅兄。愈加徧促不安。劍平見孟邦居然到舞場裏來狂歡。和舞孃絮絮談情。——因為燈光暗綠。劍平把蟾仙當作了舞孃。何況蟾仙已非昔日的樸素。無怪劍平不認得。——心中大不為然。便正色道：

「邦弟！你怎的到這兒來了。這裏是個銷金窟呀！並不是我們青年好玩的地方。方才和你說話的女子。大概是舞孃吧！她們這些女子。是一個都沒有情義的。祇知道有了金錢。她才對你嫵媚的笑。你若沒有金錢。你就休想近她身子。你若在上海一個人感到寂寞。何不去接我妹子白萍來上海住呢？」

孟邦聽他名正言順的就出一篇大道理。方知是爲了他妹妹抱不平。因慌忙圓了一個大謊道：

「劍兄你錯了。我因今天閑着沒事。所以瞧我的妹妹去。妹妹現在是靜安寺路徐公館作家庭教師。徐家東翁。因我初見。非常客氣。所以定邀我們到這兒來見識見識。剛纔

說話的女子。就是我蟾仙妹妹。我原不曾荒唐呀！舅兄！你怎的也到此地來。若嫌寂寞的話。也好叫舅嫂一塊兒出來呀！」

劍平倒想不到孟邦會駁出這幾句話來。一時兩頰緋紅。心頭亂跳。暗想。我給妹子白萍着急。他倒替我家主婆抱不平了。真是祇知人家錯。不知自己過。因也連忙辯道：

「不不！不！你也誤會了。我是爲了找一個朋友。因爲有件公務。他約我到這兒來談話的！」

「如此說來。大家都誤會了。」

兩人都哈哈大笑起來。匆匆的出了舞場。各自回家。孟邦坐在車上。心中有兩個問題。梗在胸中。一個是恐怕劍平寫信去給爸爸和白萍。一個是疑心妹子和徐少爺發生了肉體關係。還有剛纔妹妹問自己的話。不知到底是有意呢？還是無意。爲了自己的老三和梅琴鬪氣喝醋。所以今天來百樂門消遣解悶。誰知又遇到了劍平和蟾仙。真是教人煩上加煩。百樂門竟要變成煩惱門了。

孟邦回到家裏。老媽子開了門。孟邦問少奶可在家裏。老媽子說已睡了。匆匆奔到樓上。祇見老三酣然酣睡。兩條玉臂揷在被外。嬌嬾睡態。令人銷魂。孟邦因爲煩悶。遂掀被鑽了進去。老三夢中被他攪醒。見是孟邦回來。醒後精神充足。半推半就。來解孟邦的煩

惱。

志剛蟾仙出百樂門。時已午夜。天空細雨停止。倒紛紛飄起搓棉似的大雪了。一夜大雪。第二天卻天氣放晴。蟾仙醒來見志剛不在身旁。因匆匆起身。間窗一望。見樹極枝上都堆滿着白皚皚的雪花。好像是玉屑裝成的一個銀世界。心裏十分歡喜。因想。兆豐公園離此很近。志剛時常伴我去玩。他現在既一個人出去。我悶在家裏多少寂寞。不如到公園裏賞雪景玩去。遂即披上大衣。關照阿媽一聲。匆匆坐車去了。

蟾仙剛巧出門一步。志剛就接腳回來。不見蟾仙。連忙問阿媽道：

「阿陳！少奶和那個出去了。」

「少奶一個人到兆豐公園賞雪去。說少爺回來。到那邊去找好了。」

志剛聽了。便急急追到兆豐公園。因為是個寒冬天氣。園中遊人不少。雪景雖然可觀。但地上滑泥不堪。志剛走了一週。因不見蟾仙。便又急急趕回家來。原來蟾仙早已回家。一見志剛。便格格笑道：

「哥哥！真對不起你。叫你白跑了一趟。」

志剛見她在家。祇才放心。便把她抱住。吻了一回。兩人圍爐把酒。開了收音機。喝得高興。就在房中擁抱舞蹈。這樣一天光陰。又消磨了過去。

第二天早晨。志剛醒來。見蟾仙猶偎在自己懷裏酣睡。想起昨夜蟾仙又驚又喜的那種嬌羞神情。真正可愛極了。因低頭在她脣上又甜吻了一回。正在這個時候。忽見小大姐阿芸匆匆走來。見少爺和少奶親嘴。羞得倒退兩步。志剛抬頭笑問什麼事情？阿芸遞上一信道：

「剛纔有個車夫模樣的人送來。少爺！你瞧吧！」

阿芸說着。匆匆又走下樓去。志剛接過。祇見信封上寫着仙妹愛鑒。具名是個傑字。一時心中好生奇怪：連忙拆開。抽出信箋。祇見裏面寫道：

我親愛的仙妹：

那天在公園裏和您見面以後，妹妹的芳影，從此便牢牢地映在我的腦海中了。

妹妹的容貌，是那樣的美麗。妹妹的身材，又那樣的嬌小。性情的溫柔，說話的清脆，啊！我再也不能贊美了；總之，妹妹是個天上的安琪兒。我想到了妹妹，我的神魂就會飄起來。我老是這樣的癡想，我身最好生着兩隻翅膀，那麼我可以飛到妹妹的閨房裏來，讓妹妹柔若無骨的纖手，輕輕的撫着我的臉兒，我好像是頭馴服的羔羊，緊緊地偎着妹妹的頰兒，享受着這溫柔甜蜜的滋味。我想到這裏，好像已真的這樣了，我心中的喜歡，真快樂得跳起來；但當我覺得自己還祇有一個人的時候，我是感到失望了，因為我身上既沒有翅膀，也並不曾飛到妹妹那兒來，眼前顯現的祇有燈光下我孤零的黑影，

我的心裏不自然地感到了一陣悵惘！不曉得妹妹在獨對孤燈的時候，也和我有同樣的感
覺嗎？

這幾天來，想念妹妹更像大旱天望雲霓一樣；不但茶飯不想吃，連睡眠都覺得不安
啊！我的一寸心靈中，祇知印着妹妹的情影，我覺得世界上除掉妹妹以外，什麼都沒有
了。妹妹你是我的心，你是我的靈魂。妹妹不在我的身邊，我好像沒有了心和靈魂。那
就無怪我要喪魂失魄的模樣了。

夜裏作一個夢，夢見妹妹笑盈盈的走來，手中握着一束鮮花，說是送給我的，並叫
我好好的愛護，不要把她蹂躪。我是歡喜極了，我好像得到了珍寶，我緊緊把妹妹的身
子抱住，我向妹妹蘋果似的頰兒上狂吻，甜蜜的吻！熱烈的吻！愛之火已把我全身溶化
了。誰知一覺醒來，一切都已成了泡影，我懷中摟着的卻是一角冰陰的被兒。啊！是一
個夢，我真可恨極了。

不料第二天，我們約定在公園裏會面，妹妹果然送我一束嬌豔的鮮花，可見情到真
摯，金石爲開，這句話真正不錯；不然妹妹有紅梅送我，我怎麼在第一天晚上的夢中就
預先知道了呢？

現在我已認妹妹是我唯一的知心人，不知妹妹的心裏亦能同意嗎？最好請你早早的

決定，來向我表示。我親愛的！我心中愛你的程度，實在已到沸點以上了呢！

親愛的仙妹！假使心可以挖出來的話，我一定把牠交給了妹妹，讓我的心跟妹妹的心併在一處，使他們永永的不離開。妹妹！我的話已盡情的告訴了你，你難道還要疑心我不是真愛你嗎？

我心靈上的愛人！你果然也真的愛我嗎？那麼請妹妹在今天傍晚，我們再在公園裏會面，那時希望妹妹又送我一束好花，這我是多麼的快樂啊！在這裏我願妹妹像黃鶯兒那樣活潑！

永遠是你的愛人傑上即日清晨

志剛一口氣的把信唸完。臉兒頓時變為灰白色。暗想。這個信明明是漢傑寫的。他的筆跡就是燬了灰。我也認得的。誰知他卻和蟾仙已經打得這樣火熱了。我竟給他們瞞在鼓裏！一時怒氣沖胸。見蟾仙還香酣沉睡。因也不再憐惜。伸手就把蟾仙推醒。憤憤的道：

「好個不要臉的東西。你對我是怎麼說來。現在證據在此。你自己瞧去。你還想賴到那兒去。你喜歡他。我便立刻和你脫離。」

蟾仙可憐給他沒頭沒腦的大聲叱喝。瞧他惡狠狠的神氣。一時又驚又怕。還弄得丈二和尚摸不着頭腦。竟戰戰兢兢的嚇得一句話也說不出來。志剛見她這樣。愈加信以為真的了。把信紙擲到她面前。身子已跳下床去。蟾仙連忙揉眼瞧了一遍。不覺哇的一聲哭起來道：

「這個信是那兒來的。我並不認識他。」

「哼！不要假惺惺了。你不認識他。我倒很認識。你做得好事。你還想瞞我嗎？你不從實的說出來。我便和你脫離。」

志剛一面打着領帶。一面鐵青了臉兒說。蟾仙見他聲聲口口要脫離。心中一急。便更加哭哭啼啼的道：

「你叫我從實說什麼呢！這個傑我真連一面都沒見過。那裏有信中這樣的事情呢？」

「你說沒見過。顯見你虛心。梅琴家裏不是你們見過嗎？這個信就是漢傑寫的。你若沒有和他……他憑空會給你這樣肉麻的信嗎？我今天叫他來。看你還有什麼話說。」

「哦！就是小鬼嗎？既是你朋友。那再好沒有了。準定我們三面來對明好了。但他既然約我到公園去。你就和我一同去。看我就打他兩記耳光。問他這信是打那兒說起？」

「只要你說這一句話。那是最好了。」

志剛說着。又把信紙藏在袋內。蟾仙也不再哭。起身梳洗。兩人一句話不說賭着氣。志剛這時猛又想起昨日早晨。蟾仙這樣大雪天。她竟獨自到公園賞雪景去。恐怕沒有這種好興趣人吧！這明明是漢傑等着她。可惡她瞞得我像木人一樣。況且漢傑的信。不先不後。齊巧於蟾仙昨日到公園去後。今天就寫來。這個事除非三歲小孩子不明白。想到這裏。愈想愈真。也

就愈想愈氣了。蟾仙心中本是很坦白。當然並不害怕。

時光一分一刻的過去。終於到了傍晚的時候。志剛蟾仙氣鼓鼓的同到兆豐公園對霞去。進了園門。平日是有說有笑。瞧那園中的風景。是沒有一樣不好玩的。此刻兩人的心中都恨着漢傑。恨不得瞧到了他。就是三個耳刮子。那裏還有心思再瞧園中的景緻呢？

兩人慢步的踱過池塘。穿過茅亭。抬了頭找尋漢傑。志剛眼快。忽見茅亭外邊。果然立着漢傑。志剛頓時醋心勃發。慌忙趕過去。就把手中拿着的司的克用力打去。漢傑冷不防被他打一下。連忙走過來。見是志剛。還道是和自己開玩笑。便埋怨道：

「志剛！你什麼這樣惡作劇。開玩笑那有打得這樣重。……」

漢傑話還未完。不料蟾仙也搶步上前。把漢傑領帶一把抓住。伸手就是拍的一聲。竟是一個很清脆的耳刮子。漢傑見兩人不像開玩笑。真的不問情由打人。一時氣得暴跳如雷。又聽志剛狠狠的問道：

「漢傑！你是作什麼來的？」

「你們打我！你們真的打我！你問我什麼來。你管我！你也作什麼來的？」

「你來不來。我們原不管。但你爲什麼寫封十分肉麻的信給我。害得我們幾乎鬧決裂了。我犯着你什麼來？你要和我作對？」

「我幾時寫信給你。你別含血噴人了。」

「你還想賴嗎？你自己瞧去。」

志剛聽他還要說蟾仙含血噴人。便把袋內信取出。擲到漢傑面前。漢傑拾來一瞧。不覺大怒。放開喉嚨。大聲罵道：

「這是寫給我自己的女友。什麼會給你拿去。你私拆了我信。還要打我。這真豈有此理。直把我肚皮氣破了。」

漢傑說時。早也一拳揮來。志剛不肯相讓。兩人扭成一團。後來竟都扭倒在地。滾來滾去打。把兩人西服領帶都撕扯得粉碎。兀是不肯罷休。蟾仙祇在旁乾急。正在打得不上開交。忽見樹蓬裏轉出一個女學生裝束的少女。一見漢傑和人相打。便急得跳腳極叫道：

「啊呀！傑哥。什麼啦！快放手。別打壞身子！」

漢傑一眼瞥見那少女。便大喊道：

「蕊仙妹妹快來。志剛你睜睜開眼睛。我信是寫給她的。要你管我嗎？我今天定要和你拚個死活。」

蟾仙聽了這話。覺得這事有些誤會了。忙問少女道：

「請問你叫什麼名字？是住在那兒的？」

「我叫方蕊仙。是住在靜安寺路五十八號小洋房裏。你這位貴姓？」

蟾仙心想。我們是五十九號小洋房。想來是送信的人弄錯了。因一面告訴自己姓名。一面把志剛漢傑勸開。漢傑拿了信。猶給蕊仙瞧道：

「這封信我是寫給妹妹的。不曉得什麼會到他手裏去了。他竟拿着司的克打我。你想氣不氣嗎？」

方蕊仙一聽。便把信封信紙拿過。也指着給志剛看。並責他道：

「你這人好沒眼睛。這上面不是分明寫着靜安寺路五十八號嗎？這是我的家呀！你偷了我信。還打人。真也不講理了。」

「誰偷你信。是你車夫自己送來的。」

志剛這樣一說。漢傑也有些兒明白了。暗想。斷命這阿三。想來是他送錯了。志剛的小公館也是在靜安寺路五十九號呀！志剛也在暗暗埋怨自己。怎的這樣糊塗。爲什麼不把信上的門牌。不仔細瞧瞧呢。漢傑遭打的事小。隨着把我倆感情決裂事大。想到這裏。也不再和漢傑分辯。自拉了蟾仙。到茅亭裏坐下。向蟾仙千妹妹。萬妹妹的賠不是。蟾仙想起早晨志剛口口聲聲要和自己脫離的情形。心中一陣心酸。又禁不住嗚嗚咽咽啜泣起來。漢傑拉着方蕊仙也把誤會的事告知。又問她信既沒接到。怎的會到公園裏來。妹妹若不來。恐怕志剛還不肯

相信呢。方蕊仙道：

「前天我們分手時。哥哥不是曾說今天傍晚再在此相見嗎？所以我就來了。」

「妹妹真是信人。我因恐您忘記。所以寫信來再通知你一聲。不料竟闖出這個禍來。早知妹妹這樣不肯失信。我何必寫這封信呢？」

這時四個人大家想起誤會扭打情形。忍不住又好笑。志剛攜着蟾仙又走出亭來。向漢傑大喊道：

「漢傑！你應該寫得明白些兒。才對。怎的信封上祇寫仙妹。不寫方蕊仙呢？你想。仙妹兩字。我瞧了不要當作我蟾仙妹妹嗎？你這人好糊塗。倒累我倆人吵了一天。」

「因為我是派人送來的。所以也不寫詳細了。難道祇許你有仙妹。不許我也有個仙妹嗎？你這是什麼話。自己不認錯。倒反來埋怨我。平空的打人。這真是豈有此理。」

「好了好了。都是我錯。你倒瞧瞧我的衣服。全給你撕破了。」

「我的衣服不是也給你扭破了嗎？到底你是個船。無故的來撞我岸呀！我不要你賠還衣服。已是客氣了。你倒向我說話哩！」

蟾仙和方蕊仙站在旁邊。瞧了兩人頭髮蓬亂。衣服破爛的情景。真是又好氣又好笑。因抿着嘴齊聲道：

「大家認個晦氣吧！別多說了。被人家看見了笑話。幸而是冬天人少。要如在夏大裏。衆遊客攏來。明天報上。準要當作新聞談呢。」

漢傑志剛聽了。也忍不住笑了。因時已不早。四人分做兩對。遂各自出園別去。

志剛蟾仙回到家裏。阿陳已開出飯。兩人坐下吃了。蟾仙笑道：

「天下同名的人也很多。不想蕊仙這個名字。不但仙字和我相同。那蕊字又和我的妹子也一些沒有兩樣呢？」

「你的妹子也叫蕊仙嗎？幸而漢傑那個姓方。你姓董。不然連姓都相同了。若把這個信給你妹夫手裏。那真更要洗不清冤枉呢！」

志剛拿起掏了一勺湯喝。一面笑着說。蟾仙瞟他一眼道：

「你說女人醋性重。誰知你們男人的醋勁。比我們女人還利害呢。」

「我想你妹子最好再取個名。否則真會誤會的不知。你妹子還有別的名字嗎？」志剛憨憨的笑。

「我妹妹叫小貓。我叫大貓。這是我們的小名。媽媽喜歡我們這樣叫的。後來長大了上學去。爸爸便給我們取現在這個的名兒。」

志剛突然聽她說出大貓兩字。好像觸電似的頓時呆了起來。手中筷子挾着的菜也掉了下來。

忙又問道：

「你說大貓。我倒想起一個人來了。我有個兄弟。名叫夢花。他從小便定下親。女家也是姓董。也叫大貓。而且也是江陰人。你想這不是個巧得很嗎？」

蟾仙一聽志剛就是夢花的哥哥。她這一吃驚。頓時花容失色。汗流浹背。混身上下好像有千針萬針在刺一般。坐立不安。志剛見她臉色由紅轉青。由青變白。暗想。她真難道就是董大貓嗎？因又故意問一句道：

「這個大貓姑娘。妹妹也認識的嗎？」

「……………」蟾仙定了眼睛。卻是回答不出。

十一

負心千古獨

足失兩身体

在十六年的前頭。有一個憲政期會。會中有兩個常務會員。一個叫董伯彥。一個叫徐季濤。季濤曾在淞滬護軍師使充祕書。和伯彥情義相投。甚爲莫逆。兩家眷屬時相過從。伯彥有女大貓。季濤有子夢花。兩家因各愛孩子活潑可愛。遂把小兒女訂爲婚姻。後來伯彥移家回江陰。季濤則仍居上海。彼此雖時有信函往來。但小兒女對於這個婚姻事情。腦筋中則毫無印象。夢花祇知有未婚妻叫大貓。大貓祇識自己的未婚夫叫夢花。後來夢花年紀長大了。

改一個名就是志剛。大貓入學了。亦取名蟾仙。從此兩人把小時的名兒。便不再提起了。

蟾仙忽聽志剛有一兄弟名叫夢花。心裏還以為夢花真的是志剛兄弟。但自己原是夢花的未婚妻。現在把弟媳的身分。卻供給了大伯。這可怎麼辦呢？轉念一想。這也不要緊。事既如此。大不了和夢花解除婚約罷了。不過這事羞答答的到底不好意思說。因此低了頭卻沒有開口。

志剛一聽蟾仙即是大貓。當時便起了一個鄙視蟾仙的意思。所以假說夢花說是他兄弟。以試探蟾仙神情怎樣？誰知蟾仙一聞夢花兩字。觸耳驚心。果然侷促不安。粉臉頓時變為灰白。志剛便十二分的料到她。真是自己從小訂定的未婚妻。一時又起了一陣反感。心想。蟾仙這次來申。幸而遇到了我。假使她真和漢傑戀愛。發生了關係。那我的名譽顏面不是都要給她剝盡了嗎？雖然這次的苟合。我自己也有不好。但女子的心情。到底是水性楊花的多。今天她愛我。便和我要好。明天倘若愛別人了。又和別人要好。這樣不是變成一個愛情不專一的浪漫女子嗎？大凡一個人。他是喜歡玩弄女人的。最好女人都是淫蕩的會迷人。不過反轉來說。自己的妻子。卻是要非常的貞節。最好是個木石人一樣。但這種理想是決不會成事實的。若要自己妻女貞節。自己的行為非先要光明磊落不可。志剛和蟾仙的苟合。到底是志剛主動去引誘她。以意志薄弱未經世故的蟾仙。安得不墮其術中。假使志剛沒有甜言蜜語

的打動她。洋房汽車的誘惑她。蟾仙也未必會輕易失其貞操。可惜在志剛的心理。是祇知其一。不知其二。

蟾仙這時心中又陣陣的想。我的身子既已交給了他。何不直說大貓就是我。志剛既然這樣愛我。當然他會替我想法子。不過他們終究是兄弟。萬一志剛和夢花說起。夢花心中一氣。就寫信給我爸去。同時又來親自交涉。這樣不但使我丟臉。且亦恥見社會。但若不向他說明。將來終有水落石出的一天。這事實實在左右爲難了。蟾仙想到這裏。倒深悔當時不該和志剛相愛。竟把自己清白女兒身體。輕易交給他。志剛見她端着飯碗。呆若木雞。且又盈盈欲泣的神氣。心中一陣火冒。好像蟾仙未婚妻。是和別人發生了姦情。給自己破了祕密似的。便又逼一句道：

「這個大貓。妹妹可也認識？」

「不認識！」

蟾仙再三思忖。終沒有勇氣直說出來。就毅然回答不相識。在志剛想來。蟾仙實是個不情的人。她把夢花是置之腦後了。她忘情夢花。即是忘情我。這種女子是不足取的。志剛既存了鄙棄的心。當時也不說明。反裝做沒事一樣。喊阿芸拿「爲司克」來。把蟾仙飯碗拿過笑道：

「妹妹！我們不吃飯吧！還是喝些酒來提提精神好。」

蟾仙不敢違拗。但胸中有心事的人。酒是容易醉的。兩人祇喝了一盃。已大有醉意。志剛祇是狂笑着。攬着蟾仙在室中舞蹈。舉止輕狂。蟾仙雖覺他態度有些失常。但口中始終沒有說什麼。

電燈熄了。紗帳下了。志剛今夜一些沒有輕憐蜜愛的溫存。簡直是風狂雨暴的摧殘！蹂躪！他認為這是侮辱她報復她。

第二天清早。晨光從窗帘布內射進來。照在膽瓶內一枝鮮美的花朵。地下已散滿了幾片花瓣。床上躺着的蟾仙。粉臉上含着兩點晶瑩瑩的淚水。

志剛是絕跡的不來了。蟾仙腹內倒已有了兩個月的身孕。起初以為志剛家中有事。後來一天兩天……畢竟是石沉大海。蟾仙的芳心便焦急起來。心想。志剛這人。別的去處不知道。這事非找梅琴姊去不可了。

僱了車子。急急坐到白克路。誰知方到門口。即見客堂裏有許多不三不四女流氓。個個摩拳擦掌。把客堂的傢生。打得來落花流水一般。客堂背後又有一個女子。大聲罵道：

「不要臉的爛腐貨。青天白日關着人家的男人。今天我也不要命了。給你大。打官司去。」

蟾仙聽了。方知是爲了桃色糾紛。心中吃了一驚。連忙奔到後間。祇見那罵人的女子。惡狼狼的好像雌老虎的一隻。一面大罵。一面還扭着一個身材嬌小穿着素服的女子。動手大打。蟾仙仔細一瞧。那被扭打的正是梅琴。因慌忙把那女子拉開。勸她有話好講。大家別動手。到外面去坐罷。

這個雌老虎是誰？原來就是小如意老三。老三和梅琴本是個結義姊妹。爲何又破裂到如此地步？祇因爲了孟邦一個人。可見酸醋作怪起來。就真利害！

梅琴和孟邦在東方飯店。享受了片刻之歡後。心中便無時不想念孟邦。要想從老三手中奪過來。但老三在回力球場中可說已翻了臉。自己可不好意思再到她家裏去。因此她就直接到上方旅館去瞧他。約孟邦每日到白克路來吃中飯。孟邦因夜裏老三不許他在外過夜。他便日間和梅琴幽會。

誰知這個事兒又被老三探聽出來。他便暗中着人守在弄口。瞧好孟邦走進梅琴家裏。她便帶了一班白相人嫂嫂。趕到白克路。把梅琴家中傢生打得件件皆破。自己又扭着梅琴撕打。孟邦這時早已逃得無影無蹤。老三見孟邦逃走。又見蟾仙前來相勸。也祇好借此收篷。領着一班女打手。又咆哮的大罵一陣。出門一閃散去。蟾仙一面給她關上大門。一面又和阿金兩人把梅琴扶到樓上床裏躺着。自己在床邊問道：

「梅琴姊！這是誰呀！怎的這般不講理性。竟領着這許多人上門來行兇。」梅琴一聽。真是又恨又氣。咬着牙齒。仇聲不絕的哭道：

「這人是我結義姊妹老三。已和你大哥同居好久了。你大哥。今天到我家裏來坐一回。不料她領着一班女流氓。竟打得我這個樣子。還要誣說我是搶着你的大哥。妹妹！你想！這事氣不氣嗎？」

蟾仙見她牙齒嘴唇上都流着血。額角也現着青一塊紫一塊。遂忙喊阿金擰手巾倒茶。給梅琴揩拭喝了。口中雖沒說什麼。心中卻暗想。原來這桃色糾紛的主角還是哥哥。前次志剛告訴我梅琴新妍一個人。想來就是哥哥了。但哥哥怎又和老三同居呢。想不到哥哥比我還荒唐得利害。這時梅琴祇覺混身酸痛。便拉了蟾仙道：

「妹妹。我吃了這個冤枉。豈能罷休。過幾天一定也要給她顏色看。」

蟾仙也祇好順着她意思勸一回。本來是想把自己的事來和梅琴商量。那知她又出了這個亂子。一時反把自己託她的意思也說不出口了。祇叫她靜養幾天。便向她告別快快回家來了。

蟾仙一腳踏進會客室。祇見裏面坐着一個女郎。地下還擺着一大網竹筍和一隻南腿。見了蟾仙進來。便忙站起。笑盈盈叫道：

「姊姊！你回來了。這一些兒竹筍南腿。是我送給你吃的。你別嫌少。收下了吧！」

蟾仙一見那女郎。原來是和漢傑通情書的隔壁方蕊仙。因慌忙讓坐。也客氣着笑叫道：

「啊呀！這可好了。我又沒有食物送給妹妹。怎好意思受你的餽送呢？妹妹拿回去自己吃罷！」

「別客氣了。姊姊！這兩天志剛兄爲什麼沒有來呀！我想託他攜個信給漢傑。」

蟾仙方知她送食物的意思。原來是爲了要志剛叫漢傑。因一面遞給她一支煙捲。一面淡淡的說道：

「志剛嗎？他自從那天在公園裏和漢傑兄打了一頓。差不多有一個多月沒來了。也許是病着在家哩！不曉得那天有沒給漢傑打傷。我這兩天也愁急得了不得。」

「哦！原來他已有這許多天沒有來了。上星期我聽漢傑說。他還和志剛在百樂門碰見過。那裏有病有傷呀？」

蟾仙聽了。心想志剛既沒有病。爲何不來。難道他已知道我是大貓。要遺棄我了嗎？一時心頭別別的亂跳。也託方蕊仙道：

「妹妹！那麼我也要託你了。你如先碰到漢傑。你便替我囑漢傑。叫他喊志剛來。假使志剛先來了。我便關照他。叫志剛喊漢傑到你那兒來好嗎？」

「姊姊這樣用心真好極了。謝謝你。我不坐了。」

方蕊仙說着。便和蟾仙握手別去。蟾仙待她走後。便回到樓上房中。心裏真有說不出的感觸。哥哥背了嫂子。和方才這個雌老虎同居。據雌老虎說。哥哥又和梅琴發生關係。怪不得我在百樂門那天。問起梅琴姘頭的事兒。哥哥竟好像十分難爲情的神氣。無風不起浪。看今日那雌老虎上門來打。那梅琴怎的一些兒也不還手。儘讓她扭打。否則若真無其事。豈肯這樣老實。老三的吃醋。也許不是虛話。可見得天下男人。是一個都沒靠得住的。志剛這人也可算多情了。他竟也一個多月不來。我難道他是有病。但據方蕊仙說來。漢傑在百樂門是會和志剛碰見的。這樣志剛的確是沒病。他當初和我是何等的熱情。現在竟一去不來。把我拋棄九霄雲外。他真是一個黑心的人。可憐我的肚子倒一天一天的高起來。這個事情究竟怎樣辦好呢？想到這裏。一陣傷心。她便倒在床上。嗚嗚咽咽啜泣起來。

第二天起來。蟾仙對鏡梳妝。祇見自己兩頰瘦削。又覺兩眼酸痛。紅腫得好像有胡蝶一般大。心裏萬分傷心。立在梳妝檯面前。竟覺一陣頭暈。那兩脚便站立不住。搖搖欲倒。阿芸見少奶雙淚直流。好像有病模樣。連忙扶她到床上睡下道：

「少奶！你這幾天是憔悴得多了。我勸你別東思西想了。還是靜靜的養息回兒吧！」

蟾仙聽阿芸這樣說。可見自己的臉兒。一定瘦得不成樣子了。那淚更是泉湧。本來今夜裏還想親自到百樂門去找志剛。可是現在竟真的病倒了。那裏還能夠呢？

這樣又過了三天。蟾仙睡在床上。忽聽有女子聲音問道：

「你家少奶可在家。」

「少奶已病倒三天了……少爺真狠心。……一個多月沒來……呢！」

蟾仙聽了。正在傷心。祇聽一陣革履聲。走進房來的卻是方蕊仙。蕊仙見了蟾仙。便三腳兩步走到床前。蟾仙花容含淚。雙眉緊鎖。銀珠在長睫毛裏一轉。意思是謝謝她常來看望。蕊仙見了這副病西施的可憐態度。不覺起了同情之心。坐在床頭。拉了她手。眼皮一紅道：

「姊姊！好好兒的怎的會病了。自己身子要緊。志剛還沒來過嗎？唉！漢傑……也沒來呢？」

蟾仙哭了。蕊仙也淌淚了兩人默默地傷心着。

「妹妹！真難爲你。常來望我。我的病是爲志剛起的。志剛太狠……」

蕊仙聽她說到這裏。又不說下去。好像萬分羞澀模樣。因低頭輕輕問道：

「姊姊！到底是個什麼病？這裏又沒有外人。你告訴我吧！妹妹可以爲力的地方。是沒有不給你幫助的。」

蟾仙紅着臉兒。把手緊緊握着蕊仙。表示非常感激。一手又指着自己的腹部。咬着牙齒。泣着恨道：

「志剛害了我。我現在已有三個月沒來經水了。不料昨夜裏竟流出許多血。看情形也許要……流產哩！」

「啊！好好的怎會流產？你有沒受過劇烈震動。」

蕊仙粉臉通紅了。她驚奇地喊起來。蟾仙伏在枕上嗚咽着哭。她芳心中是恨極了。她恨黑良心。沒心肝。蕊仙假下臉兒去貼着她的頰。淌淚道：

「姊姊！我們女人終是苦命。你告訴我吧！我好設法給你請醫生。妹子待你和親姊姊一樣。你告訴我……吧！」

蟾仙感激得哭了。捧着方蕊仙的臉兒吻着。銀齒緊咬的格格作響。附耳低聲說道：

「妹妹！志剛黑心。這是一個月前的夜裏他把我灌醉……那時我已有兩月的身孕。他不管死活的蹂躪我！摧殘我！他存心拋……棄……」

淚不斷地流。話聲已成了哽咽。蕊仙憤怒激起在她底心頭。不禁大聲地喊。

「我們女性太侮辱了……」兩人相抱地又哭了。

「妹子聽人家說流產是很危險的症候。妹子有個同學。她在醫院服務。妹子意思。此刻先把姊姊送到醫院去診察。一面我再去找漢傑。給姊姊把志剛叫到醫院來。那時姊姊便可責罵他一頓。即使姊姊不會罵。妹子也要替姊姊出一口氣。不知姊姊意思怎

樣？」

蟾仙眼前正苦沒有一個知心着意的親人的。今聽蕊仙肯如此赤膽忠心的幫助自己。一時心中真是無限感激。把蕊仙緊緊摟抱。當作自己手足一樣看待。含了淚連叫道：

「妹妹！妹妹！我不知如何感激你。平空的又叫妹妹勞心。那我怎能對得住妹妹呢？」

蕊仙見了。又傷心又歡喜。坐起身子。正欲打電話喊汽車。忽然瞥見牆邊還擺着前天自己送來的竹筍。因隨手提起來。向蟾仙笑道：

「姊姊的病是不要緊的。你瞧這一支筍的節上。竟又生出一支小筍來了。這就是節節高。生貴子的吉兆呀！」

「恐怕不見得。這分明是節外生枝。一個很不吉兆頭。」

「那裏那裏！姊姊也太多心。怎麼定要想到壞的方面去呢？」

蕊仙放下竹筍。白她一眼。蟾仙卻輕輕嘆了一聲。蕊仙打了電話。一回汽車已來。蕊仙阿芸扶蟾仙下樓。跳上汽車。叫阿芸阿陳好生看守門戶。蕊仙遂叫車夫開到太和醫院裏去。

這是一間很清靜的病室。蟾仙已睡在病床上面。蕊仙的同學王菊如端了藥水來服侍她喝下。微笑着。安慰她道：

「剛纔醫生已給你診視過。你的病由。是受了刺激衝動胎氣。並不過於利害。祇要服藥

靜養。不日就會痊愈。是不會流產的。你放心好了。」

「謝謝密司王。我的蕊仙妹妹呢？」

蟾仙聽了這話。微含了笑容。心中甚是欣慰的回答。

「哦！密司方嗎？她因見你睡着。悄悄走了。說明兒來望你。」

從此蟾仙就暫住太和醫院。光陰容易。不覺已近一星期。蕊仙天天來望一次。並告訴自己和漢傑說過。喊志剛來院。蟾仙自然愈加感激零涕了。

這天蟾仙方喝了藥水。即見外面遞上一信。蟾仙接過一瞧。知係志剛寫來。心想他不親自來看望。怎的寫封信來。本來把信還要吻一下。現在因為恨他。遂急急拆開瞧道：大貓我的未婚妻收覽：你是個已和夢花訂婚的有夫女子呀！怎麼又好和志剛戀愛呢？

你和志剛戀愛，你又怎樣對得住你的爸爸，和你的未來夫婿夢花呢？我那兒敢責備你的不是，我替你着想，你的人格，終不免有些兒慚愧欠缺吧！

現在你已鑄成大錯，快些兒及早回頭，別再妄想志剛和你結婚；也別妄想夢花再收留你。以前的種種。譬如昨日死了，以後的種種。請你自己努力的掙扎。要知道世界上的男子。原是壞的多。可是世界上的女子。也難得有一個是好的，常言道：「一失足成千古恨。」這一句話，你可知道？你是個已失足的女子，若要得人和你同情，恐怕是沒

有的了。

你快快的自己想法吧！回頭幹你的新生命還來得及呢！不多說了，祝你自愛！

你的愛人志剛卽你未婚夫夢花狀卽日

蟾仙讀一句。那眼淚就滴一點。等到把信讀完。信箋上的淚水。已黏成一片。變爲兩張浸濕的紙片了。同時她的眼睛已定起來。臉上氣得灰白色。兩手也氣得冰冰冷。全身不住地顫抖。狠命的掙出一句。

「好個負心的種……子……子……」

子字還沒說出。祇聽哇的一聲。口中便吐出一塊鮮血。她的身子向裏床一倒。神智已昏厥過去。菊如齊巧進來。見了她這個情景。心中大吃一驚。慌忙給她扶起。祇見她口眼緊閉。牙關緊咬。急急又去請醫生到來診視。知係受了劇烈的刺激。遂忙替她打了兩枚急救針。蟾仙方才悠悠醒來。醫生囑菊如好生看護。便自退出。菊如已把志剛的來信瞧過。知她刺激原是因這封信而起。一時十分同情。眼皮兒一紅。也忍不住淌下淚來！

第二天午後。蕊仙手中拿着麵包食品。匆匆走進病室。齊巧菊如走出。兩人險些撞個滿懷。蕊仙忙問道：

「菊姊！蟾姊今天怎樣了？可比昨日好些嗎？」

「唉！真可憐……」

「怎麼啦！她……」

蕊仙大吃一驚。連忙要到床邊去瞧。菊如拖住。一面把志剛的信給她瞧。一面低聲道：

「這時她睡着。你別驚醒她。你瞧吧！這是她未婚夫寫的。」

「我已早知她有這麼一天了。志剛要拋棄她。漢傑已和我說過。我可憐她病得這樣。所以不忍告訴她。誰知這志剛又寫這封信來。這樣不是要逼她死嗎？照理既是你未娶。那當然更好了。唉！世界上男子終黑心的多。」

蕊仙瞧畢信。輕輕嘆息。誰知床上蟾仙並沒有睡熟。聽了她話。氣往上衝。一陣咳嗽。竟又吐了滿褥的鮮血。菊如蕊仙這一驚非同小可。把手中食物一齊丟了。趕到床邊。一面收拾。一面叫喊。祇見蟾仙骨瘦如柴。面白如紙。微睜眸珠。向蕊仙凝視。蕊仙撫着她手。叫了一聲。

「姊姊……」

「妹妹！要你一趟一趟的走來看我。我很感激。我自知沒有幾多天。恐怕就要和妹妹長別了。」

蟾仙的聲音是輕得像在喉底轉。那眼眶裏的淚就如雨一般掉下來。蕊仙握着她的手兒嗚咽。

了。菊如的淚也滾下來。忙又去叫醫生來打針。剛步出房門。祇見兩個男看護抬進一張帆布床。裏面躺着一個少年男子。一回兒哭。一回兒笑的鬧着。搬到隔壁病房去。菊如好生奇怪。又見同事密司張跟着一個醫生。走到隔壁房去。因問密司張這人生什麼病。祇聽她附耳悄悄道：

「是個患神經錯亂又有花柳病的……」

菊如聽到此！臉兒一紅。向密司張嫣然一笑。便自請醫生給蟾仙打針了。

原來這個少年便是孟邦。孟邦既和老三同居。又和梅琴白天幽會。這樣天天縱慾。元氣大傷。早已骨瘦如柴了。那天孟邦在梅琴床上。兩人又在恰到好處。誰料阿金氣急敗壞的奔來告訴老三領娘子軍直搗黃龍。孟邦這一嚇。也不管一切。就披衣下床逃走。在路上又受了些風寒。所以在第二天便淋淋漓漓患起白濁來了。

孟邦自經醫生診視。據醫生說。他還不單是個濁症。尚有花柳性的毒症夾在裏頭。且患着一種神經病。大約是個心病。當時劍平在旁。聽了點頭道：

「不錯！他的確有心病。因為他的財產給一個女人捲逃了。醫師可憐他。請你竭力設法救救他吧！」

「對於花柳症可以竭力把他痊愈。心病是非心藥不醫的！」

醫生說時。一面給他打針電療。這樣過了幾天。那花柳症倒真的慢慢好起來。劍平每隔兩天來望一次。這日無意中向隔壁病房一望。不覺啊呀一聲。便向裏直奔。指着床上的女子道：

「你你……不是蟾仙妹妹嗎？怎的也病在這兒呀！」

蟾仙自經醫生連打了幾枚止血針。又經蕊仙天天苦口相勸。終以身子爲最要緊。她倒慢慢想轉來了。不再爲了志剛拋棄而傷心。因此身子漸漸好起來。這時忽然瞥見了劍平。心中真是非常羞澀。因也忙問道：

「啊呀！你是劍哥哥呀！怎的會到這兒來？」

劍平因把孟邦的事告訴了。蟾仙一聽哥哥也受了人騙。真與自己同病相憐。心中一酸。忍不住落下淚來。劍平又再三逼問蟾仙爲何在此養病。蟾仙想瞞不過。祇得含淚實告。劍平聽了不勝嘆息。安慰一回。便自走出。又把蟾仙事告訴孟邦。孟邦聽了。連連嘆氣。央求劍平切勿告訴爸爸去。劍平道：

「你祇要改過自新。想明白過來。我一定替你保守祕密。」

孟邦聽了。在枕上連連泥首道謝。如此又過數天。孟邦神智或昏或清。蟾仙倒已能勉強起床。這天懇求菊如蕊仙扶她到隔壁病房去看哥哥。兩人可憐她。祇得允許。兄妹相見。抱頭痛哭。彼此始終說不出一句話。哭了許久。還是菊如蕊仙硬拖開了。勸她回房。蕊仙又好好

勸她一回。方始別去回家。

更深漏盡。萬籟俱寂。蟾仙思念老父弱妹。深悔自己浪漫。正在暗自傷感。突然聽得隔壁病房中。哥哥發出不平的喊聲：

「老三呀！你真好狠心。我待你不錯呀！你怎的竟把我存摺首飾都捲逃去了。等我身體好了。哼！我把你這不要臉兒的東西。必定通緝到案。辦你一個五年徒刑呢！」這幾句話聲。在夜的空氣中。更是清晰。觸進蟾仙的耳鼓。那淚不禁又滾滾吊下來！

金錢這樣東西。原是通心經的。女色這樣東西。實是個禍水。孟邦他若沒有這筆意外的財。他也決不至於荒唐到如此地步。現在他人財兩空。因此患了神經錯亂和花柳毒症。你們想。金錢和女色的禍害是多麼厲害啊！

*

*

*

*

*

機聲軋軋。礮聲隆隆。屍骨堆山。血肉橫飛。秋豹滿臉煙煤調和着汗血。圓睜了環眼。跟隨克夫。力挽機關鎗。且戰且退。突然嘩啦啦轟隆的一個礮彈爆炸聲。頓時黑煙瀰空。塵沙四起。克夫大叫。

「啊呀……」

「大哥！大哥！……」

克夫躺在血泊泊的沙場上不能動彈了。聽着秋豹急促而顫抖的呼聲。睜開他冒出火來樣的眼珠。大呼道：

「好兄弟！別理我！啊呀！這有什麼呢！」

「不！我不忍丟棄大哥……」

秋豹眼眶裏露出大顆兒的淚水。挽起克夫的臂膀。背在自己身上。蛇行匍匐着過去。槍聲稀少了。秋豹已負他出了戰線。氣竭力盡。秋豹再也支撐不住。一同倒了下來。老天不絕忠勇之士。忽然前面疾馳來一輛救護車。秋豹這一歡喜。好像沙漠地裏得到了泉水一樣。不禁大聲地喊。救護員立刻跳下車來。把兩人抬上。開到安全地的後方救護隊裏。把克夫躺到帆布鋪着的泥地上。先給克夫裹帶解去。又把他的褲腳剪去一段。用藥水棉花把創口洗淨。腿骨雖然已受重傷。幸未折斷。秋豹恐傷兵多。醫士少。沒人照料。他遂日夜的侍在身邊。第一日。秋豹見克夫昏昏沉沉的睡着。一些兒不省人事。他便早晚遞水遞麥餅給克夫。但克夫卻一些兒不要吃喝。秋豹憂愁萬分。暗暗淌淚。直到第三天裏。終算略進飲食。不過創口未合，克夫神智清楚。倒反而不時的呼痛。秋豹眼瞧着他這樣受罪模樣。心痛如割。無限酸楚。便暗地裏刻刻淌淚。但卻不敢當着克夫面前哭泣。爲的是怕克夫見了更要傷心！

一天夜裏。月明如晝。秋豹獨步帳前。祇見隊中人員。面上都現着憂急不安的狀態。心

知前方有變。但又不敢開口詢問。正在搓手焦急。突然一聲令下。全隊人員。卽向後開拔。秋豹得此命令。忍不住涕泗交流。失聲哭泣。克夫在帳中躺着。聽秋豹哭聲。卽問道：

「豹弟！怎麼樣？」

「前線不利。卽刻後退。大哥和衆弟兄傷勢未愈。不能動步。這……怎麼好！這……怎麼好！」

「用不着焦急。大哥腿雖受傷。兩手完好。預料無甚大礙。將來仍可做事。你哭什麼？」

「正是！哭什麼用？我們的小弟兄。不應該表示兒女態！」

克夫的話。激動了其餘五個弟兄的熱血。一齊發出了宏亮的呼聲。秋豹掛着眼淚笑起來。

遠遠的忽然駛來了一輛卡車。車上掛着紅十字的旗幟。秋豹心中大喜。祇見來車停下。跳落一個女救護員來。臂上也纏着紅十字布條子。雖在月光依稀之下。秋豹已瞧清楚那女子。正是自己的妹子蕊仙。心中這一樂。真所謂喜出望外。在握手歡笑之下。祇喊了一聲。

「哥哥！」

「妹妹！」

也無暇問訊。當時克夫連同其餘五個傷兵。大家扛到車上。克夫一見蕊仙。也非常快慰。那

兒還覺得創痛。英俊的臉上。掛着了一絲笑。嘴唇掀起。喊了一聲妹妹。蕊仙見他的傷並不是要害。很爲安心。因柔和的含笑道：

「大哥！你別處沒有傷吧！」

克夫點了一下頭。卡車已開到常州郊外臨時傷兵醫院裏去了。

天相吉人。克夫住在醫院裏不到一星期。那傷口早已合好。原因是蕊仙悉心看護。天天把腐肉剪去。敷上收口藥膏。且又笑意生春的柔語安慰。克夫心境快慰。那創口也就愈加好得快了。

一個萬籟俱寂的夜裏。蔚藍的天空現着一輪皓月。秋豹扶着克夫在郊外試步。兩人抬了頭。對了這個光圓的月兒。心裏都有陣說不出的感觸。正在靜悄悄的時候。忽聽有人柔聲喊道：

「哥哥！你們等着。我也來了。」

克夫回頭。見蕊仙笑盈盈的一跳一跳已奔到面前。三人攜手。遂坐在一株大樹根上。克夫拉着兩人的手兒。昂了頭道：

「光陰真過得好快。我們離開了故鄉。不覺已有半年多了。想達到目的也定不遠哩！」

「要達到目的是要大家努力奮鬥的。」

「我們如能够償願。我得先寫信去告訴爸爸。」

蕊仙聽秋豹這樣說。芳心也動了思親之念。眸珠凝視着明月。好像明月裏顯出爸爸的臉兒。接着又換了姊姊的臉。嫂子的臉……手托着香腮。頻頻點頭道：

「這個倒真。爸爸那裏。我是早想寫信去了。昨兒我聽一個同事說。郵局雖然不能直接的通。間接也可以帶得到。祇不過多一些兒日子罷了。」

「妹妹這話不錯。我們雖然身在這裏。但心地光明和快樂。實在是和住在故鄉一樣的安慰。妹妹如能把我們的生活。報告給老人家知道。我想爸爸不但不會憂愁。一定要笑逐顏開了。」

秋豹不等克夫說完。便忙站起笑道：

「你們坐着。我立刻就去寫來。」

蕊仙眼瞧着秋豹奔進到帳篷裏去。便回過頭來望着克夫。用手輕輕撫着他的腿上傷口。溫柔地問道：

「哥哥！你方才試步。可還覺得痛嗎？」

「不痛了！不痛了！我是全仗着妹妹看護的。妹妹是好比碧天的一個皓月。照着我冥頑不靈的一塊石頭。那石頭便日夜的生起光明來。我若沒有了皓月。恐怕就要失卻了

光明。比方這一次的受傷。若沒有妹妹給我這樣的盡心看護。也許創口就要愈爛愈大。那我的生命。恐怕也要和草木同朽。那裏再能繼續着去出力呢？所以我的生命。好像就是妹妹賜給我的。妹妹！你想對嗎？」

克夫撫着她纖嫩的小手。話聲是那樣的真摯。蕊仙眉兒一揚。眸珠在長睫毛裏滴溜圓的轉。嘴兒一掀。那頰上的笑渦兒就深深的印出來。嬌媚地道：

「哥哥是一個吉祥人。所以到處能够逢凶化吉。哥哥又是一個代表民族的英雄。所以雖然受傷不久自會強健。天若把哥哥的生命毀滅了。就是我整個的民族毀滅。我想信老天決不會毀滅我的民族。也就是決不會毀滅了我哥哥的。至於看護。乃是妹妹應盡的責任。那裏好算我的功勞。哥哥這樣的感謝我。不是反使我更加的難爲情嗎？」

蕊仙嫵媚地瞟他一眼。嫣然笑了。那頰兒便慢慢地滾到克夫的脖子上去。克夫聽她這樣說。又見她如此神情。心裏蕩漾了一下。伸手環着她的肩頭。兩人親密的倚偎着。各人的心裏。更映着了一層不可磨滅的印象。

「哥哥！妹妹！你們瞧我這一封信兒。可寫得對嗎？」

兩人正在就不盡的柔情蜜意。突然被一陣粗重的喊聲驚覺過來。定睛瞧去。祇才意識到秋豹手中拿着信紙兒匆匆的奔來。克夫連忙把他拉入懷裏。展開信箋。三人並頭在月下瞧道：

親愛的爸爸！

孩兒離開了膝下，已經有半年多了。這六個月當中，孩兒跟着卞先生走過了不小的路程；也得着了好幾次的光榮史，幹了許多的事業，我和卞先生的心裏，是多麼的快樂，多麼的欣慰啊！

妹妹是個女孩子，她卻沒有和我一起，祇在後方做救護的工作，我們三個人身體都很好，雖然在這個彈雨槍林下過生活，但我們的膽兒是很壯，我們的心頭是很安，我們的志氣是很發揚了；絕沒有一些兒害怕，也沒有一些兒退後。我們覺得在這裏很舒適。我們要消除一切的畏怯。我們知道跌下來的彈子，是生着兩隻眼睛的，決不打活潑前進的男兒。他是專打怕死縮後的人們。孩兒惟恐爸爸不知道我們在此地的生活和快樂，所以把我們的實在情形，報告給你知道。爸爸！你聽了我的話，不是也喜歡孩兒嗎？我曉得爸爸一定要贊我和妹妹是個光榮的好孩子。爸爸！爸爸！我的話對嗎？我親愛的爸爸！

孩兒秋豹和蕊仙在這裏鞠躬了一月十八日夜

克夫和蕊仙把信瞧完。克夫把手拍着秋豹肩兒道：

「弟弟！你這個信兒寫得很好。爸爸瞧了。一定喜歡你。」

「我瞧寫得很不好。爲什麼說我是女孩子。卻沒有和你一起。這兩句話。不是明明侮辱妹妹沒有用嗎？哥哥侮辱女孩子。就是侮辱二萬萬二千五百萬的全國女同胞。那裏可算寫得好。」

蕊仙聽了克夫的話。便把眼兒緊緊瞅着兩人。臉上含着嬌嗔。好像懷着很不平的神氣。撇起了小嘴兒氣鼓鼓的說。秋豹不服道：

「妹妹！你不承認是個女孩子嗎？」

「不！我是不承認說我不能冒險前進。」

「弟弟並不是說妹妹不敢冒着危險前進。弟弟是恐爸爸不放心。所以聲明一句妹妹沒有在一起，弟弟的話是對的。妹妹快不要生氣了。」

蕊仙聽克夫這樣勸她。心裏的氣憤雖平了一些。但嘴兒卻仍不高興似的道：

「你們都是男孩子。當然是幫着男孩子的。」

邊說邊站起身子。就獨個兒走了。克夫走了。克夫見她尙生着氣。因忙喊道：

「妹妹！你慢些兒走。我們一塊兒進去。我的腿仍好痛。你不肯扶我嗎？」

蕊仙驟然聽了這話。心頭倒又軟了下來。但若再回身過去。又覺十分不好意思。這樣遲疑了一回。秋豹扶着克夫。早已到了身邊。秋豹笑道：

「妹妹的性子好了啊！和哥哥賭什麼氣。我說妹妹是個最勇敢的女子。那終可以不生氣了。」

克夫哈哈笑起來。蕊仙紅暈了頰。啐了他們一口。也忍不住嫣然笑了。光圓清輝的明月。吐出一縷縷的柔光。照着三人瘦長的影兒。慢慢的進帳篷裏去。

過了許多的日子。秋豹的信。果然已接在白萍的手裏了。心裏一陣歡喜。便連奔帶跳的走到伯彥面前。喊着道：

「爸爸！爸爸！二叔有信來了。」

「啊！真的嗎？哈哈！果然是你豹叔的信來了。萍兒！我說你別愁。他們四個人一定是很好的。我說的話到底如何？」

「爸爸！你快瞧呀！他信中究竟說些什麼呢？」

伯彥捧着信兒得意的笑。白萍又連連笑着催。伯彥祇才把信兒拆開。讀了一半。覺得這口氣不對。並不是在上海。一時把眉毛皺起。急急讀完。卻又忘記了一切。把眉兒飛揚。手向桌上一拍。哈哈地笑着自語道：

「這是那兒說起。原來這兩孩子在那裏。他們倒很快樂。我在這裏也很快樂。不曉得孟邦蟾仙在上海快樂不快樂呢？」

「爸爸這是什麼話。二叔他在那兒呀！」

白萍瞧伯彥這樣神情。驚奇得了不得。伯彥忙把信箋交給白萍道：

「萍兒！你快瞧。」

「喲！原來他們四人並沒在一塊兒。二叔這信是從戰地裏寄來的呀！」

「可不是？這兩個小孩。他們的膽實在太大了。論理年輕的不去出力。難道倒叫我們老的去。但一個是傻的。一個是女的。不免要叫我記掛。邦兒蟾兒也真糊塗。怎的不把弟妹看顧好。我得也寫封信去問問他們。究竟他們是怎樣一回事呢？」

「爸爸這話不錯。昨天有人來說。上海現在也好通信了。爸爸快寫一封。叫我哥哥轉交給孟哥好了。」

白萍說着。已開了墨盒。抽出信箋。待候伯彥寫信。伯彥開了筆套。遂簌簌的寫道：

邦兒蟾兒入目：去歲匡大哥來說，汝等兄弟姊妹都已和梅琴姊同到上海。我心甚慰！嗣以交通阻斷，未得一函，我心又甚念！今得汝弟妹兒和汝蕊仙兒來信云：他們已跟卞先生在沙場工作，身心安適。我得悉之下，又不勝駭異！不知豹兒蕊兒究竟從何時出發？今將豹兒來信，囑汝收閱，並即盼詳覆爲要。豹兒性慳，蕊兒體弱，從事戎行，我心實深憂之。第念男兒本志在四方，又何必對彼等拘束，昔人謂：「丈夫當馬革裹屍，安能老死

於溫柔鄉中，效兒女子態。」斯言洵不誣也。汪琦執戈衛國，千古傳爲美談，今觀豹兒蕊兒，以孱弱孩子，居然有此志願，我心不但快慰，且亦深有厚望。汝同蟾兒在外現狀如何？劍平想不時謀面，不識有否代汝謀一職業？余家自先祖以來，清白傳家。汝同蟾兒在外，當力體父心，束身自愛，交友宜慎，汝父德薄，近來精力更衰，亟盼我兒立業成家，萬勿荒唐，致貽我戚。汝母墳墓，因在遠鄉，今春清明，亦乏人祭掃，我心亦引爲憾事。所望時局平靖，汝與蟾兒早日還鄉，一家團聚，各安耕讀，我心尤至盼也。我在汝岳家，多蒙厚待，萍兒亦克盡婦職，故我雖繫念汝等，老懷亦差堪稍慰耳！書不多囑，盼即詳覆。劍平姻阮並代問好。

三月五日父字

伯彥把信寫好。又自唸了一遍。抬頭望着白萍問道：

「萍兒！你瞧這樣寫可好？」

「很好。把二叔的信附在裏面。信封寫我哥哥的地名好了。」

白萍笑吟吟回答。伯彥已寫好信封。白萍遂立刻着人把信去寄出了。

清明時節。春雨連綿。劍平這天黃昏時候。接到伯彥的來信。知是寫給孟邦的。因坐車急急到太和醫院來。在醫院門口。卻碰到了一個年約三十左右的男子。正在向院中間道：

「請問董孟邦住在幾號病房裏呀？」

「先生貴姓？找董孟邦有什麼貴幹？」

劍平上去拉那男子的衣袖問着。那男子還道劍平是醫院裏的辦事人。因忙答道：

「我叫匡子文。因他生了病。特地來望望他。我們是江陰鄰居。」

「原來如此。我是孟邦的舅子。那麼就請匡先生隨我進去罷！」

子文一聽劍平是孟邦的舅子。心中一驚。臉上不免變了黃色。竭力鎮靜態度。笑着點頭。遂同劍平同進病房。祇見孟邦獨自靠在床上。喃喃自語。一見兩人進來。忽然霍的從床上跳起。兩手緊抓着頭髮。滿臉漲得血紅。額間青筋暴露。兩隻眼睛好像火一般的紅。咬了牙齒。大聲道：

「啊呀！你們又來了。你們怎麼把我的老三拐走了。我還給她捲去存摺呢！」

劍平驟然見他這樣。心中大吃一驚。子文也不禁怔住了。劍平上前要去拉住道：

「邦弟！你怎麼啦！快定定心吧！」

「什麼定心不定心。你拐了老三。又來拐我嗎？啊呀！我害怕極了。妹妹！你快來呀！拐老三的人已來了。妹妹快給我來捉住他。」

孟邦狠命的把手兒摔開。劍平嚇得倒退兩步。待再上前去拉。孟邦早已飛奔的竄出病房。子文險些給他撞倒。孟邦一面向隔壁妹妹病房走。一面口中猶大喊：

「妹妹！我怕死了，拐老三的人又來了。」

子文見孟邦已變成了瘋子。且所有金錢都被人捲逃。心中十分懊惱。趁着紊亂之間。他便悄悄的又自出院門了。原來子文自給梅琴逐出。天天度着流浪生活。他不想自己姦梅琴的錯處。倒反怪孟邦和梅琴的不好。若沒有孟邦向梅琴討好。自己決不會遭梅琴的拒絕。因此心中遷怒孟邦。今天來院。懷中藏着一柄匕首。存心不良。預備先要借三千元錢。若不答應。便即一刀刺死。誰知先遇到了劍平。賊膽心虛。先是一嚇。今見孟邦喪神失魄模樣。更加不必下手了。預定計劃。完全失敗。也祇好垂頭喪氣的再謀生路了。

劍平那時也顧不得子文。跟着孟邦急急到蟾仙病房。祇見孟邦坐在床邊。把蟾仙身子緊緊抱住。喊怕。蟾仙突見哥哥心病又發。一時既傷心自己。又可憐哥哥。忙指着劍平道：

「哥哥！那裏來的拐子。你不要弄錯了。他是秦家的劍平哥呀！」

「什麼？是劍平哥嗎？那裏！……那裏！……」

孟邦聽妹妹這樣說。好像智覺略為清楚。眼睜睜的向劍平從頭打量起。直到脚下。忽然抱着蟾仙又哭起來道：

「啊呀！真是劍平哥！妹妹！我這人嚇怕了。什麼身在夢中似的。模模糊糊。是了。是了。我和妹妹都給人騙了。妹妹很可憐。我也很可憐。」

蟾仙聽了這幾句話。好像是刺在心坎上。一陣酸楚。便也嗚咽起來。劍平聽孟邦這樣說。便忙道：

「對了。我就是你的劍平大哥。你爸爸有一封信來了。不知有什麼話。你快瞧吧！」

「啊………」

「啊………」

劍平把信遞給孟邦。孟邦和蟾仙不約而同的叫起來。連忙急急把信拆開。兩人並頭瞧了一遍。瞧完爸爸的信。兩人已是臉兒失色。等到唸完了弟弟秋豹的信。蟾仙四肢顫抖。眼珠定了。早已哇的一聲哭起來。孟邦的神經更昏亂了。他慚愧了一陣。突然的跳起。呵呵的狂笑道：

「大丈夫當馬革裹屍。轟轟烈烈。豈能老死於溫柔鄉呢！！」

孟邦瘋狂似的大喊。身子已奔到房門。回頭瞧蟾仙。已嗚咽哭倒在床。因又大叫道：

「妹妹效兒女之態。我是要盡力去！」

話還未完。人已如飛的奔出醫院。劍平心中一急。也不顧蟾仙。急急追出。

天空是暗沉沉的。街上已亮了幾盞路燈。濛濛的細雨。依舊是落個不停。暮色是整個的籠罩着大地。這是一條廣闊的大路。從太和醫院內跑出一個瘋狂似的少年男子。不管東西南

北的向前狂奔。突然近面疾風似的駛來一輛汽車。這把後面追着出來的劍平。更急得極聲喊道：

「孟邦！孟邦！」

欲知以後如何。請再閱「苦中苦」。

